

MOMENT
IN
PEKING

着堂語煉

華京息瞬

行刊社風歐

mf
I24657
278
3

華京息瞬

著堂語林

印刊社風歐



3 1793 9854 3

謹將此書

獻給祖國的忠勇將士們

他們犧牲了生命

得使我們的子子孫孫

成爲自由之人

目次

第一集

道家的女兒

第二集

園中的悲劇

第三集

秋日之歌

第一集

道家的女兒

To Tao, the zenith, is not high, nor the
nadir low; no point in time is long ago,
nor, by lapse of ages has it grown old.

From the essay on "The Master."

by Chungtao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

在六柱之下而不為深；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

長於上古而不老。

莊子：大宗師

道家的女兒

這是前清光緒二十七年的七月二十日。北京東城馬大人胡同一家住宅的門首，排列着五輛空的騾車，旁人一看，便知這是將要出門長行的徵象。過不多時候，一羣家人僕婦丫頭搬着行李走出門來，後面跟着許多女眷，最先是一個衣服樸素的青衫美貌婦人，兩手各攬着一個女孩子。這婦人是這家主婦的寡居乾女兒，名叫珊瑚，因是無依無靠，所以自丈夫亡故，就寄居在乾娘家裏，替乾娘管理家務。她所攬着的兩個女孩子，是這家主人的兩個女兒。大的名叫木蘭，小的叫莫愁。她們的後面，主婦跟着出來，由一個名叫銀屏的丫頭攬扶着。主婦年約三十歲，身材很長大。最後走的是主人姚自安，他的兒子體仁，和主人的舅兄馮子安。各人出來之後，紛紛上車，體仁和娘舅坐一車，姚太太和一個丫頭抱着她最小之兒子阿飛坐一車。

木蘭兩姊妹和乾姊妹珊瑚坐一車，銀屏和另外兩個丫頭坐一車，男主人獨坐一車。姚自安上車之後，即叫過看門的老董，吩咐他好好的看守房屋。姚太太向站着觀看
的鄰居們點首招呼，告訴他們說是到西山去看望親戚，三五天就要回來的。但是鄰
居們在這謠傳各國聯軍已將開到北京來對付拳匪的時候，明知姚家是逃難去的。姚
自安世代經商，在京津蘇杭等地都開着店鋪，家裏很有錢。他篤信道教，對於莊老
之學很有心得。自從拳匪作亂之後，他始終極爲鎮靜，直到這時看看形勢更加惡劣
，方決計到杭州去避難。他最愛他的大女兒木蘭，常對她說：一個人只要居心正，
就能免去一切災難。木蘭很信仰她的父親，自聽到這句教訓之後，終身沒有忘記，
使她以後得益不少。

京津一帶從五月之後，即已密佈戰雲。各國聯軍早已佔領沿海地方，不過京津
鐵路已被拳匪拆毀。西太后對於和戰猶遲疑不決。朝廷大臣也意見紛紜，而對於拳
匪的態度，更爲矛盾，一忽兒下令拘拿拳匪首領，一忽兒又任命迷信拳匪的端王爲

外交部尙書。宮內的太監們大都慫恿太后重用拳匪，於是使太后決定了採用拳匪的扶清滅洋政策；重用端王，削除光緒帝的一切權柄，並且有廢立的意思。因此拳匪的勢力日漸增長，公然高叫要捉拿一龍二虎，斬首祭天，以正他們的叛國大罪。所謂一龍，就是光緒帝，二虎是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他們都是主張維新的，所以爲拳匪所反對。這時端王又假造了一封各國駐華公使的聯名照會，要求太后將政權歸還給光緒帝，使太后更加憤恨，更有了倚賴拳匪去剿滅洋人的決心。朝廷上也有明白事理的大臣去諫阻她，但是都被斬首。因此拳匪的勢焰愈張，公然整隊開進北京，亂殺洋人和教民，放火焚燒洋人住宅和教堂。拳匪所要除滅的人，有大毛子，二毛子，和三毛子的分別。大毛子是洋人，二毛子和三毛子就是教民，受僱於洋人的中國人，和能說洋話的中國人。他們捉到了犯着二毛子嫌疑的人時，就叫他們逐一跪在祖師爺牌位的面前，焚化一張天表，紙灰向上飛的無罪釋放，否則一律斬首。他們看見洋貨，不論大小，一概焚燬。到了北京之後，命令百姓家家點起香燭，供

奉祖師爺。這祖師爺說也可笑，就是西遊記裏邊的孫行者。

姚自安學問既深，心地也很開通，雖也恨洋人的壓迫，但並不贊成拳匪的行爲。他以為拳匪的荒謬舉動，非但不能成事，而且有大害於國家。這時德國公使在東城街上被甘軍所殺死，東交民巷已被圍攻。幸而奉着太后諭旨去打公使館的統兵大臣榮祿，人尚明白，心知這是不合理的，在暗地裏極力保護。但是對於拳匪實在沒有辦法，祇好聽任他們到處焚殺。姚自安眼看着這種景象，明知北京已非樂土，但因向來抱着人的命運天爲之主的宗旨，所以起初並沒有遷地爲良的意思。且因四郊多兵，道途也不平靖，更不願意去冒險。直到他的太太勸之再三，並說：「你雖不顧一身，但是難道你也不顧這許多孩子們的性命嗎？」自安聽了這話，方始答允動身。最初的主意是取道德州南下，因爲這時候山東的巡撫是袁世凱，他並不相信拳匪的胡說。有一天他領十個拳匪到他的衙門裏去，試驗他們的刀槍子彈不入的本領，叫拳匪一排立着，由一隊兵士開槍打去。砰碰幾響之後，拳匪竟是毫髮無傷。

拳匪自然滿臉得意，但是袁世凱笑了一笑，掏出自己的手槍，連連開去，發個拳匪便應聲倒地。原來兵士是受了賂賄開的空槍。因此一事，山東的拳匪便不能立足，多偷偷地逃到直隸去了，所以山東倒很安靜。

姚家逃難赴杭最便利的途徑，當然是由天津南下。但是京津之間已發生戰事，道途不通，運河裏邊也因船隻擁擠，水道阻塞，不能行走。所以只好走旱路出永定門到涿州。再取道南行，到德州在運河乘船到杭州。這時東南各省督撫已和洋人訂了互保條約，各不相犯，所以這條路上是很爲平靜的。

這年木蘭剛剛十歲，生得秀麗聰明，已很懂人事。她和八歲的妹妹莫愁，跟着乾姊姊珊瑚，同坐一車。因爲尙是初次出遠門，所以看見了鄉間的景物，覺得很有趣。沿路並看見許多甬師壇，面前都有人跪在那裏，大概是在試驗二毛子。趕車的又指示許多穿着紅衣紅褲的女子給她們看，說都是女拳匪，名稱叫做紅燈罩。

他們在路上，最初的三天平安無事。經過涿州後，就向保定前進，情形便漸漸

地不大佳妙。謠傳聯軍已進佔北京，甘軍敗兵都向南逃走，一路上和拳匪自相殘殺，於是姦淫擄掠也隨之發生。各處都看見扶老攜幼逃難的人民。姚家因為走得快兩天，所以正趕在兵隊的前面，所到的地方，也比較平靜。不過謠言一天多一天，女眷們漸漸感到恐慌。姚自安因此吩咐車夫加緊趕路，希望在敗兵未到之前，趕到德州。第四天的晚上，他們到了任邱，就在客店歇宿，便聽見從保定逃來的人說，那邊情形不很好。姚家這時已進退兩難，但除冒險前進之外，別無他法。所以第五天的早晨，全家依舊登車上路，希望當天晚上可以到河間。但是正走在半途的時候，木蘭所坐的那一輛車子，那駕車的騾子忽因失足踏空，跌傷了一條腿，頓時不能行走，幸虧雖新中驛已經不遠，勉強由趕車的駕着，捱到那裏，卸了受傷的騾子，另向驛裏借了一匹馬駕着木蘭姊妹等所坐的車子，繼續登程。到下午五點鐘的時候，離開河間已不過十餘里了，大家以為至多一小時必可安然到達。不意正在這時候，有許多服裝不全的兵士，夾着許多逃難的人民，從這條路上經過，路上頓時擁擠起

來，而且又起了槍聲，所有的車子都停住了，不能行走。姚太太連忙叫珊瑚將兩個孩子抱到他的車上去。珊瑚是纏過足的，兩隻小腳，行動很不便利，騾車又甚高，費了許多的力氣，方能下車，站到平地上。伸手去抱了莫愁下來，先送到姚太太的車上，再回來抱木蘭。但是還沒有走到太太車子的旁邊，槍聲忽然又起，有幾個騎馬的兵士，縱馬狂奔過來。木蘭車上駕車的馬，就是向新中驛所借的那馬，吃了一驚，便跟着向前狂奔。霎時塵土障天，人聲鼎沸。等到姚太太和珊瑚再來尋時，木蘭的車子已不知去向。大家自然十分驚慌，姚自安和馮舅老爺都親自下車，分頭找尋。亂了半天，始終沒有影蹤。不得已祇好到了河間再說。那晚上在河間的客店中樂議了半夜，最後決定由姚自安帶了那失去車子的趕車人同回原路去尋找。因為趕車人親眼看見那車子的馬先向旁邊竄入高粱田裏，又轉身向後路去的。

次日早晨九點鐘，姚自安已到了新中驛，發現車子和馬已回到驛裏，但是木蘭已不知去向。自安無法，祇好垂頭喪氣地回到河間。姚太太原已哭了一夜，這時見

自安空手回來，自然哭得更爲利害。自安思付了一會，便寫了許多張招貼，懸了二百兩銀子的賞，命人到各處去張貼。又命趕車的人到四面鄉間去找尋，但終無下落。後來又因聽見說拐小孩的拐匪大都從滄州而來，所以又由馮舅老爺到那裏尋，但也沒有尋着。這天的夜裏，姚太太做了一個夢，看見木蘭和另外一個女孩子，在一條河的對岸田裏游玩。第二天早晨，她將這夢告訴了自安，使夫婦兩人略爲生了一些希望。過了幾天，仍不知其下落，他們祇得依舊登程去了。

木蘭自從那駕車的馬受驚溜韁之後，心裏很驚慌，但並不哭泣。心想必須下車方好，所以就在那馬被別車所阻而略爲停頓的時候，跳了下來，跑了一段路，看見一小隊兵士正向她迎面而來，她看見當中有一個笑嘻嘻的面貌生得很爲和善，就懇求他，請他送她到父母那裏去。兵士問她父母在那裏，她又不曉得河間這個地名，所以回說在德州，這時又有一個腰束紅帶的婦人走了過來，聽見木蘭說父母在德州，就接着說她的家也在德州，可以順便帶了去。於是木蘭就跟着這婦人和那隊兵士

一同向前走去。那婦人大約就是這一隊士兵的隊長，她見木蘭走不動，便叫那個面貌和善的兵士揹了她走。那天晚上在一個小鎮上過夜，那婦人告訴木蘭說，洋兵已進北京，太后和光緒帝已經逃走，義和團已被殺敗，所以大家不得已向南逃生。木蘭就問她義和團持有刀鎗子彈不入的本領，何以也會被洋人打死。那婦人回說，祖師爺沒有看見過這種洋鎗，而且洋人另外用一種祖師爺所不懂的法術，洋人拿一個小管放在眼前，就能看見一千里，所以義和團打不過他們。

那揹她的兵士和木蘭很要好，走在路上，總是一面走路一面說笑。並且教木蘭說英文。他所教的是：

來叫 *come* 去叫 *go*，念四個銅錢 *twentyfour*，番薯 *potato*，也司，也司，諾。

木蘭的英語，第一課是拳匪所授，這是意料不到的事情。他們走了好幾天，尚沒有到德州，而且所走的都是荒僻小路。隊裏的兵士因沿路各自回家，也逐漸減少。最後祇剩了那婦人和背木蘭的那人。又走了一天，背木蘭的人也到了家了，於是

祇剩了那婦人，帶了木蘭回到德州。穿城而過，重新出了城門，走到鄉下，方始到了那婦人的家中。到了之後，就將木蘭關在一間狹小的房裏。兩天之後，又有一個六歲的女孩子被那婦人推進來，關在一起。木蘭問她，方知她名叫暗香，也是被婦人所拐來的。又過了幾天，婦人喚木蘭出去說，已經找到她的父母，現在領她同去。木蘭自然很快活，就跟着回到運河旁邊，由婦人抱她走上一條官船。木蘭上船時，以為艙裏必是自己的父母，但是到了裏邊一看，全是生人。上面坐着一個半老的婦人，衣服極爲華麗。兩旁站着幾個男女孩子，老婦人很慈善地安慰木蘭，叫她不要害怕。有一個相貌很威嚴的老者走過來，向她說，他姓會，是她父親姚自安的朋友。這次也是因避難回泰安，經過滄州時，看見了姚家的招貼，特覓了一個拐匪的同道中人，花了二百兩銀子，將她贖出來的。她現在可以同到泰安去，到了那裏，再打電報到杭州去招呼她的父親來接她。木蘭聽了這番說話，始覺放心。

會家的人因爲木蘭長得美麗，而且性情活潑，所以都很愛她。在船上過了幾天

，不知道曾老爺名喚文伯，在北京做着很大的官。他有一位太太，和一個姨太太名喚錢桂花。太太生了三個兒子，大的名平亞，這年十六歲，第二，經亞，十三歲，第三，生亞，十一歲。姨太太生兩個女孩子，大的名愛蓮，六歲，小的名麗蓮，尚不滿一歲。

曾家在東河登岸，改乘轎子到泰安。第二天下午到家，府縣官都親來迎接。曾家住宅在東門相近，房屋雖已舊，但是很大，也很講究。文伯的母親曾老太太已在大廳上等候，看見他們都來了，極爲歡喜。又看見木蘭，覺得不認識，問了文伯，方知所以，拉到身邊問了許多的話，並說明天要叫她的內姪孫女沈曼娜來和她作伴。又說木蘭長得太好了，將來做曾家的媳婦到很不錯。木蘭聽了很害羞。

第二天沈曼娜來了。她比木蘭大四歲，父親是一個書生，家裏很窮苦。曼娜長得也很美麗，而且性情極和順，在舊式家庭中，可算是四德俱全的女子，所以曾老太太早已有意要她做大孫媳婦。她常到曾家盤桓，名義上雖尚未定親，但實在已和

養媳婦差不多。木蘭和曼娜相見了之後，因為年紀相仿，所以極要好。兩個人同睡同吃，十分親密，後來境似親姊妹一般了。

曾文伯回家之後，恐兒女們的功課荒疏，特請了一位先生教他們讀書。曼娜和木蘭也在一起讀。放學之後，大家常到後面花園裏去玩耍，但是不大出門，只有重九那一天，全家特上泰山去登高，游玩了一天。游山的時節，因為女眷都是小腳，所以上下很不便。只有木蘭因她的父親讀過梁啓超所著的不纏足論，極爲感動，所以沒有叫她纏過足，在山上跑來跑去，好不自由。平常時節別人對於她的不纏足都有一些詫異，但這時又不免羨慕她了。

姚自安自從接到曾家的電報，知道木蘭已經尋到，全家方始放心。自安便於十月中親到泰安來接木蘭。到了曾家，先謝過曾老太太曾文伯和曾太太，又命木蘭拜文伯夫婦爲乾爹娘。住了一兩天，即帶了木蘭先回北京。

這時聯軍雖尙駐在北京，但城中已經平靖，一切亂像都已成過去。在恢復秩序

的時候，名妓賽金花很有功勞。她起初在蘇州被一洪某娶去做姨太太，洪某後來被任爲出使俄德奧荷等國大臣，帶了賽金花出洋，所以她能講那幾國的言語，後來洪某死了，她就在北京掛牌做生意。以狀元夫人重入平康，所以紅極一時。聯軍的總司令華德西是德國人，遇到這個會講德國話的名妓自然很是歡喜，極爲寵愛，而她也乘此機會向華德西勸解，叫他處處寬大爲懷，不要過於殘忍。華德西很聽信她，因此許多人都能夠免於一死。北京人因她這場功勞，極看重她。此後平常人都稱她爲賽二爺，甚至有要探討好外國總司令的人，竟稱她爲憲太太的。那時她的勢力之大，也可見一斑了。

姚自安帶了木蘭回到北京，故居饑餓得很，一些沒有損壞。臨走時埋藏在院子裏石板底下的許多值錢古玩，也絲毫無損，所以心裏很欣幸。姚太太和莫愁等直到次年三月方始回京，看見木蘭，心肝肉兒的又哭又笑。這是母女重逢的一件喜事，各人心裏的快活自不必說了。過了一個月，曾家也回北京。曾姚兩家從此連家往來

哥，甚爲要好，有一天曾家請木蘭和莫慈蘭姊妹去吃中飯，姚太太即叫僕婦趙媽送了去。到曾家後，木蘭因爲兩家離得很近，所以叫趙媽先回去，說停刻自己回家，不必來接。兩姊妹吃過飯後，辭了曾家出來。那時大人家的女孩兒是不大放在街上行走的，她倆難得有此機會在街上自由逛逛，所以這樣那樣都要去看看，看見打拳的，賣糖的，西洋鏡之類，都覺得是目所未經，很爲新奇。又看見一個賣糖山楂的，便每人買了一串，一路上隨吃隨走。正在高興的時候，木蘭忽然覺得有一隻手從背後伸過來拉住了她。回頭一看，乃是她的哥哥體仁。滿臉怒容，罵她們太沒規矩，不應該在街上吃東西，並且在木蘭的頭上打了一下。木蘭不服，吵了起來，鬧了半天，方始回家。

體仁因爲母親的溺愛，養成狂妄的脾氣，凡事任性胡爲。他祇怕一個父親，但是並不聽他的話，所以自安很不歡喜他。木蘭姊妹也因他常要打罵，和他不睦。他聽了這話，脾氣很大，無論大小事情，從不肯自己動手。對於丫頭僕婦，稍有一些不

心，便要打罵。因此一家之中，除了太太之外，差不多都和他不對。當中惟有那太太身邊的丫頭銀屏，和他很要好，兩人常常在背地裏談情說愛，甚至有永不分離的密誓。

泰安曾家自從文伯夫婦回京，祇剩下一位老太太很是寂寞，湊着曼娜的父親剛剛故世，所以就請曼娜母女搬來，同居作伴。從此曼娜便長住曾家。不久之後，便由老太太做主，替她的大孫兒平亞和曼娜定親。平亞因爲此事，特地和母親回到泰安。

平亞原在北京學校裏讀書，剛巧這時對於學業上發生了問題。因爲自從李匪平定之後，朝廷銳意維新，任用新派大臣，准許滿漢通婚，禁止纏足，廢除八股取士制度，將書院改爲學校，畢業生分別給以貢生舉人進士等第。所有學堂都因是新創的，對於教材尙未有統一的辦法，以致茫無頭緒，各自爲政。曾文伯看見這種景象，也覺無所適從，所以平亞也暫時輟學。文伯便乘此機會，叫太太帶了他回泰安去。

行訂婚大禮，直到次年的正月始回北京。不意到了二月裏邊，平亞忽然生起病來，而且病得很利害。平亞的身體本來不很强壯，又因用功過度，愈加衰弱。這次的病是受寒而起。文伯夫婦初時還當他是傷風之類，不甚在意。那知日重一日，竟至不能起床。請太醫院的大夫來診治，說是傷寒重症，文伯夫婦方着慌起來。又過了幾天，病勢好像更是凶險。曾太太便想到充喜的方法，於是趕緊派家人回泰安去將曼娜母女接到北京，由曾太太向曼娜和她的母親沈太太徵得了同意，立刻舉行婚禮。結婚的那天，因為新郎病在床上不能拜堂，所以祇由新娘拜過天地行過見廟禮就算完事。除了至親以外，也沒有發帖請客。那天來賀喜的客人，除了姚家之外，祇有曾文伯的同僚牛思道夫婦兩人。木蘭因為和曼娜很親密，早幾天便已到曾家去，住在那邊幫着曼娜料理一切。她和生亞年紀相仿，每日見面，便發生了一種感情，就是曾太太也早已看中了她，想要她做第三個媳婦，不過暫時沒有說破罷了。牛思道是當時的度支部大臣，權力極大，一時有午財神之稱，可惜貪財好色，不惜聲名，

所以人民多很恨他。他有二子一女。大兒子名叫懷玉，次子名叫蓮玉，女兒名叫素雲，和曾家的二少爺年紀不相上下。牛思道那天在喜酒席上看見二少爺經亞，覺得和素雲很相配，便有了將素雲許給他的意思。過了幾時，挽了人做媒，一說竟成功了。

平亞自從充喜之後，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妻每天侍候着他，病就一天好一天。曼娜自然格外欣慰，以爲事前所想像的種種恐怖，不致於實現了。

姚自安在曾家喜事那天，帶了太太和兒女去吃喜酒，祇留下珊瑚和銀屏看家。吃酒的中間，體仁不待終席，便已偷偷地溜走。自安轉眼不見了兒子，明知他是回家和銀屏鬼混去了，心裏很不樂，所以在夜裏回家後，就將體仁打了一頓。

喜事後，曾老太太也到了北京來看看孫子和新孫媳婦。一到之後，便叫人去接木蘭來盤桓幾天。別了許多日子，相見時自是格外親熱。老太太帶來的食物當中，有泰安的粽子，是閻家都喜吃的。老太太特地叫丫頭送一個到新房裏去給新娘吃，

並可囑說：『大少爺病尙未好，萬不可多吃。』那知平亞愛這樣子，看見曼娜拿在手中，便搶過來吃了大半個。不料到半夜裏，腹痛起來，病勢頓時轉變。捱到次日的午時便死了。曼娜哭得死去活來，堅要殉節，幸而有木蘭在旁力勸，始能阻住。這天晚上，木蘭便也回家去了。曾太太看見兒子已死，覺得心上很沒意思，所以看待曼娜十分優厚，並為安葬她的寂寞起見，特從泰安買了一個嬰兒給與曼娜爲子，取名阿順。這個孩子，生得極可愛，曼娜專心於看顧小孩，因此也漸漸地減少了她的哀痛。

自此之後，木蘭常到曾家去，不時住在那邊，陪伴曼娜，時常講些北京的故事給她聽。她有兩個最喜愛的故事：一個是，關於禁城北面鐘樓的大鐘故事。說鑄鐘的匠人，澆了幾次，終久澆不成功。是這奉旨鑄造的東西，如若鑄不成，便有大罪了，所以匠人恐懼得了不得。他的女兒爲了救她的父親起見，脫了衣服，跳入鑄鐵的鍋中，因此鐘即鑄成，而他的女兒也被人拜爲神，稱爲鍾靈聖母。第二個故事：

所述是高梁橋的來由。故事說開朝永樂年間，北京大旱，甚至河井都乾枯缺水。有一天夜裏皇帝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白鬚老者和一個白髮老婆婆，在西便門外共推着一輛車子，車上裝着一個油篋。皇帝問他們車子裏邊裝的什麼東西？老者回說，是供給北京城的水。第二天皇帝和大臣們商量之後，即命太監高梁騎了馬出西便門去察訪。吩咐他如果看見這樣的車子，可將油篋截一下子，立刻掉轉馬頭回來，不可回頭一望。高梁到了那裏，果然看見這對老夫妻推着車子在路上走。他便跑過去將油篋截了一下，回身便跑，但聽見背後頓時起了巨潮澎湃的聲音。他跑到西便門，再也忍不住，回頭一望，便被潮水所擁上來而淹死。皇帝因他這堪功勞，特在那地方建造了一座橋，題名高梁橋，以紀念他。

又過了兩年，木蘭已十六歲。這年是她一生中一個大轉變。她的父親因聽了一位傅先生的議論，決計命她改進學校去讀書。這位傅先生是四川人，民國時代曾任教育部總長，後來小學校裏所教的注音字母，也就是他所發明的。他身材很矮小

，有鴉片烟癖，但是學問很深，見識也很遠大，是當時新派裏邊傑出的人物。他很熱心提倡女學，設立了第一所官立女學校。姚自安由曾文伯的介紹，與他成了朋友，因為情意相投，不久便成莫逆。有一天傅先生請姚家一家人到他西山別墅裏去遊玩。木蘭邀了曼娜同去。到了那裏，傅先生殷勤招待，並替他們介紹先到的一位孔太太，和她的兒子立夫，女兒環兒。孔家也是四川人，孔立夫父親早故，並無家產，現住在四川會館之邊，是出房錢的。一家三口，貧苦度日，倒也很快樂。況且立夫極孝順母親，所以傅先生很契重他，將自己的藏書借給他閱看。木蘭和他相見之後，便覺得他英氣勃勃，語言爽直，與曾家幾個兒子的纨绔樣子迥然不同。又在出游碧雲寺玉泉山等處名勝的時節，看見他處處攙扶着他的母親，十分小心，所以心裏很敬重他。不知不覺之間，竟發生了一絲的愛情，因此引起了以後的許多經過。姚太太也極喜愛立夫的品性行爲，很希望他和體仁成爲朋友，使體仁可以受他的陶冶。所以兩家回到城裏之後，姚太太就請他們母子三人到家裏吃飯，並請傅先生

夫婦作陪。閒談的時節，傅先生勸自安送體仁到英國去留學，他說，在此時代，非如此不足以廣學識而求出路。自安很贊成。姚太太心裏有些捨不得。體仁聽了倒很高興，以爲藉此可以不看見父親的嚴厲面目。體仁的脾氣很不可解，他視兩個妹妹如同仇敵，但對於別個女孩子却很溫柔，尤其和銀屏要好。銀屏因聽到體仁有到英國留學的說話，便向他撒嬌撒痴，鬧得體仁坐立不寧，想了半天，覺得銀屏比英國好，所以第二天早晨就向母親妹子說，英國不去了。但是對着父親則沒有敢發言。過了幾天，傅先生叫他拿辮子剪去，又叫他去做西裝，以便漸漸地預備起來。體仁自從換了西裝，覺得神氣奕奕，好似換了一個樣子。有一天立夫來探望他們兄妹，莫愁看見他的皮鞋實在髒得利害，也不問他願意不願意，特叫銀屏拿了一盒皮鞋油來，替他擦亮了，方始滿意。過了幾天，體仁的行期已定，曾家特地設宴替他餞行。傅先生答應在六月中陪他到天津去搭海船。所有的人當中，惟有銀屏暗地發愁，但表面上並不作聲。姚太太因兒子遠涉重洋，須數年的別離，所以很傷心，時常哭

着。但因藉此可以斷絕他和銀屏的關係，便硬了心腸，不加反對。在體仁動身之前某一天晚上，姚太太問他要剪下的辮子做假髮。體仁回說已經送給銀屏，並乘機要求母親留住銀屏。姚太太心裏自然很氣，她面子上依舊隨口答允，想等他動身之後再打發她走。體仁以爲母親真個答應，就跑去告訴銀屏，叫她耐心守着，並叫她看管他所養的一條狗。銀屏很感激，說除了死，決不出姚家的門。這時自安對待體仁也和善了好許多，吩咐了他許多話，並說：「此去即使花上一萬八千也是願意，不過總要立志向上，痛改前非，萬不可以再入墮落之途。」姚太太又叮囑他千萬不可娶外國老婆。木蘭姊妹則叫他時常寫信回來。那一天的晚上，一家之中充滿了和藹的氣象。

第二天早晨，自安和木蘭等都同到火車站送體仁上車，惟有姚太太因哭得太利害沒有去。立夫也在那裏送行。在回家的途中，立夫很有些感觸，自恨沒有到外國去留學的能力。自安則在馬車上和木蘭說：「不知體仁這一下能不能將性情改過來

『木蘭回說：『別的不談，惟願家庭中的一件糾紛可以從此解決，也就罷了。』』
七月的中間，馮舅老爺帶了太太和七歲的女兒紅玉回到北京。姚太太在他回來之後和他計議了好多次。有一天便喚過銀屏，和她說她現在年紀已大，應該擇配出嫁，答應替她在京城裏挑一個好好的丈夫，並給她一副豐厚的嫁裝。銀屏聽了此話，駭了一跳，立刻懇求太太可否讓她再待幾年。太太說這並不是她自己的意思，而是銀屏的孀母託馮舅老爺來懇請如此辦理的。銀屏想了半天，無可對付，便說，那末至少須有她孀母的來信爲憑，方肯出嫁。太太回說，這也可以的，叫馮舅老爺寫信去叫她的孀母寫封信來便了。銀屏回到自己房裏，哭個不止，恨極太太的辣手，但也沒有辦法，祇好靜待發展，再定方針。

這年夏秋之交，北京雨水甚多，連下了十幾天還不停止，所以木蘭等也都不大出門。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體仁從香港寄來的信說，沒有趕上外洋船，所以暫住香港旅館等話。其實是體仁在天津上船之後，遇到一個新回國的英國留學生，說起留

學時的苦況，不免過甚其辭，以致駭得體仁到了香港之後不敢再向前行。好在身畔帶着一千多塊現錢，正可乘此在香港大大的玩一下子，所以寫了一封信回家，推說沒有趕上洋船。過了幾天，又寫了第二封信說，他已改變宗旨，要在香港進學校讀書。並寄來兩副象牙鈕扣給木蘭姊妹，和一個銀粉盒給銀屏。此外還有些圖畫明信片，是託她們轉送曾家弟兄和孔立夫的。姚太太得了此信氣得手足冰冷。銀屏則暗暗得意，這一天竟冒着大雨出門一次。大家都猜她是去託人寫信給體仁。

第二天孔立夫來到姚家，道謝體仁送給他的物品，並探望自安夫婦，說起四川會館因大雨塌了屋頂，以致暫時祇得在廊下安身。自安聽了很為關心，立刻請他們搬過來暫住。立夫與勃尙要客氣，經不起自安夫婦和木蘭姊妹的勸說，方答應次日搬來。自此孔氏母子三人便暫時寄居姚家。有一天吃飯的時節，自安談起曾家的第二個兒子經靈已和牛家的素雲定親。立夫便問：是不是牛尙書的小姐？並說，牛家的第二個兒子通玉原和他同學，不久之前，因功課不好，屢次留級，反而恨教習不

個情面，竟拿了手槍去恐嚇，致被學校開除。他懷恨在心，又派人在黑夜裏將校長打個半死。聽得木蘭姊妹們都搖頭吐舌說，天下那有這種野蠻的人。又說起體仁的善債，立夫說他有這樣的好機會，可去而仍不去，豈不可惜。自安面色頓時改變說：『這個變障，還有什麼可說，你們不妨寫信勸勸他。』又說，已經寫信給香港的服愛蘭查他的實在情形。立夫一家住在姚家雖然沒有幾天，但在感情上已增進了不少。木蘭姊妹甚是看重立夫，不論什麼地方都很體貼他。莫愁甚至親手替他燙衣服。所以孔太太也很有心想莫莫愁做媳婦，但因貧富懸殊，不敢開口。立夫常到自安的書室裏去看書談天，自安極愛他的真率，也有了將莫愁許給他的念頭。

曾家的曼娜聽見說姚家住着客人，就疑心是孔家母子，特地去看看。到了姚家一見果是立夫母子，又見木蘭姊妹待立夫的樣子，心裏恐怕自安夫婦將木蘭許給他，所以回家之後，就慫恿翁姑趕緊去說親。

過了幾天四川會館的房屋已經修好，立夫母子辭了姚家，搬回去住。接着就是

曾太太帶了曼娜親自向姚太太求親，這原是兩方意中的事，所以一說便成功。不過木蘭略有些不遂意。以爲自己已經許給曾家，那末莫愁自是許給孔家。比較起來還是莫愁的命運好，不免生了羨慕的念頭。

有一天傅先生來探望自安，談話之間自安說起立夫的長處，傅先生說，他可惜沒有女兒可以相配，自安便說願意將莫愁許給他，即請傅先生爲媒。傅先生欣然答應，於是這件親事也成功了。

這時傅先生已在天津設了一所女學校。自安已和傅先生說定，將兩個女兒都送到那裏去讀書。在將要離家赴校之前，銀屏忽然失蹤了。前一天的早晨，姚太太拿一封信給銀屏看，說是她的孀母寄來的，叫她在北京擇配。但是銀屏細算日子，這封信不應來的這樣快，而且孀母是不識字的，更難辨別真偽，所以決定這信是姚太太和孀母老爺假造的，便在那天的晚上，將隨身衣服包了一包，又帶了體仁送她的兩個翠鸚戒子，和體仁所養的那條狗，從後門逃了出去。僱了一輛洋車，到順治門

內的熱鬧區中，在一家小旅館裏寄宿了一夜。次日早晨，買些牛肉將狗關在房裏，獨自到大街上一家珠寶舖中，將一隻翡翠戒子，賣了二百塊錢，在一條僻靜的小胡同內，賃了一間房子搬去住着。決計耐等趙仁回來。這同住的房東是一位華嫂，烟癮很大，丈夫早出晚歸，但不知幹的什麼事情。丈夫出去之後，常有陌生的人來到她的房裏，透抽大烟。有時丈夫回來之時，看見房裏尚有客人，便依舊出去。銀屏細看了幾天，便知她是賣私烟的，所謂丈夫也不過是一個姘頭。她和銀屏談談說說，很是投機，銀屏於是將一切經過都告訴了她。她聽了之後，就教導了銀屏許多的對付方法。

姚家自從銀屏逃走之後，也曾派人四面去找，並且希望從那條狗的身上得到線索。但是找了幾天，並沒有影蹤。又夾着木蘭和曾家的三少爺生亞定親過禮的大事，愈沒有功夫顧到這件事情，心裏都以爲走了也就算了。所以銀屏倒能安穩地住在華嫂子家中，沒人去驚動她。

體仁在香港已接到銀屏的信，心裏憤恨母親的破壞諾言，就寄了一百塊錢給銀屏，叫她安心等待。同時自安也已接到朋友的回信，知道了體仁的一切。爲。體仁在香港沒有了管束，便花天酒地的胡亂用錢，不到二三個月，身邊所帶的一千塊白塊錢已所餘不多，便寫信向父親索取。自安回信很明白地告訴他，錢是一個也不寄，叫他立刻回家，所以過不多幾天，體仁已回到家中，精神頹唐，瘦而且黑，嘴唇上已留了兩撇小鬍子，帶了一副墨晶眼鏡，身邊所餘的祇有十三個銅元。自安看見了他，氣得話也說不出，立命人將他關在書房裏邊，餓他一天。後來仍由馮舅老爺出來討情說，不妨帶到鋪子裏去學生意，可以監視着他，不許胡行，自安方應允將他放出來。次日果然由馮舅老爺帶着同到鋪中，吃過午飯，體仁推說去探望朋友，便離了鋪子，依着銀屏所開給他的地址去找尋。找到之後，兩人自有一番久別重逢的舊話，和銀屏訴說她怎樣的苦處。華嫂子也幫着說話。自後體仁差不多每天必到銀屏那裏去走一次，並且常在鋪子裏拿錢給她用。這時銀屏恐怕華嫂子欺體仁看破

不便，所以勸她停止了招接外客，連那嫌頭也割斷了，一切開銷統由體仁承認，三個人很清靜地過日子。至於華嫂子是否和體仁也有些不清不楚，那是祇有她們自己知道，但從此體仁即被她們二人所盤住，解不脫這束縛了。這時體仁每晚回家，所在家裏邊暫時也沒有發覺，不過略有些奇怪，何以體仁竟不提銀屏罷了。

這年寒假的時節，木蘭姊妹從天津學校裏回家，帶了一個同學來游玩。同學姓錢名素丹，是一個醉心自由的女子，眼鏡革履，一派新氣，不過脾氣尚好，所以和木蘭姊妹都很投機。木蘭等回家之後，常請立夫吃飯，有時也到會家去走走，不過因為已經許親不大好意思，所以走得沒有像以前這樣勤。有時會家弟兄來探望姚太太時，木蘭也常避而不見。這時阿飛和紅玉都已漸漸長成，兩人非常要好，不過紅玉身體很衰弱，氣量也比較狹仄，因此免不了常有些小小的爭吵。木蘭姊妹在寒假滿後，依舊回了素丹回到天津學校裏去讀書。

體仁起初每天傍晚回家，有時推說朋友請吃飯在晚飯後回家。後來愈弄愈遲，

到家時還在半夜三更。但是姚太太不論遲早，總要等他到家後方肯去睡，體仁有時也天良發現，勸母親不必等待，但是姚太太說他不回家，即使去睡，也是睡不着的，所以照常等候。體仁在舖中所支的錢也愈支愈多，起初不過每次幾十元，漸漸改為每次幾百元，後來竟一千二千的索取。馮舅老爺因他是小老闆，而且鋪子裏不錢大，也不在乎這些，所以初時任他要多少給多少。後來因為數目大了，恐怕被自安知曉，受他埋怨，也曾勸他撙節一些，並問他這許多錢作何用處？體仁回說儘是賭債，如若不還，不但顏面有關，並且恐怕要討上門來。馮舅老爺無奈，祇好照數給他，不過暗地裏儘情告知了姚太太。有一天的晚上，體仁從銀屏那裏坐了洋車回家。走了一段路之後，忽見自安那狗跟在後面，體仁連忙下車將牠牽了回去。但上車之後，那狗依舊跟了來，這次是走了許多路之後方始發覺，這時夜已甚深，體仁不願再跋涉往來，所以就下了車，走這一家茶館。後後門出來，向家裏走去，回頭看看並不見那條狗，方始安心前行。不料第二天那條狗竟在宅門口發現，後來並且

走進宅裏，蹲在體仁的臥室裏邊。看門的自然去稟告姚考太太。大家就疑心到銀屏必然仍在北京，但不知是否已回體仁會面。且等他回來，看他的態度怎樣。那晚體仁回家尚早，看見這狗，故意裝出詫異的神情，向姚太太說：「這狗怎麼證明銀屏尚在北京，爲什麼不派人去找尋？如若餓死，豈不罪過。」姚太太回說：「這是她自作自受，那個去找她。」體仁聽了，便也不再說什麼。過了幾天，那狗生了一窩小狗，體仁還挑了一隻推說送朋友，拿去給銀屏。她有見了很覺討厭，說爲什麼拿這惹禍的種子來給她。又過了些時候，有一天的夜裏，體仁喝得大醉，踉蹌回家，一交跌在幾只小狗身上。體仁睡在地上，立不起來，手裏抓住了一只小狗一面打一面喃喃地罵她惹禍的種子。母狗看見，狂叫起來，亂咬體仁。自安夫婦和看門的聽見鬧得利害，趕忙走過來看視。百忙中檯上的洋燈又打翻熄滅，滿房烏黑，而那母狗還是亂咬亂一個不停，但聽得又有一個人倒地呻吟的聲音，好像是姚太太的聲音。等到別的丫頭拿手燈來照看時，方知倒地的果是姚太太，磕青了額角，扭傷了手。

腕，呼痛不止。體仁倒沒有什麼，祇不過手上被狗抓傷了一處，有些流血。第二天體仁到母親房裏探視時，被自安大罵一頓，罰他在母親床前跪了兩小時，並說，照他這種不肖，一家已無後望，待木蘭兩姊妹出嫁之後，祇有散去錢財，出家修行之一法，到那時看他怎生過日子。

次年的夏天莫愁病了。木蘭又快要出嫁，所以那一學期兩姊妹都沒有到天津去讀書。會家的次子經亞已和牛素雲小姐做過親。據說嫁粧共有四十八扛，上自珠寶，下至銅錫，各項器具，應有盡有，看的人都稱贊羨慕，牛小姐自然也得意非凡，驕傲得了不得。有一天曼娜來探望木蘭，告訴她說，牛小姐到了會家之後，態度異常傲慢，對待公婆十分無禮，婆婆略爲說了幾句她便一蹶嘴轉身就走，餘外的人更是不在她的眼裏並說木蘭也是有錢的，而且本領也比素雲好，將來嫁到會家後，看素雲怎樣對付。木蘭說，可惜她的哥哥不掙氣，恐怕要被素雲譏笑。曼娜回說，素雲的兩個哥哥狂嫖濫賭，無惡不作，也不見好在那裏，天如有眼，應當給些報應。

纔好。木蘭說：『等着看罷，總有那一天的，不過遲早之間罷了。』

這些時自安常說要到南洋去游歷，但是要等木蘭出嫁已定日期，莫愁行過定親禮纔走，而對於莫愁更覺要早些定妥了方能安心。所以乘着某次傅先生到北京來的機會，就挽他爲媒，和孔家行盤定親。湊巧正在西太后和光緒帝駕崩的國喪期中，所以一切沒有鋪張，祇由孔家送幾色定禮，姚家回了一套袍褂，便算了事。

西太后是一個極利害的婦人，她在患病沉重自知無望的時候，先命人拿毒藥將光緒帝毒死，所以光緒帝是突然駕崩，而西太后後死，相差不過兩天。光緒帝在臨終的時節，依舊忘不了袁世凱的奸詐，特將手指咬破，寫了一道血詔，將袁世凱革職永不復用。這時人民因清庭的腐敗，各處已醞釀着革命。湊着小皇帝宣統繼位之後，那攝政王又是個無用之徒，於是革命的暗流，益加激盪，眼光遠大的人士都已知道革命萬不能免。自安就是這輩人中的一個，所以他打定主意帶了阿飛到南洋走一趟，想替革命運動出些力，但這是有反叛嫌疑的，所以一些也不敢告訴旁人。臨

走的時節，向舖中文去一萬五千塊錢，並向馮舅老爺說，將來或許還要支些，姚太太問他帶許多錢去作什麼用？他也祇笑笑，不說所以。木蘭姊妹疑心父親是在實行對體仁所說散財那句話，但是姚家的財產共有一百多萬，一時也未必能散盡的。自安答應在次年木蘭出嫁之前，必定回家。

體仁看見父親拿了那麼許多錢和阿霞到南洋去，心裏很氣不過，也向馮舅老爺要支一萬五千元，說去還賒債。馮舅老爺因為數目太大，不敢做主，便去和姚太太商量。經不起體仁的百般懇求，依舊給了他。體仁自從父親出門，沒了管束，漸漸統夜不歸。母親問他，他反說年紀大了，行動自然可以自由。有一次竟然連五夜歇宿在外，第六天回家時，姚太太逼着問他睡在那裏？他回說，不必多問，反正他在做一件理所應做的事情。莫愁氣不過，直問他是不是在銀屏那邊？體仁略遲疑了一下，竟自承認。姚太太那一氣，真氣得幾乎死去，將銀屏千姨子，萬賤貨的痛罵。體仁阻止她說，連孫子也生下了，何必再罵。並說尙是上個月生產的。姚太太

和馮舅老爺計議要將孩子領回來，先由珊瑚領了木蘭姊妹到銀屏那邊去軟說，被銀屏堅決拒絕。姚太太不得已便派老董帶領了僕婦去強搶，居然抱了回來。體仁氣得在自己房裏悶睡了幾天。銀屏自失去兒子，終日關閉在房中獨自哭泣。華嫂子去推門，也不讓她進去，直到第三天體仁去望她，叫門不應，硬打開門進去一看，不料銀屏竟已懸梁自盡。體仁一面哭，一面回去告訴母親說，銀屏是母親逼死的，小心她來討命。姚太太聽了，又氣又怕，從此日夜不安，坐臥不寧，生怕銀屏真來作祟，以至於面貌也頓時老了許多。到次年自安回來時，家中正在鬧得宅亂家翻，聽到了這件事情之後，頗埋怨姚太太爲什麼不讓銀屏回來，以爲既已生了兒子，生米已成熟飯，前情自可不必再提。又知道體仁向舖中支取一萬五千塊錢，也不過說了很好兩字，別無他語，不過後來向木蘭姊妹說，禍福循環，原是天道，等她兩人出嫁後，便要實踐以前出家的說話。木蘭姊妹雖然苦勸不要如此，也無效力，因此木蘭姊妹對於體仁更爲憤恨，說他拆散人家。

木蘭在宣統二年她十九歲的那年出嫁。嫁粧共有七十二扛，比牛家還要奢華講究，曾二少奶奶素雲見了很不自然，用譏諷的口氣說，這一次不但娶了姚小姐，而且也搬了姚家半家家當過來。曾太太聽了很生氣，回說曾家所要的是木蘭這個人，何必提到嫁粧好壞，多一些難道反而不好嗎？喜事那天極盡繁華富麗不必多說。鬧新房的時節，生亞有一個同學很會說話，由他領頭去鬧。他說了半天的笑話，引逗得聽者個個大笑。他所說第一個笑話是：『有一個人沒有錢過年，妻子問他怎麼辦？他回說別忙。說時一個剃頭的挑了擔子走過，便叫了進來，命他剃頭。並叫連眉毛一齊剃去。等到左邊的眉毛剛剛剃下，他立刻跳起來說，爲什麼將他眉毛剃去？叫他新年裏怎樣見人，拉着剃頭的要去打官司。剃頭的沒法，賠了他百個大錢，方肯罷休。妻子問他，一條眉毛算個甚麼樣子？他笑着說年關雖已過去，但還要留着右邊的眉毛備元宵節的用場呢。』這個笑話說完之後，衆人還要他說下去，所以他又說一個。他說：『有一個善忘的人帶了一把扇子到大樹底下去出恭，隨手將扇

子擱在樹枝上，然後蹲下去。出完恭立起來，看見那把扇子，很快活說，運氣真好，出恭還拾到扇子。走的時節，一腳踏著地上的屎，便罵道，那個撒的狗屎害我踏了一鞋子。『鬧新房的目的是在使新娘受窘以爲笑樂，可是遇到木蘭竟使鬧的人無法施其技。因爲木蘭很漂亮洒脫，別人笑，她也跟着笑，說笑話的人說完之後，她並且這個萬福向他謝謝。這一下子，竟使鬧新房的人再也鬧不下去，祇可搭訕着而散去，這一件事使會家的人很佩服木蘭的能幹，隱然顯出不論人品才能，三少奶奶都比二少奶奶高。也使曾太太更爲歡喜看重，以後凡有家務總和她商量，因此木蘭雖然進門在後，但是身份權力反在素雲之上，而生亞的滿意是更不必說了。第四天新夫婦回門，姚家設宴接待，並由阿飛點放許多南洋帶來的焰火給他們看。焰火當中有一火中蓮，八仙上壽，七聖除妖，連陞三級等花樣。放的時節火花四竄如萬道金蛇，看的人都拍手叫好。惟有紅玉膽子很小，看着很怕，由阿飛極力解說並不能傷人的，方好了些。生亞看了很詫異，問木蘭說，她這表妹何以這樣的多愁喜慮？木

繭線後第二年就生了一個女孩子，題名阿曼，因為是女，所以並沒有請客開賀。

第 二 集

園 中 的 悲 劇

Those who dream of the bauguet wake to lamentation and sorrow. Those who dream of lamentation and sorrow wake to join the hunt.....This is the paradox. Tomorrow a sage may arise to explain it; but that tomorrow will not be until ten thousand generations have gone by. Yet you may meet him any day just around the corner.

From the essay on "Rejatiuity"

by Chungtse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

夢哭泣者而田獵……

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

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莊子：齊物論

園中的悲劇

宣統四年革命爆發，清廷退位。革命軍於八月十九日在武昌起義，不多幾天，各處紛紛響應。各省的督撫凡是滿洲人被殺的被殺，逃走的逃走。清廷一看情形不對，趕緊下了詔書赦免黨人，立刻施行憲政。但是大勢已去。不能挽回，祇好和革命黨言和，宣統帝下詔退位。十一月初六日國父孫中山從美洲回到中國，四天之後便當選為第一任大總統，改用新曆。這次革命的當中，滿洲人喪命的並不多，但受到的痛苦很深切。因為八旗人民向來依靠他人為生，他們終日無所事做，祇知吃喝玩樂，到了日期便向宗人府伸手拿錢，從來不曉得什麼叫做辛苦掙錢。現在一旦失其所恃，自然苦不堪言。年輕力壯的還可以拉洋車度日，其餘簡直祇可束手待斃。可是他們雖已到這個地步，但依然要說大話，死要面子。以下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

一個旗人上茶館子喝茶，買了一個饅餅，吃完之後，看見有幾粒芝蔴掉在桌子

縫裏邊，有些捨不得，便用力將桌子拍了一下，使芝麻跳出來，用手指頭蘸着往嘴裏送。一面還自言自語地裝出憤恨的樣子，以掩飾他拍桌子的舉動。正在這個時候，他的女孩兒跑過來高聲說，母親要出門，沒有褲子穿，叫他趕緊回去。他還要搭梁子說，怎麼沒有褲子，爲什麼不向描金箱子裏去拿？姑娘回說，描金箱子不是端午節已經送進當舖了嗎？那個人已有些窘，但仍舊支持着說，那末爲什麼不向嵌螺鈿的櫃子裏去拿一條？姑娘說，爹爹忘了嗎？螺鈿櫃子去年年下早已當掉了。這是個很殺風景的事，那旗人祇好漲紅了臉走出茶館。『那官場的苦楚，也不亞於旗人。滿清時代的官場，大都依靠私情提拔，現在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樹倒猢猻散，祇好各自別尋生路，宦囊富裕的尙可在租界上買所房子，住着做遺老，並且因爲有的是錢，還漸漸鑽營回進政界，再去做他的官。貧苦的小官兒便不同了，一旦失去了飯碗，只好流落在北京，凭着借討爲生的日子。

木齋的家裏，則好在是經濟的，二則新開都是些日用物品的舖子，所以並沒

有受到革命的影響。不過曾家情形則略有些兩樣。曾文伯是老官僚，而且素來篤信孔孟，對於革命黨的一切標新立異，自然看不入眼，所以決計退隱。雖然袁世凱不久重行登臺，將來逼他出去，他依舊抱定宗旨，拒絕不應。木蘭在曾家極為翁姑所寵愛，一切家務都叫她幫着料理。她從來沒有惹翁姑生過氣，不過有一次是在清帝退位之後的某一天，她竟會把剪子將生亞的髮辮剪去。曾文伯因為沒有先向他請示，心裏有些不高興，但因已成事實，所以也沒有多說甚麼，過了些時，也就忘了。曾文伯自己的辮子則是在孫中山辭職，讓袁世凱繼任總統之後，看見袁世凱也剪去辮子，方才跟着剪去的。

生亞在袁親六個月之後，已和哥哥在新政府的內政部裏得到一個小位。在這次革命裏邊，北京的秩序並沒有受到影響，一切都是和平解決的。清廷雖然遜位，依然容他們住在禁城裏邊，維持着舊日的一切制度，讓他們關了大門做皇帝。新政府的政權是握在袁世凱和那班武人的手裏，種下了以下十數年中軍閥互相殘殺，爭

奪過盤的種子。不過社會方面確有了極大的騷動，如改用新曆，改穿西裝，改用西國政體，都是和舊制截然不同，使人民好似踏進了一個陌生的境界，一切都覺不慣，甚至手足無措。

牛家在革命時期中也沒有什麼損失。因爲在一年之前，牛通玉中了人家的圈套，被人家加上了個擾亂清靜佛地強搶民女的罪名，以致於連他父親的官職都因此丟掉。那件事的經過是這樣的：牛家的人向來都很蠻橫無理，牛太太的汽車在街上橫衝直撞，撞壞了他人的東西，從來不曉得賠償；警察也從來不敢干涉。兩個兒子在戲園裏聽戲，看見人家的姨太太長得好看，就叫馬弁硬邀了去，陪他們過夜。藉如此類，無法無天的舉動，不一而足。據玉雖已娶親，但夫人柔弱無用，管不了他。通玉還沒有娶親，更是沒有韃靼的野馬。有一天通玉看上了個商人的女孩子，千方百計的謀騙，居然弄到了手。但過不了多少天，便生厭心，將她拋棄在一旁，另外又去追求一個鄰間女子。商人的女兒自怨命苦，一剪刀割去頭髮，走進庵堂去

當姪子。她的父親憤無可洩，便起了惡念，花了錢託人買到一個相貌極好的妓女，教了她好多天，然後替她另租了一所房子去住，又給她穿着講究的衣服，命她天天上茶樓酒館去引誘通玉。不久之後，通玉果然上鉤，常和她在通玉所賃的一所房子裏幽會。有一天那女子故意失約不去，而叫一個僕婦去告訴他說，家裏邊父母要替她許配人家，所以不能來，並且叫通玉不可負心，定要設法救她。過了三天，又叫人來通知說，她因事情無可挽回，已經削髮爲尼，現在某處鄉間庵堂裏邊。通玉聽了，趕忙領人到庵堂裏去探望她。見面之後，她先說明怎樣的因受逼而出此下策，又說，一條心始終在通玉身上，要通玉務必來救她出去，這是等於暗示通玉叫他來搶她。待通玉走後，她又故意裝出驚慌的神色，奔去告知庵主說，方纔來的是牛大臣的二少爺牛通玉，將要帶領了人來搶她出去，懇求庵主設法救她，這件事沒有多少時候已傳遍了全村，引起村人的公憤，決計集衆抵抗。第三天的傍晚，通玉果然帶了兩個馬弁到庵裏搜尋這女子，經庵主幾聲救命的呼聲，村人立刻拿了鋤頭棍

子當兵器，趕奔前寨。通玉一看形勢不對，飛逃回家。次日仍不肯罷休，派一個人去向庵主討這女子，並說，如若不放心將那庵堂封起來。過了一天，庵堂果然被封，並且將爲頭的幾個村人拿了去。村人知道了，便聚集了幾百個人，一齊捧了香，跑到天安門前跪在地上告御狀。宮裏派人出來問了細情，答應他們將庵堂啓封，村人釋放，通玉的案子由主管衙門秉公審理。村人聽了，方始散去。後來這件事被一個姓魏的御史知道了。他和牛思道不對，特地親自私行察訪，探得牛家許多不法事件，上了一本參奏他。結果是牛思道處斬，牛懷玉廢禁一個月，牛思道革職。這還是因了王軍機大臣的請，從輕辦理的。所以在革命事起的時節，牛家本已喪失了一切地位，雖然牛懷玉是所謂遺老，但世間的百新登臺，反使牛思道生了一種新的希望。可是他名聲名實在太壞，以致袁世凱也不能提拔他，後來還是仗了妹夫經亞的荐引，懷玉方能在某機關裏得到一個低級的位置。

牛家的禍事當然使素雲十分喪氣，面上無光，而且還時時疑心別人在背後譏笑

她丈夫和太太，恐怕她難堪，所以家人一概不許提起此事。本園這陣爲表示親熱，特叫生靈到園中去探望懷玉，自己親自到牛家去慰問牛太太。不料本園這般的舉動，反而引起了素雲的誤會，而更爲恨她，實情是因爲本園到了蓬萊牛家，又被她知道，幾件醜事，以致素雲疑心她故意破壞心。本園所知道的事情，第一件是：去請一候着見牛太太正在叱罵她的天媳婦，說她的公親太沒良心，不應該趁着牛家遭禍的當口，向牛家所開的錢舖提取款，因爲沒有讓他提去，發生了口角，所以牛太太拿她媳婦出氣。媳婦說：這是她公親所幹的事情，她並不知道。但是牛太太依然數個不休。第二件是：看見一個木匠作頭向牛太太討債。據說三年前，他替牛府程芳家胡同蓋造一所房屋，合同訂明造價三萬五千元，完工付債的時節，硬扣去櫃八千塊錢，答應衙門裏如有工程，定讓他去做，作爲補償。他因怕懼牛府的勢力，所以當時沒有敢多說。後來衙門裏邊確有幾起工程，但是牛思道都給了別人，他絲毫沒份，因爲受不起這大的損失，所以要牛府償還。牛太太推說沒錢，不肯

仲給他，於是爭鬧起來。第三件是：更爲惹惱所不願意讓木蘭知道的。就是她的父親在外邊所生的一個私孩子，名叫黛雲，這年八歲。牛太太極利害，決不肯讓孩子的母親進宅，祇拿了三千塊錢給她，逼她離開北京，而將那個女孩子領了回來。初不料這女孩兒將來竟是一個舊制度的叛徒，於是又因而引起許多事故。牛太太見袁世凱重新秉政，以爲機會來了，就叫思道去鑽營。但袁世凱很識人，知道牛思道這人是不能用的，所以始終隨口敷衍，並不給他位置。思道漸知無望，灰死了心，將全家搬往天津，一心去經營他的商業。素雲因在曾家失了面子，並且有曾太太在上面，不能手掌大權，心裏很不樂意，所以也就推說探望父母，時常到天津去住。

生亞因過不慣小官僚生活，這時已辭職家居。曾文伯原看不上那些新的制度，所以並不說什麼。生亞在家無事，常和木蘭同去游玩，常在小館子裏吃飯。文伯知道了，很不以爲然，初時還忍着不說。有一次生亞夫婦竟又邀了曼娜一同出門，並且去看影戲，回家之後，方始說明。文伯便不能再忍，就當着生亞說，年輕婦女焉

可時常在外面亂跑，尤不應去看那種淫穢的影戲。曼娜是婦婦，更不應該同着去。其實文伯自己也曾看過影戲，看見影片裏面男女二人抱着親嘴很有趣，不過覺得年輕婦女不該看，這也無非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一種官場心理。那天聽見他們去看影戲，以爲所看也是這種愛情片子，所以忍不住發話。木爾連忙在旁解釋說，所看的是一張滑稽片，文伯方始放心，祇叫曼娜以後不可再去。木爾和生亞也常到姚家，時常遇到立夫，因此立夫和生亞也漸漸親近。不過木爾還忘不了舊愆，每次看見立夫時，心裏終免不了略有些妒忌她的妹妹莫愁。

華嫂子在木爾出嫁的那天，曾獨自到姚家門首探望，看見姚家的勢派，方信姚家真正富有。回去之後，極意籠絡體仁，並勸他對於父母千萬要和順一些，以免喪失將來的希望。體仁自從銀屏死後，因爲華嫂子的待他十分溫存體貼，所以照常前去，差不多拿華嫂子的當了銀屏的替身。這時聽了她的勸告，覺得話很有理，居然極力改過。以前已吸上鴉片烟，現在竟然戒除。每天很早就回家，用錢也知撙節。自安

先前頗爲詭異，不懂他何以改得這樣快，後來也漸漸知道是華嫂子的功勞，所以對華嫂子暗地裏很爲感激。華嫂子這年就拿銀屏所留下的錢，和體仁所給她的錢，開了一家古玩舖子，自己從此循規蹈矩，一心做買賣。又買了一個男孩做兒子，倒也立起了一個中等階級的家庭，很快樂地過她的安穩日子。自己又覺得有這一天都是體仁所賜，良心上自覺說不過去，所以更加熱心勤勉體仁極力向上。自坐看見體仁頗知悔改，也不再責責他，而在對待上面也比從前慈愛了許多。

又過了一年曾家全家回到泰安去替老太太做壽墳，正值木蘭懷孕足月，竟生了一個兒子。文伯自二媽嫁進門，始終不育，心裏本已很爲氣悶，又見木蘭自生了阿曼之後，也數年沒有生育，很疑心木蘭不要是聽信了新派的學說，在那裏實行生育節制，心裏因此甚是不安，不過嘴裏不便說出來。現在看見她已經生子，方始釋然。因爲這是第一個兒子，所以異常高興，三朝滿月，就發帖請客，很爲熱鬧。木蘭替這兒子題了一個名字叫阿東，並因乏人服侍，特託媒婆去找一個丫頭。過了幾天

，媒婆領了一個女孩兒來，相貌雖不十分美麗，但也尚算清秀。曾太太看了頗爲滿意，便留了下來。木蘭問她叫什麼名字？她回說叫暗香。木蘭聽了覺得很熟，不過一時想不起在那裏見過。又細想了一會，方記起這年被拐的時節，一同關在小房間裏那個女孩兒也叫暗香，便仔細詢問，那知竟然是她，不覺驚呼可怪。告訴衆人之後，大家也稱奇不止，都說姻緣過合，皆有前定。這個女孩子大約是天生給木蘭做了頭的，否則那有這樣奇巧的事呢。

這年夏天，木蘭等回到北京。她們去後，家裏是由經亞夫妻管理的。木蘭回來之後，就有了丫頭等來告訴她二奶奶如何刻薄。說她高興的時候就叫丫頭僕婦陪她打牌，但是陪她的人祇許輸不許贏，如若別人贏了，她便要發脾氣，而且每次要人陪到深夜，從不願借別人須清早起身。月底算工錢時，雖賒她二三百個錢的賄賬也要如數扣去。有一天到瑞姨祥去剪了一件衣料回來，看看不甚中意，就叫一個男僕拿去退還。男僕去了一趟，回來說，舖子裏因是現剪了來的不肯送。她說沒有這

話，她在娘家時，剪來的衣料時常拿去退換，反說男僕不中用，叫他再拿去，非姑不可。男僕明知理上說不過去，但少奶奶的話不敢駁回，只好貼了車錢再去和舖子裏商量。說之再三，那舖子裏方始看在老主顧的面上，勉強收回。成衣替她做衣服，做來之後，看見一隻衣角上有一點指尖大的漿糊漬，她就說成衣不留心，弄髒了她的新衣服，硬要他賠料價二十元。成衣求了半天，認賠了十五塊錢，方纔了事。成衣走的時候，苦笑着說：「奶奶下次做衣服，請挑拔別人罷。」諸如此類的事情，講了一大篇，木蘭聽了笑笑而已。第二天莫愁帶了阿飛來看望姊姊和那新生的兒子。木蘭問起立夫的近況怎樣？莫愁回說：「他時常來探望我們，和爹爹很親密。」又問起哥哥怎樣，莫愁說：「近來也大有進步，立夫來時和爹爹哥哥三個人常在一起談天。據哥哥自己說，完全是華嫂子所感化。母親已看中了天津朱家的小姐，想替他定親，但是他決計不要。聽說他正在追求一個某處府堂裏出來的師姑呢。」又問起舊同學素丹，莫愁說：「她本來很想嫁給體仁但因父母親和我都不贊成，她

一掃而去。不久便嫁了一個很有錢的南洋華僑子弟。有一天在東交民巷看見她夫婦二人，在街上走，我上去招呼，那男的竟睬也不睬，逕自向前走去。素丹剛說了一句話，看見如此，也就丟了我跟上去。可見那人也不過當她是個玩物，並無真的愛情，結果恐怕不能子分美滿的。」木蘭聽了也很以爲然。後來果然應了莫愁的話，因爲兩人在不久之後便已離婚了。又過了一天，木蘭正預備回娘家去探望父母的時候，姚家忽然派一個僕人來報信說，體仁騎馬不慎，跌了下來，身子被路旁大樹撞傷。醫生驗得腦已震傷，右臂右腿都已跌斷，內部也受重傷，現已不省人事。木蘭聞信，連忙叫丫頭照顧着小孩，自己趕去看視。只見體仁睡在床上，剛剛有些甦醒，呻吟呼痛。父親立在旁邊，繃了眉頭一語不發。母親坐在床邊哭泣。體仁掙扎着說，要見一見華嫂子。自安這時不忍拂他的意思，就命人去喚了來。華嫂子到後，體仁很艱難地向他父母說：「孩兒不肖，都請爹媽饒恕。我那兒子伯雅，務請好好撫養。又望着華嫂子說，請爹媽不要看輕她，她是我唯一的朋友。」說完之後，氣

露漸漸微弱，兩三分鐘之後，便斷氣了。體仁一死，前情自然一了百了，沒人再提。自安對他的憎厭心也完全消滅，反而很可憐他。所以將體仁和仵屏的棺木合葬在一起。他那散去家財的心思也同時取消，不過對於出家雲游的念頭，依然沒有放棄。中秋節之前，華嫂子帶了些月餅來探望體仁的兒子，向自安說起某王府的花園現在廉價出賣，三十萬元的產業只賣十萬元，實在便宜，勸自安買下來。自安起初只有意思買，說他們這種人家何必往大花園。華嫂子說，有錢的人不一定能享清福。有錢而太忙，雖有花園也不能享受，除非像自安的處境，方配得上買它。自安聽了這話，略有些動心，便說過去看了再說。看過之後，很為滿意，就與馮舅爺去寫契成交。馮舅爺去了回來說，華嫂子真能幹，這一件交易上，她至少賺了五千元回扣。並說已在華嫂子的古玩舖中附了股本，和她合夥做買賣，她太太和莫愁等聽說已買下來，大家都很興奮快活。

素雲對於翁姑的寵愛太闊，心裏很氣不過。又見生亞在家中坐食，更不樂意，

所以時常逼逼亞蘭向父母要分家。經亞蘭子上的不敢反對，但心裏也知道這事暫時是辦不到的。他祇勸弟弟出外就事，賺幾個錢回來，以免素雲的藉口。並告訴弟弟說，他的真元氣現在也在部裏差。生亞回說他已知此事，並且知道懷玉已娶了一個天津的紅妓女鶯鶯做姨太太。懷玉本不是安份的人，現在又加上鶯鶯在一家，火上加油，將來恐怕要鬧出事來，勸他哥哥還是和他疏遠些為妙。以上的話雖是生亞所說，其實是不蘭的意見。經亞聽了起初不很相信，不過他素來是一個安份守命的人，所以說過了之後，也沒有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鶯鶯向來在天津為娼，由於市長的弟弟和一位舊日官僚的力捧，紅極一時。有兩個遺老都想討她做姨太太，但是鶯鶯不願意。後來因市長弟弟的介紹，認識了懷玉，看他年紀還不大，人也漂亮能幹，所以懷玉一提要討她的話，她就答應了。素雲和他會面之後，兩人很是投機，因此素雲很為歡喜，以為從此有了一個同志，可以商量一切。

姚家遷入王府花園之後，有一天特備了筵席請曾家孔家和懷玉夫婦同鶯鶯來游

園。將近中午的時候，客人陸續到來，先吃些點心，然後去游玩。懷玉來時是和鶯鶯攜手同走，而他的太太領了兒子跟在後面。會姚兩家的人看了，都有些不平。許多客人由阿飛紅玉莫愁等領着，分頭游覽。花園在正屋的後面，一旁有一個大軒廊，佈置得很有邱壑。正屋尤其高大堂皇，雖然老舊一些，但所用的木料都是上等材料，極其堅固。衆人無不嘖嘖稱讚。游玩的時節，自安出了一句上聯，叫木蘭一輩的人對，結果紅玉的下聯對得最工穩。文伯和太太問知尙只有十五歲，都讚她聰明，不過說她何以這樣瘦弱。自安說大概是由於用心過度的緣故。鶯鶯也對了一句，但是出語粗俗，除了素馨之外，大家都看不起她。游過了花園，回到廳上吃飯，幾位老輩坐了一桌，其餘的人分坐了三桌。懷玉和立夫同曾氏弟兄同席，他的話最多，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所提到的人，不是總長便是督辦，好似當時的閩人沒有一個不是他的朋友。他極力主張大家應聯合起來贊助袁世凱，立夫不以爲然，和他爭論，都鬧得面紅耳赤，各不相讓，幸虧飯已吃畢，大家散席方罷。莫愁埋怨立夫

不應該和懷玉爭論，說，即使不贊同，藏在肚裏便了，何必在面子上結這無謂的仇恨。立夫說袁世凱這幾時原已想做皇帝，加上道班想做開國元勳的無恥之徒在旁撻惠，中華民國恐怕就要多事，那裏忍得住不駁他幾句。席散之後，懷玉因另外有事，帶了他的妻妾先走。這一天鶯鶯因看見衆人多冷冷的不太理睬她，大有賤視她的樣子，心裏很不樂，便從此結下一層冤仇。飯後年紀老的坐着談天，年紀輕的依舊到園裏去玩耍。阿飛更爲越勁，一時和曾家弟兄在荷池裏擡小船，一時和愛蓮等放風箏。紅玉起初還跟着他跑，後來因爲身子實在受不住，并且覺得有些頭痛腦脹，不得已獨自回到房裏，睡在床上休息。她本是多愁善病的人，看見阿飛和愛蓮等的奔跑快樂，而自己跟不上，不覺心上不自在起來，自恨爲甚麼這樣的不濟，深恐阿飛不要因此被別人奪了去。想到悲傷之處，便哭泣起來。後來阿飛得知了她不大舒服，趕緊跑來看望，她還不肯睬他，阿飛妹妹長妹妹短的說了許多好話，心裏的氣方平了下來，依然和好如初。那時宅裏也都告辭回家了。

懷玉自到北京之後，在宅賃在交民巷相近的蘇州胡同裏邊，和妻妾同居。他的太太名叫雅卿，已有兩個兒子。他便借著雅卿須照顧小孩爲由，規定初一十五宿在雅卿房中，其餘的日子睡在鴛鴦的房裏。前文已經說過雅卿懦弱無能，看見丈夫如此分派，以爲終算有了面子，所以一些也不計較。但是鴛鴦爲了事實上還是太太太管家，終不滿意，依舊千方百計的算計雅卿。上人如此，下人自然也分了兩派，各爲其主。鴛鴦最信任看門的阿梁，而雅卿則有一個丁媽做她的臂助。有一天鴛鴦因爲下人每多偷懶，客人來了沒有人好好的侍候，以爲不成大人家庭的體統，特叫阿梁到裏邊，當面吩咐他，以後客人來往所有手巾茶水須由他負責不值。阿梁回說，二太太的吩咐當然不敢違抗，但是丁媽不肯向太太支錢給他，叫他赤手空拳，也是沒有辦法。鴛鴦聽了，當時並不說什麼，到晚上纔回家之後，便訴說家中用人怎樣的偷懶，沒人管束，主張升阿梁做總管，命他管理男女僕人。懷玉自然百依百順，一切聽她。鴛鴦就教導阿梁許多說話，阿梁心領意會，點頭而去。日後阿

藥味酸澀，向子媽尋事，等著她答。太太出門買東西，便說她是偷出去玩兒。子媽聽了，也故意答給她。子媽和他辯幾句，他動手便打。子媽憤無可說，去告訴太太。太太問他什麼理論，沒被鶯鶯說出一大片道理，責子媽不應該仗着太太太的靠山，來聽總管的吩咐。子媽氣極，告辭而去。於是雅卿更爲孤單，處處受鶯鶯的欺侮。丈夫既不歡喜她，而自己又無才對辯，祇好暗地飲泣，自歎命苦。只有懷玉帶了鶯鶯，到天津去游玩的自子。她總能夠略爲安靜幾天。但這尙是鶯鶯的第一步進攻，她的整個計劃還在後邊。她久居妓院，深曉男子的心理，任你一等英雄她也能玩弄於手掌之間，剛柔相濟，笑哭俱全。對於服裝脂粉也別具會心，一忽兒花信少婦，一忽兒嬌小女郎，都看對方面好爲轉移。所以凡是她的客人，沒有一個不拜到石榴裙下，拜她做她的裙下客。懷玉本來不是利害腳色，自然更易被她控制。有一天晚上，她故意爲了爭論，睡在床土，懷玉進來也不起身迎接。懷玉問她爲什麼生氣，懷玉問她並未生氣，不過略有所想。問她想的什麼？她道：「你沒有做過賊太太，

自然不能知道姨太太的處境。就像那天姚家請客，她們做大太太的自然互相迴護，爾拿我差不多竟似一個外人，豈不叫人難受。」懷玉說：「你是不是要我和她離婚，她已有兩個孩子，這事恐怕很難辦到。」鶯鶯說：「那個叫你離婚，不過我有一個要求，不知你肯不肯應允？」懷玉說：「隨便什麼都可答應。」她便提出三個條件：第一，在交際場中須拿她當太太，而懷玉從此不許再有別個女人。第二，家中的錢財和男女用人都由她管理，每月家用由她交給雅卿去開銷。第三，汽車歸她乘坐，和她在外的完全自由。懷玉對於第二個條件略有些懷疑，恐怕錢財歸她管理之後，他自己用錢不便。鶯鶯一看他的神色，已知他心裏的念頭，便向他解釋說，完全是爲了他的前途起見，所以要這樣辦。她將要利用這錢財而自由去和闊人交際，替他開闢前程。並說既爲夫妻，榮辱共之，懷玉的幸福，就是她的幸福。懷玉如肯聽了她的去做，將來的富貴很有把握。懷玉本來知曉她的才幹，聽她如此一說，便毫不遲疑，完全應允。過了幾天，素雲來看望她，說起曼娜和木蘭的如何可惡，鶯

驚問她爲什麼不分家別居？她回說經亞父母在堂，這事做不到，而且經亞有時反要聽信木蘭的說話和她反對，焉肯提出這件事情。鶯鶯又勸她常常出來玩玩散散心。她說，每次出門必須稟過婆婆，甚是不便。鶯鶯便教她以後儘管自由出門，別人如有說話，儘可和他們吵鬧，吵到他們頭痛，以後自然沒人干涉。素雲得了心傳，回家之後如法泡製，居然有效，從此自由進出，再沒人說她。這時懷玉藉着鶯鶯結交袁世凱第六個姨太太的力量，在山西油鏢籌備處得了一個差使。他又薦引了經亞回去，每月有五百元的薪水和六百元的交際費。曾文伯看見薪給很豐，於家中不無補益就讓他前去。素雲在經亞赴山西之後，推說回娘家。常和鶯鶯住在天津的旅館裏邊，任情作樂。中國人的住旅館也是一件畸形的現象。他們並不是因爲沒有住處而去住旅館，往往在家裏邊一切因陋就簡，而情願花了許多錢終年包着一個旅館裏邊的房間，借着招待客人或辦公事。這原因是爲了旅館裏邊設備齊全，一切自由，樣樣都比在家裏好，所以人人愛去。又因住旅館這句話說起來太俗氣，特美其名稱爲

開房間，所以讀者應記着，所謂開房間者，就是去找一個地方賭錢抽大烟玩女人的別名。素雲跟了鴛鴦時常借寓旅館，眼看着裏邊的繁華景象，親嘗着男女自由交際的趣味，自然樂不可支，覺得做了一個人，必須如此享受，方不虛此一生，而心裏因此更爲感激鴛鴦，以爲是引她進了快樂的園地了。

莫愁和立夫結婚了。禮堂借在北京飯店，一切都從新法。新娘穿的是白色新裝，頭上蒙着白紗。男賓相是阿飛和素丹的弟弟素通。女賓相是紅玉和愛蓮。依立夫的計劃，原想在結婚之後和莫愁同到英國去留學，但是因爲姚太太正臥病在床，一聽說女兒女婿要遠涉重洋，便要哭泣。莫愁心裏不忍，於是和立夫商量改赴日本。說到姚太太的病，一半也是自作的。因爲有一天姚太太喚了一個關亡婆來替她的兒子體仁關亡，不料來的亡人竟是銀屏，口呼太太，要太太好好地照顧她的孩子伯雅。並說姚家不久又有一個人要去世，這人死了之後，便要輪到太太。駭得太太魂飛魄散，幾乎暈了過去，因此染病臥床，半個多月，方漸漸好起來，但是身子便一天

不如一天。莫愁於結婚之後，和丈夫全家同住在馬大人胡同的舊宅子裏，軟快活地過她們的蜜月。立夫原有些書生氣，向來不拘小節，不懂修飾。自從娶了莫愁，居然使他長了許多學問，例如：男子的衣着，完全須由太太管理。太太的衣服，須一件一件用綢布包起來，不准別人碰一碰。每摺好一件衣服，必須放些樟腦在裏邊。男子的氣概一半在皮鞋上。咬指甲是於禮貌上不合的。上車在女人之前算是不懂禮節。以上種種，其動機是尊重女子，但在男子方面實是一種累墜。立夫起初對於這些雖覺得不大方便，但是仔細想想，莫愁究竟是可愛的，所以也勉強其自然，默認爲應當的了。加以莫愁很知曉怎樣對付她的丈夫，你進我退，你退則我進，堅持的地方堅持，退讓的地方退讓，不論什麼事，終久使立夫自認錯誤，情懷願願依從了她的話纔罷。因之使立夫的性格和脾氣都改了好些。蜜月之後，倆人便到日本去讀書，不料到了日本還沒有幾個月，便接到姚家的來信說，姚太太病很沉重，已經失去了喉音，不能講話。莫愁無奈別了立夫，叮囑了許多叫他一切自己當心的話

，先自回國。到自巴家裏一問，始知姚太太在噩夢中時常夢見銀屏向她纏擾，應了體仁生前所說向她討命那句話，以致姚太太懼極失音臥病不起。於是莫愁就住在娘家服侍母親，這年夏初她生了一個兒子。還未滿月，立夫放暑假回來，看了很是歡喜，就題了一個名字叫肖夫。莫愁又告訴立夫說因爲用火未少，已另僱了一個錢媽。並說起這個錢媽的身世甚是可憐，據說她是鄉下人。祇有一個兒子，名叫錢山。在革命那年被軍隊拉夫拉了去，始終沒有回來，害得她眠思夢想以盡間癡了一般。自從到姚家幫傭之後，依然日夜想念，以爲總有回來的日子，所以夜裏燈下依舊替她的兒子做衣服。每個月當中必要告假一天，去到各處街上細細找尋。立夫便問既是鄉下人，何以猜想她的兒子可以在北京找得到。莫愁說她別的地方不能去，自然祇可在北京找尋，這原是癡想啊。立夫聽了，也很爲感歎。木蘭常同着生亞和曼娜來看望姚太太，閒着沒事，便和珊瑚阿飛同在花園裏邊遊玩，所以這時花園裏倒不很寂寞。暑假過後，立夫仍到日本去讀書，莫愁因要侍奉母病，所以沒有司去，而

孔家也在這時搬至姚家同住。

素雲自從經亞到山西任事去後，一個月三十天中總有大半個月住在天津，和魯看在一起胡鬧。文伯夫婦知道了，自然很不以為然，不免來說她幾句。但她已受了魯鸞的指導，逢着翁姑略略說她，便盡情哭鬧，鬧得文伯夫婦氣過了份，不願再去管她，不知正中了她的狡計，更使她膽大妄為，毫無顧忌。她和鸞鸞結識了一個商界滑頭名叫老陳，由老陳攛掇她們做投機買賣。第一次下手時，為鸞賺了一萬多塊，素雲也賺了一千五百多塊，因此愈加興高彩烈，狠命做個不停，結果做了不少。素雲派出一萬元。素雲不得已向自己的母親借了一筆債償還這筆損失。她們自結識老陳之後，常常由老陳帶着她們在舞場酒館進出，胡亂交際，因此又交上了許多闊朋友，中間有玩性和退職的督軍省長，在朝在野的政客，醜態四佈，無人不曉。素雲在初做投機買賣的時候，曾寫信告訴經亞，使經亞非常擔心。懷玉還叫他不必着意說，老陳是他的好朋友，決不致使她們上當。經亞回說：『我自知沒有發財的命運。』

試着生亞爾夫婦何等交巡，照這樣下去，恐怕大禍就在目前，一過不了多天，果然應了他的話，素雲寫信來告知他去一萬塊錢的事。他恨極了，回信說，他去的錢他不能管，即日就要回來和她算賬。湊巧他的祖母不久故世，他便告了一個月的假，回到北京。他見了素雲，起初也一鼓作氣的說了她幾句，但經過素雲的硬說軟哄，他便又軟了下來，答應素雲向父親要一萬塊錢替她還債。這時文伯因母親之喪，悲哀過度，身子也不太好，正睡在床上，見經亞向他索那幾許錢，便向他講，他向李爲官請正，做了那麼許多年的官，也不過掙了千萬塊錢的家當，而且並不是完全現款，經亞姑要拿這許多，怎麼對得住妻子和弟弟弟婦？經亞聽了再也說不下去，虧得曼娜和生亞夫婦是不計較家私的，反幫着懇求，文伯女婿應允。不過乘此機會，狠狠斥責素雲在外面的行爲說，她不應敗壞家聲，使老頭兒也沒有面目見人。素雲當衆被罵，羞得全身無地，哭着走回房去了。經亞也不去理她，自管和弟弟弟婦談談別後的經過。本回也告訴他素雲怎樣的難說話：和外間所傳的一切事情。正

在談論的時節，素雲的丫頭慌慌張張地跑來報告說：奶奶懸梁自盡了。他們聽了連忙跑去檢視，看見素雲躺在床邊地板上，一根白綾腰帶拖在頭頸上邊，據說她是在床頂欄上上吊，幸而帶子斷了，所以跌在地上，沒有吊死。他們安慰了她一番。走出來時，木蘭的丫頭偷偷告訴木蘭說，帶子並沒有斷，但所扣的結已經鬆散，顯見是假的。木蘭明知所以，不過叮囑丫頭千萬不要告訴旁人。文伯因此一事，便替他們三房分了家，命他們雖然暫時不許分居，但各房的開支從此由各人自認，以免日後有的爭論。這辦法很合木蘭的意思，所以暗地裏反而感激素雲的作成。經亞的假期原只有一個月，現在已經過了五十多天，礦裏有信來催他回去，無奈祇好動身。臨走的時候，和弟弟婦說起他給素雲每月三百元做零用，尚還不夠，照此下去，怎生得了。並說他始終不歡喜素雲，經此一番更爲憎厭，情願永遠不見她的面纔好。木蘭和他取笑說，是否要和素雲離婚。經亞便說何必一定要離，難道不能另外娶一個。又吐出口氣說，如若再娶，第一，必須貧苦出身。第二，最好須是一個被大木

太所趕出來的姨太太。第三，……他尚沒有說完，木蘭便開玩笑地接下去說，第三，最好是一個出家在五臺山的尼姑。遇到一個跟着美國工程師辦事的青年，便一見留情，情願還俗嫁給他。經亞笑着叫道：「對了，對了。也許這個人已經在五臺山等候我了！」一面說着，一面出去。木蘭回頭望望，自己的丫頭暗香正站在旁邊，心裏她也罷抵這五臺山尼姑的缺嗎？

木蘭自分到家產之後，因為數目並不多，而日常開支很大，深慮坐吃山空，不是辦法，所以就勸生亞出去找個位置。但生亞是舒服慣的人，極不願意出去做官。商量了好多次，最後決定去開舖子。木蘭說她父親開的舖子很多，問他盤一家，想來無有不肯的，於是去和自安商量。自安說，華嫂子所開的古玩舖利錢極厚，何不加些股子進去，和她合夥。木蘭便依了這話，附了些股本在華嫂子的古玩舖子裏邊，於是生亞從此便成爲一個商人丁。

曹文伯自從老太太教世，他的悲痛異乎尋常。其中也有幾種原因使他如此。第

一，自然爲了母親的永別。第二，是爲了素雲的敗壞家聲。第三，是因爲國事的艱難，外侮的日益緊迫。因此他便得了糖尿病。這種病是中國醫家所不懂，所以雖然請了許多大夫，吃了許多劑藥，依然沒有一些效驗。素丹的弟弟素通，是留學英國的醫學博士，對於這種病症很有經驗，由於木蘭的介紹曾來診治過一次。但是文伯素來反對洋貨，決計不肯服西藥，聽見說要打針尤其反對，所以始終不肯服用。後來看看中國大夫實在無法醫治，始勉強聽了木蘭的勸告，由素通用注射劑替他治療。打了幾針之後，他的病居然漸漸痊癒，不由文伯不十分佩服，而且非常感激，常對素通說，願拿一個女兒配給他。素通雖不知道他意在那一個女兒，但計算年齡，只有愛蓮和他配得上，於是也就認爲當然，常常請愛蓮出去看戲吃餛飩，文伯居然並不反對，聽他們自由往來，不久也就訂了婚。

中國這時的確很受到外來的壓迫。袁世凱要想做皇帝，特地指使他的爪牙設立了一個籌安會，用了種種巧妙的議論，想改變政體，將共和制度改爲帝制。因想得

到日本的助力，竟然祕密承認了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條件。這條件如果實行的話，不但中國的鐵道和礦權將完全由日本人掌握，而政治方面也將完全聽候日本人的指揮。大小軍政機關都須聘任日本人做顧問，簡直就是讓日本來統治，而自認爲日本的保護國。中日經濟提攜這句話，那時也已有日本人提起來。他們的目的無非要叫中國人在商業上也做日本人的奴隸，聽日本人的宰割。曾文伯的目光雖然尙不能夠見到這地步，但也知道民主思想已經深入人心，袁世凱的舉動很不正當，而且有害於國家。所以袁氏雖曾邀他出山幫助，他始終堅決拒絕。等到他疾病治好，卽盤柘回泰安安葬，葬事完畢，方始回到北京。袁世凱因爲二十一條的原故大失國人的信仰。蔡鐸用了金蟬脫壳之計逃回雲南，揭竿起義，各省紛紛響應，袁世凱因之憂急而死。

素通和愛蓮的婚事，因爲素通的母親住在上海，新病初愈，不便遠行，所以定在上海舉行。曾文伯的病剛好，不宜跋涉不能去，曾太太因此也走不開。所以由錢

姨太太帶了兩個女兒和木蘭夫婦去就親。阿鶯聽見了一定要去賀喜吃喜酒。紅玉也要去。自爹夫婦對於阿飛和紅玉的婚事原已默認，不過因為紅玉善愁多病，身體太弱，有些委決不下，所以沒有公開宣佈，這時聽說他們要同去，也不阻止。於是一行人乘了火車同到上海。吃過喜酒之後，又到杭州去玩。紅玉和木蘭此時很多密談的機會，就將自己的私願盡情告訴了木蘭。木蘭也答應她回北京後向父母通言，早日定親，紅玉聽了很為欣慰。他們在杭州游遍三竹六橋，走過月下老人祠，錢姨太太替麗蓮求了一支籤，籤語四句詩末兩句是：

採得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生亞拿過來讀了一遍說，這完全是僧道騙錢的方法，那可相信。但紅玉爲了好奇，也求了一支籤，末後兩句說：

假作真時真作假，
香風一陣盡成空。

紅玉看過，滿腔不快，繃繃眉尖來斲了。阿飛笑她何必花錢找煩惱。木蘭看見

「鐵窗內『香風一隨盡成空』這句話，又想到了暗香，以爲不要是與她有些關係。這晚上紅玉終是悶悶不樂，旁人雖然勸她，也不能解她的愁悶。她們在杭州時接到立夫一個電報說，已經放假，預備回國，將在上海等候他們。所以第五天早上便回上海會立夫。會面之後，立夫告訴他們許多北京的新聞，是從日本報紙上得到的。說辦子大帥張勳圖復辟，奉宣統爲帝，連頭到尾祇有十天。便被人趕走。現在段將軍和親日派的安福系已經掌握政柄，甚者將軍的軍隊已遷駐天壇等等。好在他們對於政治都不很關心，所以過過也就丟開了。他們趁了火車回北京，順便遊玩泰山，去看日出。那天一共僱了七乘轎子，另外兩個腳夫替他們拿着被窩，以便在山中歇宿之用，他們看過日出，下山的時節，隨路游覽。木蘭和立夫談談說說，很是暢快。她覺得有立夫在旁邊，便能令她分外愉快和高興。

立夫回到北京，莫愁抱着兩歲的孩兒給他看，白白胖胖已十分可愛，他又進去探望姚太太，看見她坐在床中吃水烟，面目很憔悴，神氣也很呆木。據莫愁說，她

母親的喉音始終沒有恢復，病雖已好，但是神智始終不清，吃喝穿衣都要旁人提醒，竟變得和孩子一般。立夫在莫愁的房中看見桌上放着幾本新青年雜誌，好幾本北京大學所出的刊物。和幾本英文書。便說：新青年的內容很精彩，所主張的文學革命很和他的意見相合。莫愁告訴他北京大學校裏邊的情形說，陳獨秀正在領導着推行白話文運動。贊助他的有錢疑古，胡適諸人。和他們對抗者是舊學派，以林琴南、辜鴻銘等爲中堅。兩方爭論辯駁，鬧得很是利害。林琴南下白話文爲拉洋車人的語言。文學革新運動等於雜野獸入於人羣。革新派的人也反唇相譏，罵他們老朽昏庸，不知世務，並發表許多非常激烈的言論。因之使學界和文壇都起了絕大的騷動。校長蔡先生是一位好好先生，他對兩方均不徇袒，一任他們自由爭辯。於是這革新運動便益極一時，由白話和文言的爭戰，逐漸蔓延到禮教和習俗的問題上去。新派中人主張：推翻一切舊式的詩詞，打破貞節觀念，鼓吹嫖娼再嫁，消滅宗嗣制度，打倒孔教，推行新體詩，勸人違行山頹夫入所主持的生育節制，宣傳易卜生王爾

德社威等所主張的自由戀愛，男女同學，自由離婚，禁止纏足，廢除納妾制度，和行倒扶乩。立夫和莫愁對於這事，意見稍有些不同。莫愁是在舊禮教下生長的女子，而且一生舒服安樂，所以很反對破壞舊制。她本來極佩服林琴南的文才，因之和他表同情。立夫則出身貧苦，向來對於舊制度不甚滿意，所以偏向革新。不過他另抱一種極大主義，見解和這時的革新派也有些不同。他對兩方的評論是：舊派缺乏證據，而新派的證據也不見高明，文伯和自安也立於相反的地位，文伯絕端崇拜孔孟，斥新派爲野蠻，罵他們忘八，說他們根本沒有了解孔孟的道理。他尤其憎惡他們在說話的時節夾雜外國字眼。他因爲表示同情起見，特請林琴南到家裏來吃飯。木蘭倒很合意，因爲她也是佩服林先生的。自安則贊成改用白話文，不過反對廢除宗廟制度，也贊成孀婦再嫁。珊瑚在旁開玩笑說：「如有人要我的話，我也可以再去嫁人了」。其實所謂革新，也不過是歷史止的一種演進。今日之所謂新，即是將過去之所謂舊。激烈和新奇，不過是當時人目光中的見解，在後來的人看過去，就平

說無奇，覺得古老。試看光緒末年的康有爲和梁啓超，當時那個不說他們激烈狂妄，但到了後來，大家還嫌他們是帝制派，太沒有民主思想。民國初年的林琴南和嚴復，當時那個不稱讚他們的真輸西學，見解新穎，但這時便已斥他們爲老朽腐敗。再拿陳獨秀來講罷，當時他那趨向共產的言論，使當時的人聽了無不咋舌搖頭。但現在看起來，又何嘗新奇，何嘗怪異啊。這時候的官場甚是混雜，政府裏邊完全由一班一竅不通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上來的武人和一輩自命精通政治學的日本留學生掌着大權，在北京和天津之間跑來跑去，專幹一些攬權納賄，賄博標交的勾當。這班日本留學生都是穿了西裝；留着兩撇仁丹鬍子，很是神氣活現，可惜除了拚命的要錢之外，沒有別的本領；那班武人尤爲可笑，爲了學時髦，也穿上一身西裝，不過因爲搔癢不便當，又要罵西裝討厭。他們也不顧人前背後，覺得頸子裏不舒服，就拿硬領的鈕子解開，讓袖兩邊敞開着。拿了手杖不知用處，就像拎了一串魚肉一般的掛在手指上，他們一大半信孔教，而實在並不了解孔子的道理，有這樣的

信徒，也算孔老先生的晦氣，他們十有九個抽大烟，其中狗肉將軍張宗昌更是當時的怪物。他能抱着一個俄國女子，嘴裏銜着雪茄烟接見外國領事。他滿身的口袋裏邊，沒有一隻不塞滿鈔票。他能同時任命兩個人去做同一個地方的縣知事，等到雙方都接不到任，回來向他請示時，他還說：『這種小小的事情，你們自己講講開豈不了結嗎？』他能強要人家的太太，而拿一個官職給她的丈夫做酬勞。此外還有一位楊將軍也很出奇，有一天深夜進城，看城門的兵士問他口令，他只說了一聲『媽的』，便往裏直衝。從此之後『媽的』二個字便成了軍事長官所專用的口令了。北京如此，各省也自然好不了多少。加以各省督軍沒有一個不注意於奪取地盤，你爭我奪，刀兵四起，鬧到中國全國幾乎沒有一片乾淨的地方。因這種種的腐敗現象，自然使民心大不滿意，偏向改革之途。軍閥中的北洋派這時也因權利問題分裂為兩派，一是安徽派，由段總理為首領。一是代理總統馮國璋所領導的直隸派。張勳的復辟運動失敗，使北京城內多了許多外來的軍隊。姚家的錢媽聽見新到了許多兵士

，便向主人辭職說，要去尋她的兒子。立夫勸她何妨一面做事，一面找尋。她一定不肯，定要出空了身子去細找。給她錢，她也不要，竟飄然而去。莫愁很可憐她的境遇，除了替她貼了許多招貼之外，並且慫恿立夫將這件事做成一篇記事登在新開紙上，希望或者能被她的兒子所聞到而回到北京來和母親會面。

立夫已在北京師範大學得了一個教授的位置，因此結識了許多新時代著作家，於是他也常有論文在報紙上發表，辭氣之間很是激烈，使莫愁提心吊膽地時常睡不着覺。姚家花園裏邊倒因此忽然變為熱鬧，年青一輩的人和著名一時的作家嘗在園裏集會。但有時也夾着幾個老輩如林琴南、傅先生等輩。自安看了很是快樂，也常摻雜在裏邊說笑談天：他這時所牽掛的惟有阿飛娶親一件事。阿飛和紅玉雖未定親，但是已經為大家所默認，不過自安總就心紅玉的身體太弱，深怕她的壽命不長，所以既不宜佈訂婚，也不明白反對，一切聽其自然發展。華嫂子替姚家介紹了一個丫頭，是一個旗人，名叫寶芬。姚家正因錢媽走了，少人做事，就拿她抵了錢媽的缺

，叫她專門侍候姚太太。寶芬長得極其美麗，比紅玉還要勝幾分。自安和莫愁等曾問過她的家世和爲了什麼要出來當丫頭，她對自己的家世講得很含糊，不過說因爲沒法子，所以出來做奴才。紅玉看見她心理很不安，深怕不要被阿飛看上了，以致奪去她的愛人。後來想到自己是她主人家的內姪小姐，而她終是一個用人，或者不致有甚麼意外，方覺釋然，不再放在心上。木蘭回娘家看見了她，也很覺詫異，仔細和她談談，始知她遠通文墨，因之非常喜愛她，硬拿她帶回曾家，叫她陪伴幾時。但過不了幾天，寶芬便極力懇求木蘭放她回姚家去。此事不免使木蘭起了疑心，因爲木蘭已知道寶芬自到了姚家之後，阿飛便時常借着問候母親爲由，到姚太太房裏去和寶芬掛訕。寶芬到了曾家，阿飛便也幾乎天天來探望木蘭，而寶芬又急要回姚家。幾方面參合起來，形跡確有可疑之處了。木蘭帶了寶芬回姚家，就將心裏所懷的疑惑告訴了莫愁，並將紅玉在西湖月下老人祠所求到的籤語講給莫愁聽，並說：「此事不要就應在寶芬身上。莫愁說，她也曾仔細觀察寶芬的行動，覺得她很大

方規矩。對於阿飛並不怎生搭攬，或者不致到這地步。木蘭又問起紅玉，莫愁說她一個月倒有半個月生病，又時常無事哭泣，吃藥也不見好，勸勸她不要思慮過多，也沒有效驗。說着便拉了木蘭同去看望紅玉，看見她正睡在床上，臉上瘦了許多，手腕上骨頭也露了出來。木蘭和莫愁很懇切地勸了她一番，勸她少無謂傷心，勸她少看詩詞，並和她說一定要求父親早日宣佈阿飛和她的訂婚。紅玉聽了很爲感激。木蘭姊妹離了紅玉即去和父親商量此事。自安纔着眉頭回說：「你們怎麼還沒有脫去衝喜的念頭，豈不看見曼娘已受累不淺嗎？且等她好些再說罷。」寶芬相貌長得既好，心性又極伶俐，姚太太雖不能講話而她時常能揣摸到姚太太的心思，要茶要水，要什麼，都不必姚太太指示，她總能先意承旨地奉給姚太太，所以姚太太極寵愛她。自安也因此極看重她。她除了告假回去探望父母之外，從不出去游玩，花園裏也不很常去，無事時總是坐在太太房裏做活計。阿飛去看母親時，總和她談笑。姚太太雖不能用言語表示，但對於他倆的親近好似很樂意。有時阿飛已經立起交要

走，反由太太招呼着多坐一下子。有一次竟被紅玉的丫頭看見阿飛替寶芬擦茶杯，又有一次看見兩人笑着搶一杯茶喝。但丫頭也不敢告訴紅玉。有一天的下午，紅玉覺着身子好了些，想去望望姑丈姑母，並看看阿飛在那裏做什麼。她先到書室裏邊和自安談了幾句天，再出來到花園裏去找阿飛，找了半天，並沒有找到，已經覺得很吃力，便走了回來。走到正屋旁邊時，看見阿飛正轉過牆角走向前來，東張西望，好似在找尋什麼，片刻之間，復又轉身而去。紅玉起了疑心，跟上去隱身在一叢小樹的背後觀望，只看見阿飛和寶芬對面立着，寶芬向阿飛很急忙地說着話，可惜離得太遠，聽不出說些什麼。又見寶芬轉身想走，阿飛攔住了不放的樣子。看得紅玉驚心動魄，一陣傷心，禁不住淚如雨下，跌跌衝衝的退回自己的院子，睡在床上，獨自哭泣。到了夜間，竟吐起血來。第二天早晨，她的丫頭奔去告訴自安和莫愁，還隱隱說出小姐的傷心是因了阿飛和寶芬的緣故。自安和莫愁都去看她，安慰了一番。數天之後，方漸漸好些。立夫的朋友青年着作家巴固有一天借姚家的花園識

請美國人唐納虛女士，並請唐女士所聞名欽佩的辜鴻銘老先生作陪。以便兩人藉此會晤。唐女士是因游歷而來中國，極愛北京的風物，就住了下來。她住着很大的中國式房屋，僱着中國廚師，並請有一位教中國話的先生，所以也能說幾句中國話。在家的時候並且時常穿中國衣服。她人很文雅，因此著作家和藝術家都愛和她往來。她曾在華嫂子的古玩舖內遇到過木蘭和生亞，因而認識起來。她很愛木蘭的天真。她到北京已有一年，但始終沒有和辜老先生會過，所以巴固這次特地借這機會讓兩人見見面。辜老先生也是北京的一位怪名士，他的裝束很古舊，依然寬袍大袖，一派的前清式樣，不知道的人決看不出他精通英文，熟悉洋情。有一次他在影戲院裏看電影，看見影片裏邊一個穿着晚禮服赤着背脊的婦人，他立將起來，大聲向看客說道：『你們看這外國婦人好不奇怪，她的上身，小衣之外不穿大衣服，她的下身，大衣服之內不穿小衣，她是上身沒有大褂，下身沒有褲子的。』看客聽了，哄然大笑。座中有幾個外國人，斥他不應擾亂秩序，叫他不要高聲。他笑嘻嘻地用極

粹純的英語，將以上的話說了一遍，害得外國人也跟着笑起來。他素來看不起那時候的青年，說他們太缺乏舊日的禮貌，不過如有人就教於他，他倒也肯諄諄教導。他這次經巴固的邀請，背來會見唐女士也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很愛看美麗的女子，早聽見人說過姚家姊妹和馮家小姐曼娜等都是北京有名的美人。第二，巴固告訴她說，諸姊妹不但長得好看，而且精於舊學，紅玉並且能夠製作詩詞傳奇，所以他聽了很高興，極願意去見見。紅玉得了邀請非常興奮，決計參加，特地在隔日休養一天，以便次日可以打足精神和客人周旋。當日又特爲遲些起身，臨時理髮搽粉，極意修飾。她的丫頭看了非常快慰，因爲她近來從沒有看見她的小姐如此高興。木蘭曼娜和生亞到了姚家，看見了也覺奇怪。午後巴固素丹同了辜先生先到，大家出去迎接進來，一一見過。辜先生看見曼娜，說她至多只有二十歲。曼娜笑着回說已經三十二歲，辜先生便說，這就是舊式女子的好處，因爲她們是小脚，終日伏處深閨，不受風日的侵蝕，所以能長保容顏不易見老。如若也像現在的女子天天跑出去

拍網球，那是不消三十歲，便已變成老太婆了。說得大家都笑起來。辜先生在高興的時候極喜歡說話，天南地北，無所不說。那天他又談到纏足的問題說：一個女子的婷婷婀娜完全在於身體的姿勢。外國女子的所以要束腰，就在於要使她的臀部凸出，以顯露她的曲線美。不過束腰是有礙於腹內五臟的，而纏足則於體健毫無干係。兩種方法都使一個女子的身體挺直，顯出全身的輪廓，但束腰是將腰部硬行夾起來，不如纏足使臀部自然挺出更不必得美妙。何況女子的腰部是傳種接代的大本營，安得妨礙牠的舒適。所以結論是：女子應該纏足，而不應該束腰。這番議論，曼娜聽了羞得抬不起頭來。紅玉倒不覺怎樣，反而以為很有趣。唐女士來了，由巴固替衆人一一介紹。輪到紅玉，便告訴她，這位就是能做詩的馮小姐。唐女士拉着她的手，說着很勉強的中國話，極表她的欽佩。辜先生用英語告訴她說，方纔正在討論纏足的好處，但給她纏了，恐怕要不表贊成。唐女士回說不必一定贊同，但辜先生的議論她總是極感興趣的。介紹完畢之後，巴固宣佈他和素丹已經訂婚，大家又道

賀一番。衆人先在花園裏邊游玩，東一堆西一簇的各自尋伴談天散步玩了一會，紅玉覺得有些吃力，想去休息一下。阿飛陪着她走到一條小橋旁邊，看見四面沒有人，就問她說，爲什麼前一天晚上他去探望時，不讓他進去？紅玉回言道緣故他自己應該知道，何必要人說。阿飛便說，他實在沒有曉得爲了甚麼，至今猶是瞭然。說了之後，心裏邊頗疑惑不要是那天和寶芬在花園裏的一節事已被紅玉所看見或知道，所以如此恨他，便想將這節事的經過告訴紅玉。可是紅玉不要聽他，叫他快回去陪客人，阿飛無奈轉身而去。不過走的時候，仍叮囑她到吃飯的時候早些出來。晚飯將近的時節，她就向飯廳走去，將到廳門，望見衆人都已在裏邊，阿飛正和唐女士在那裏講話，談論巴固和素丹訂婚的事情，而語音頗低，她便站住了腳將耳朵靠近窗戶，想聽聽阿飛究竟講些什麼。只聽見阿飛說：「男子本來都是如此的。愛上了一個女子，爲了她，便什麼都願意。」又聽見立夫的妹妹環兒接口說：「聽說她早已患了癆病啦。」唐女士不懂什麼是癆病，由阿飛解說就是肺病，她方明瞭。廣

女士便說：「明知她已有病仍舊肯娶她嗎？」阿飛回道：「自然，爲了可憐她起見，當然娶她，她雖是尖利一些，但人很可愛。」紅玉聽到此處，誤會了所說的是她自己，以致又羞又憤，轉身便走，在園裏竟癱化在一張石槿上，許久立不起來。心想照阿飛的話，她倆的嫁娶已是不生問題，不過娶她是爲了可憐她，而並不是真誠愛她，難道阿飛竟已移愛於實芬嗎？這叫她怎生辦法呢？思索了一會，並無主意，看看時候已遲，不得已硬撐起來走進飯廳去入席。吃酒的時候，辜先生又談到自由結婚問題，他說做了一個女子，實在不應該由她自己去挑選追求未來的丈夫，因爲這個辦法使比較好的男子都被臉皮厚的女子搶去，而使生性羞怯的女子落在後面。幽媚貞靜的女子是寧死也不肯自己去追求男子的。紅玉聽了，以爲又在說她，更覺羞急傷心，不覺失了常態，竟舉起杯子來，大聲向阿飛說，要和他對一杯，並且自己先喝，喝不到半杯，咳嗽不止，連血都咳了出來。木蘭等着了，既駭且怪，連忙扶着她回房。到房裏後，她請木蘭等依舊回席陪客，祇留下阿飛，說要和他講一句

話。她向阿飛說：「請你拿心裏的話告訴我。」阿飛說：「妹妹難道還不知我早已拿我的心給了你嗎？」紅玉說：「我祇要你這句話。」阿飛安慰她道：「我們訂婚也快了，還有什麼不放心呢？」說時攙着她到床上去睡，又去喚了她的丫頭來陪她，方回身出去。她見阿飛去後，從新立起身來，在鏡子面前照了一會，叫丫頭仍去侍候客人，丫頭看她神氣很安靜，並無異態，也就去下。一小時之後，客人將散，丫頭又回到紅玉房裏，看見房裏已沒有人，畫眉的筆丟在梳粧台上，以爲她整理好了又出去玩兒，所以也不在心。那知等了半天，也沒有回來，而阿飛和木蘭等倒又來探望，問丫頭紅玉這時怎樣。丫頭回說，還是一小時以前出去的，難道不是和他們在一起嗎。木蘭聽了心裏一跳，一種恐怖忽然襲上來，連忙叫阿飛和衆人拿了燈籠四處找尋。誰知尋遍園子，竟無蹤跡。於是又回到她的房裏搜尋線索，在抽屜裏竟找到一封信，信封上面滿沾着斑斑的血泥痕跡。馮鼻老爺拈過來拆開一看，裏邊信紙上寫着：

孩兒不肯，受養育之恩，而無以爲報，近來噩夢頻仍，自知不永，人誰不死，遲早間耳。何必留戀不去，妨礙別人姻緣，不如早日脫離此世，以清白之身還之父母。孩兒去矣！幸勿過哀姑丈姑母，特如骨肉，再世不忘。惟有圖報於來生而已。薄命女紅玉謹叩。

馮舅老爺一面看信一面流淚。看完了，仍叫家人設法尋覓，連門角落裏都找到，依舊沒有影蹤。就有人想到不要已經投入池中，於是又到池邊去尋。但時在黑夜，池面又闊，那裏去找，祇可等到天明再說。這一晚大家自然都睡不着。到了天剛明亮，馮舅老爺和自安已經起來，再去尋覓，方走到池邊，已看見遠遠地有一個人浮着。連忙叫起男僕，撈將上來，竟然是她。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這時已面目浮腫。肚皮鼓起，令人可怕。馮舅老爺也不管乾濕，抱住了哭個不住。阿飛望了一望，連忙走開，不敢再看。木蘭自然也非常傷心，覺得已應了杭州月下老人祠那句籤語，但不曉得籤詩內所謂一陣香風，究竟指着暗香還是指着寶芬，細細一忖，暗香比阿飛還大着幾歲不很配得上，而寶芬則比阿飛小一歲，正好相配，看上去紅玉的缺

必由寶芬抵補無疑了。姚太太雖然睡在床上口不能言，但耳朵很是清楚，聽見了這件事也非常哀痛。她身體已很衰弱，經此一番變故，更加不能支持，夜裏的惡夢更多，差不多每夜夢見銀屏，以她致非常恐怖，連伯雅都不願意看見。有一天伯雅來請安，剛走進房門，她就驚駭起來，不知不覺之間竟叫道：「你難道也幫着你的媽來向我討命了嗎！」一面叫着，一面趕伯雅出去。莫愁剛在旁邊，起初愕然一驚，後來倒歡喜起來說，母親的喉音不是恢復了嗎！不知姚太太的病從此便一天重一天，後來她自知去死已近，就將兒女一起叫到床前，向他們說，銀屏早已在夢中告訴過她，家裏邊另有一個人死了之後，便要輪到她自己。現在紅玉既死，自然她也不久於人世。她此刻掛心的只有阿飛的婚事。寶芬雖是丫頭，然而相貌既好，性情又貞靜，和阿飛很可相配，並且知道阿飛也很愛她，所以定要自安作成他們，成爲夫婦，以了心願。說過這番話之後，過了兩天她便死了。自安不忍拂她的遺命，便去請華嫂子來請她向寶芬的父母求親，並說明要在姚太太終七之前完婚，以免等待三

年的孝服。寶芬自從確實知道了她已將要做姚家的媳婦，方將自己的實在家世，和到姚家幫傭的目的，盡情告訴了阿飛。原來寶芬的父母本是旗下的大官，自革命事起，他們也當然受了影響，變為貧窮。她的父親有一天買到一部姚家花園舊主家裏的一部書，書中夾着一張紙條，中間詳述咸豐年間英法聯軍焚掠北京和圓明園的事實說，他家因為要離京避難，所以將一切金銀珠寶埋藏在園裏邊花房前面的石板底下。寶芬的父親看見這紀錄，心裏起了一條奢望，所以特地運動了華嫂子，拿自己的女兒荐到姚家做丫頭，命她留意找尋這埋藏寶物的地點，以便設法去掘取。寶芬到了姚家之後，也曾去踏看過幾次，但覺得花園現已屬於他人，即使知道了所在，也無法去取，所以也就不甚起勁。並且姚家待她甚好，而阿飛又和她親熱，年紀相仿的青年男女，常在一起，那得不發生感情，因之對於掘藏這件事更為冷淡。那一次被紅玉看見她和阿飛在園裏講話，實在就是她正在那裏踏看寶藏的地位，在那幾方石板上來回細察，恰被阿飛看見，走過去問她為什麼在那裏出神，她支吾了幾句

，便想回房，阿飛不讓她走，那樣一樁事。後來她回家的時節，已向她父親說明這事沒有把握。但她父親仍不死心，依舊叫她留心尋機會，她也無非含糊答應。等到華嫂子前去求親，她父親想想掘藏還是沒有把握的事，而女兒能嫁給一位富家子倒是現成的福氣，所以一口應允。隨即過禮下定。寶芬於定親之後，便將這節事和盤告訴了阿飛。阿飛倒很信爲真實，叫了幾個家人，拿那地方的幾方石板一起掘了起來，居然在當中一塊的下面發現了兩個鏰子，可惜多已空了，顯見已被先下手的將寶物取去。不過還算運氣，在鏰子的旁邊拾到五粒大珠，大概是上次掘藏的人匆忙中所掉下的。阿飛和寶芬以爲一番手脚總算沒有白費，也就很爲滿意，走去告訴自安。自安也無非笑笑說，他們沒有這大的福氣去享受這寶藏。自安從太太死後，已定了主意，命阿飛和寶芬在結婚之後就到英國去留學。對於自己的行止，也另有一番打算，所以在他行草草結婚之後，便擇了一天叫齊了兒女親人，向他們說：太太已死，兒女婚嫁都已完畢，向平之願已了，所以他在阿飛夫婦動身之後，也就要出

寒雲遊。衆人勸了，自然苦苦勸他不要去，但他絲毫不爲所動，反說他早已存下這心，不過一向因名務纏繞，不便撇下了就走。現在諸事既了，不走何待。況且將來依舊打回來的，不過加出一大筆門一般，大家何必過於著急。就將家事進行，排一番。現銀劃出三萬元，分給珊瑚木蘭和莫愁每人一萬。其餘的財產，歸阿飛和伯雅承受。阿飛在英國的時候，一切事務由木蘭姊妹出面代表。伯雅在未成以前，由珊瑚監護。木蘭不要現錢而要一所杭州舖子，以便將來如到杭州，也可以日子。自安也依了她，改回現款，拿杭州一所茶莊舖子贈給了她。莫愁嫁的時候原已由自安給她一所蘇州的舖子做賠嫁，因此姊妹二人在蘇杭有了一所舖子。自安在阿飛夫婦歸身之後竟改換了道家裝束，然而去，不知所往。

第 三 集

秋
日
之
歌

Therefore all things are one. What we love is the mystery of life. What we hate is corruption in death. But the corruptible in its turn becomes mysterious life, and this mysterious life once more becomes corruptible.

From "The Northern Travels of

Knowledge,, by Cung-tse

故萬物一也，

是其所美者爲神奇，

其所惡者爲臭腐，

臭腐化爲神奇，

神奇復化爲臭腐。

莊子：子北遊

秋日之歌

他在紅軍未死的前幾天，姚家接到一封從安慶寄來的書信。拆開一看，端端正正的絲楷體，跡尚秀非凡。下面署名錢山。信裏邊說他就是錢西的兒子，因為從報紙上看見章益美所看的那篇錢媽尋子記，所以寫信來的。另外附着一封給他母親的長函，詳述他被軍隊拉去以後的經過，怎樣跟督軍隊走了許多路，怎樣逃出來僱工為活。現在他在安慶當十名警察，每月祇有八塊錢的薪金，如他母親在姚家的話，請姚家筆書封信讀給他母親聽。並說本想立刻到北京來和母親會面，但是因為沒有盤費，所以暫時不能動身。立夫和莫然等着了都很感動，立刻電匯了四十塊錢給他做川資。於是錢山就在姚家辦理太太的喪事的當兒到了北京。他是一個高大漢子，臉色很黑，顯示他的受盡風霜。但長談心很文雅，絕不像個粗人。到了姚家聽說他的母親已葬，非常懊喪。莫然拿錢媽所留下的一包衣服給他，使他念抑傷感，就想立

刻出這塊錢。謝安這錢不趁她取酒錢，而且佳下了再說。照立夫的意思，想叫他當個書寫，替他抄稿件，俱錢山一定不肯，說他是粗人，情願當一個守衛。立夫也就依了他，不過他在空閒的時候，也做抄寫文字的工作。隔着幾天總到各處街上去閒走，找尋他的母親。

暗香在會家雖是一個丫頭，但因不離不節和她同過，所以木蘭很看得起她，差不多拿她當自己的妹妹看待。有一天她跟着木蘭到城南游藝場去游玩，路上經過一條小石橋，橋下是一家人家，門口貼着「許寓」二個字。暗香自到會家，由於木蘭的教導，也已認識幾個字，此刻看見了這地方的橋子，和許寓的門條，她忽然之間記憶了她幼時的經過，得刺激地告訴木蘭說：這裏一定是她的家裏，門前的淺水小橋，是她幼時戲玩耍的地方，決不會錯的。木蘭便領了她去打門，由一個年輕的僕來開門詢問。木蘭回說，要見許老先生，他回進去通報之後，即出來一位鬚髮皆白的老者，和木蘭暗香互相問答了一會，那知竟是暗香的父親。於是父女

相抱大哭。暗香問起家裏邊的情形，她的父親告訴她說，母親早已故世，哥哥已娶了親。這天木蘭就叫暗香住在她自己的家裏，並說多住幾天也不妨。但不到十天，她已回來。告誦木蘭說，嫂嫂不但賢慧，看見忽然來了一個姑娘，深怕將來出嫁的時候要耗費家當，極不滿意。一時常向暗香扮嘴臉，以攻暗香受不住，不願意多耽擱。這暗香早已聽厭了。山西礦裏的職務，另在北京水利會裏得了一個位置。他已經素裝不睦，所以在家之時總是在弟弟生亞那邊談笑的時候爲多。因爲時常看見暗香，竟漸漸地注意起來。木蘭在旁自然覺得，心想暗香也是好人家出身，相貌雖然不能說十分美艷，但也五官清秀，並不討厭。而性情極是柔順和婉，如若綺羅亞做姨太太，處處多很相宜，因暗香先云探探婆婆的意思。婆婆太極了，以前缺少思量，將婆婆娶進了門，使綺羅亞很受其累，心裏原很過意不去，覺得對不住自己的兒子。現在聽木蘭說起此事，言下即很爲贊成。木蘭得了婆婆的同意，便定了主意。但籌劃會和綺羅亞說破。不料正在這拜節，她忽然發現暗香態度有些改常，覺得她每每張

蘭香不安的樣子。木蘭起了疑心，有一天夜裏乘着大家已睡，她叫過暗香，問她緣故。暗香把初祇渠流淚歎氣，不肯直說。木蘭就問她，是不是經盟有了什麼事。暗香握着筆手捧住了臉，很羞愧的問道：「奶奶，教教我罷！我實在不敢拒絕他。」款蘭問：「那末他答應娶你嗎？」暗香道：「他說和二奶奶已經恩斷義絕，如我憶願的話，他一定娶我。」木蘭便安慰她，叫她不要耽憂，並告訴她此輩原已和太太等商量過，大概沒有問題的。

懷玉也因袁世凱之死，失去了山西的位。回京後又拍上了交通總長曹汝霖的馬屁，在部裏得到重一個參事的差使。但是他並不知足，繼以為這實際權力的握在武大爺裏，總要居安思危，方能有所以自衛。他和袁世凱暗地計議好了，去算計駐在大學的吳將軍。他故意帶了幾個兵去見吳將軍，故意說爲他和吳將軍冤屈。禁不在焉爲軍中身子，吳將軍早已有了圈套。自此以後，袁世凱和吳將軍同坐在汽車裏照臨過市，常常在吳將軍的衙門裏遊玩宿，鬧得無人不知，曉得吳

佈，都說懷王已拿自己的太太送給吳將軍了。這時正是學生運動最熾盛時代。政府裏邊自從文福系掌權之後，短短的兩年，已爲了中國歷史中政治最黑暗的一頁，所謂西原借款，就是這時節所成立。拿來的錢，非其飽私囊，於國家一些也沒有益處。政府反而窮得利害，各機關的新舊學校和駐外使領館經費都成年的欠着。但是充克諸公，倒無不財源茂盛，黃金鈔票，大批的拿進來。因此便激起了青年學生的憤怒。他們早已受了文學改革的洗禮，對於現狀深覺不滿。再有見當時的政府如此腐敗，益發使他們熱血沸騰，躍躍欲試。正候着女福系得了日本人的好處，答應拿山東省的一切權利連青島一起讓給日本。在民國八年的五月三日，報紙登出中國政府電令駐凡爾賽的代表在和會席上承認日本要求的消息，使他們益覺迫不可待，乃定於五月七日作一次遊行大示威運動。後來因爲他們當中的一個中堅份子錢女士被政府拘捕，於是提前於五月四日舉行。那天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十四個學校裏邊的數千個學生循着旗幟，叫着「打倒賣國賊」，歸還山東省的口號，在天安門前聚集。

，然後向各處街道遊行。他們原想穿過使館保護界來交后巷的，但是公使團不肯讓他們經過，祇好作罷。憤無可洩，便將一腔怒氣都發作在曹汝霖、張宗祥、陸宗輿與三個安福系主要人物的身上。他們衝到曹氏住宅的門前，曹氏正和駐日公使張宗祥在裏邊開秘密會議，聽見信息不好，就命人鎖上大門，但是忘了開後門，以致仍被學生們跑了進去。曹汝霖已乘機躲過，晦氣了張宗祥，被他們抓住，痛打了一頓，臨走時並將曹宅一火焚燬。這天學生們總算完全勝利，不過散隊之後，仍被政府拘捕了三十二名。幸虧傅先生那時正任教育總長，由他聯合了十四校的校長，向政府去就理刃爭，方將他們釋放出來。這次的學生運動蔓延得很快，不久便已遍及全國，連各處的外國界也受了同化，聯合起來，用罷市的手段向政府示威。於是曹汝霖、陸宗輿和駐巴黎的和會中國代表在六月十日一概被政府免職。懷玉在事後至六國飯店去探望曹汝霖，得知他們將要暫時避到天津的日本租界裏去。他默付了一番，便也帶了鴛鴦動身赴津，去進行他自己的事業。素雲也跟着他們同去。經詢問曉三幹什麼

「她回說：不用你管。素雲走後，她與其姊妹黛雲來探望木蘭。這時黛雲是和父母另居北京，因為牛思道自從那年革職避海之後，過了幾年，忽和太太不睦，便獨自帶了大部份的家財，和黛雲回到北京，找着了她的母親一同居住。黛雲告訴木蘭，學生示威那天，懷玉怎樣的害怕。因為黛雲也是參加的份子，所以狠狠的罵她，黛雲不服，竟大鬧了一次。又說起鴛鴦和吳將軍的醜事。黛雲說：『他們罵我是共產黨，其實他們實行共產制度，方是真正的共產黨呢。黨黨太不要臉，有人提起這事時，她非但不害羞，反說，男女公開交際，有什麼奇怪。人家千方百計要想用吳將軍的馬屁，還拍不上呢。』據她所說，懷玉時常帶了鴛鴦到吳將軍的住宅裏去吃飯。吃完之後故意讓她留在那裏打牌過夜，一留便是七八天，懷玉問也不去問。木蘭問她素雲是否也有份？她回說那倒不知道。這番說話聽得木蘭心裏暗笑，以為懷玉素雲是那樣的腐敗，而黛雲又這樣的文明激烈。同一個父親何以會生出氣性情絲毫相反的兒女來。五四運動是許多學生運動的起點。年老的人罵學生們不知道念

書，而祇知道胡叫。學生們則斥年老的人爲思想腐敗，不配攝政。其實呢，這叫正在新舊交替之際，舊的已經折倒，而新的還沒有樹立，以致雙方都弄得沒有立足的根基。直到國民黨用有系統的方法，將這種愛國熱忱加以組織，方始於民國十六年推翻了北京政府，而成立了真正的新制度。但書中的人當中，很有幾個因這次的運動而完全變換了生活和環境。

木蘭當然拿懷玉的事情說給立夫和莫慈聽。莫雲常到姚家去玩，也告訴他們不少的新聞，使立夫聽了非常詫異，以爲聞所未聞。莫雲說何不記下來登在報紙上去。立夫很以爲然，就要動筆。木蘭和莫慈明知這是要招人怨恨的，力勸他不必多此一舉。木蘭說贈妾的事情，從古有之，那位因有功中法文化事業而得到法國勳章的某要人，也曾送過一個姨太太給袁世凱，何必視作新奇。立夫說，那是另外買了一個女子送人，而並不是拿自己的小老婆送人，當然不能同日而語。莫慈也極力勸阻，但始終不肯聽，後來總算變通辦法，由立夫化名發表，有關係的人名也都隱去，

將鴛鴦改作燕燕，懷玉改爲卞寶。寫好之後，由錢山際清。就送到報館裏去刊了出來。閱報的人一看便已了然，知道這是將的牛懷玉和鴛鴦，於是傳遍一時，茶樓酒館之中，都拿這件事當笑話講。鴛鴦有口氣極了，拿了報紙去告訴吳將軍。吳將軍倒不怎樣，反而因爲這是一樁醜聞，以名將風流自許，頗爲得意。懷玉當然異常羞憤，但明知如若公然向報館交涉，就等於自認爲事中人。置之不問又覺實在氣不過，就寫了一封信給他北京的一位朋友，託他去究此事，並要求報館更正道歉。他的朋友明知報館決不肯認錯，所以也不認真辦理，不過向報館探聽這樁紀事的著者究竟是何人。報館裏的總編輯是立夫的朋友，和傅先生也很好。傅先生這時雖然已經辭職，但勢力依然存在，報館總編輯有他做後台，自然態度很強硬，當即回報那人說，著者的真名字不能發表，牛懷玉如若情願自認是卞寶，叫他儘可以拿錢讓名譽的罪名控訴報館。因此那人也不得不領而去。懷玉頗疑心，雲在這件事情中必也有份，直到許多時候之後，方從朋友那裏聽到這是孔立夫的手筆，於是兩方的仇恨又

深了一層。懷玉決計要尋覓機會報復。這時候北京的通訊社多得竟如雨後春筍，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掛上一塊牌子，就可成立發稿，向政府和各省軍那裏拿些津貼。此外就是無中生有向各方面恐嚇詐財，連妓女戲子那裏都不肯放過，正所謂無孔不入，中間有一家是反對安福系的機關，看見立夫那篇記事之後，也照樣做了一篇，當事人完全用的真名字。不過因和吳將軍另有關係，所以沒有把他的名字刊出來，而代之以某將軍三字。當中並有牽連雲雲的地方。這篇稿子北京各報刊載的很多，連吳將軍也動怒起來。他和段執政異派，不便直接請求取締，就寫了封信給京師警廳吳廳長，請他封閉這家通訊社。吳廳長也是安福份子，自然照辦，立刻派人將那通訊社封禁。但這有什麼用處呢，不到三天這通訊社的創辦人早已另在一個地方換上一塊招牌，照常去進行他的工作了。而經此一鬧，反而得遍國皆知。這件事情發生，素雲所受的直接影響最大。據雲所告訴經亞等的話，牛思道從報紙看見這段記載，氣得手足冰冷，將懷玉母子一連罵了幾天。經亞自然也不勝憤慨。

，定要和素雲斷絕關係。生亞說：「但這事須得父親的許可，父親正在生病，所以我們也沒有敢拿這樁事告訴他，以免增加他的病。他如果知道了，不知道要怎樣的生氣呢！」經亞道：「事情的關係很大，也顧不得許多，何況遲早終要發作，還是早些解決爲妙。我若不和素雲脫離，那有面目再出去見人。我已決定休了素雲，喪暗香做大太太」。他們先和曾太太商量，曾太太也覺得這是保全家聲的唯一辦法，面對於暗香因已知道她也是好人家出身，所以更深爲合意。於是一起去見文伯，將這件事儘從頭仔細告訴了他。氣得文伯半天說不出話，立刻帶經帶拿過紙筆，親自起一個和牛素雲脫離一切關係的聲明稿，叫人送到報館去刊登。又寫了一封信給親家牛思道，說明不能不出此一舉的理由。寫完之後，又叫過經亞說：「以前大意了些，以致失禮娶了素雲進來，害得你受了许多痛苦和羞辱。一次已錯，不可再蹈覆轍，你把暗香叫來，讓我仔細看看」。暗香進來之後，文伯向她問了幾句話，很爲滿意，就一切答應。大家一向暗香道喜，羞得暗香逃了出去。從此經亞也得了安慰。

，再不見他眉眉感額了。脫離聲明在報紙刊出之後，文伯接到牛思近一封回信，中間的語氣很和平，自認素雲的不是，不過說這種事儘可私下和解，何必鬧到報紙上去。懷玉也從天津寫了一封給文伯辯論的信，並附了一張天津報紙，上面刊着一段他替素雲的辯白說，曾家並非因為她多年不生育，特意造出種種謠言毀謗她等語。文伯看了丟在一旁，不去睬他。素雲自和曾家脫離之後，就和老探混在一起，但始終沒有嫁他。懷玉則因吳將軍調任東三省，就帶了幾錢跟着出關，直到民國十三年始回北京。所以兩市暫時平靜，沒有事故。不，文伯這番緣故，病體漸漸沉重，終來自知不起，就合羅亞和暗香趕緊結婚。因為是病故，而且家主又在病中，所以一切從簡。辦完喪事之後，文伯母親過金家兒女眷屬，向他們說，自知不久入世，趁著沒有斷氣，要向他們說幾句話。吩咐他們以後必須勤儉持家，萬不可趨於奢侈。兄弟加裡彼此和睦，不可發生意見。對於家人僕婦，要和平寬厚，不可苛刻。木蘭一向能幹，須出力管家。羅蓮未嫁，雖說時勢所趨，男女婚姻可以自由，但擇

人之際，也要自己留心，不要上他人的當。並說他自己做了幾十年的官，從來沒有貪非份之財，官雖做得很大，也不過從俸銀上積到十萬家私，可告無罪於祖宗。說到這裏時已經氣促音顫。姨太太桂花替他在胸口撫摩了好半歇，他又掙扎着說，所遺憾的就是娶了媳婦已經多年，依然只有兩個孩子。姨太太連忙附着他的耳朵，告訴他偕香已經有喜。他聽了，便含笑而終。偕香結婚後七個月，即生了一個兒子。同年木蘭又生了一個女兒。

姚家花園自從太太故世，自安出家雲游，莫愁等居喪之後，漸漸冷落下來。立夫在家無事，以著作爲消遣，他的議論大都以科學和道教爲中心。他著了一篇關於生物的論文，題目是「草木的感覺能力」。據他的理論，不但禽獸，就是草木也有感覺。他又推廣語言二字的解說，說語言不過是發揮情感，所以相信花笑木愁，實有其事。他對於科學的見解愈深，對於現實政治的不滿也愈加顯露，於是時常發出激刺的言論。政府的不當。黛雲常到姚家，立夫學校裏邊也有幾個志同道合

合的同事常來談論，因此姚家花園裏邊又集了一個小小的團體。這次的聚會，份子當中主張激烈的居其多數，言論自然也趨於急進。環兒起初因為錢山常以下人自居，對她很是冷淡，心裏極不高興，常常和他反對，借著題目和他劇烈辯論。有一天她問錢山爲什麼這樣沉默？錢山回說，地位使然，不能不自己抑制。環兒聽了此言，方知所以，從此改了態度，待他極爲親厚。錢山不是笨人，焉有着不出的道理，不過終以爲有主僕之分，仍然不敢胡亂妄想。有一次大家談到婚姻事件，環兒就說，婚姻原以愛情爲主，用不着什麼婚書禮，這些無非祇是打官司用的材料罷了。立夫很贊成此意說，古人就有抱這種見解的，例如揚州著名畫師鄭板橋，就是這當中的一個。據說鄭板橋有一天飯後帶了他的女兒到外邊去散步，走到一個朋友家的門口時，就領了女兒走進去，向女兒說，這就是你的婆家，你好好的住下和你的翁姑丈夫過日子去罷。說完，他就走了。錢雲也說婚禮是封建餘毒，現在原已用不着牠。過了幾時，在某天的下午，立夫忽然說天氣很好，要環兒和錢山陪了他同到西

山去游玩，到了那邊之後，先游覽山景，走了一會，走到一條小徑，四面多是松樹。立夫停了步，向錢山環兒說：「今天你們倆就以成爲夫婦，一切的煩文禮節都可以捐除，天地草木和我就是結婚的證人，你們快到樹林深處去抱着接個吻，就能知道這是最榮譽的夫婦結合禮。我並且已經替你們在廟裏賃好一間今晚住宿的房間了。」環兒出其不意一時倒沒了主意，祇說：「母親要說嗎？」立夫道：「你不是自己說過婚禮是用不着的嗎？」說着也不由他們不允，將他們的兩手互握起來，叫他們快去依着行事。錢山喜出望外，不知不覺地攙了環兒向前走去，果然在樹林裏邊環抱着接了一個番密的吻。等到回出樹林時，立夫已經不在那裏。他倆便在廟裏度那新婚之夜。這件事立夫事前已告訴過莫愁，不過母親那裏直到當天回家方始說破。他母親見事已成就，也便沒有話說。次日早晨新夫婦相偕回家，立夫等早已等在門口。放着爆竹迎接他倆。環兒有些靦腆，錢山只是張着嘴嘻笑。立夫引了他倆進去拜見母親，他的母親別的不說什麼，只叫立夫快去買些紅綠綢子，掛在他倆的

臥室裏邊。立夫笑着應了。他家的男女用人看見此事，自然當作新聞，逢人便講，以致不久就傳遍了北京。錢山是錢媽的兒子，也同時爲大家所知曉，而立夫也因此被人坐實是一個共產黨。莫愁目擊立夫這種舉動，心裏很是擔憂，不得已只好勸誘立夫致力於研究科學，以減少他對於政治的活動。因此特地替他買了許多科學參考書，和試驗用的器械。不久莫愁又生了一個兒子，但她依舊用了全副精神注意在立夫身上。她吩咐一班用人在立夫研究學問的時候，不許到他的書室裏邊去，以免分了他的心。每日十一點，她必親自送一杯牛奶和些餅乾給他。夜裏雖然遲了，她也必睡在牀上醒着等候，希望他從此專心學問，不至於闖出禍來。

阿飛在英國畢業之後，又在巴黎住了一年，讓寶芬去學油畫。直到民國十三年秋天，始回到中國。有一天他和立夫談天時，要立夫告訴他這時戰事的情形，立夫說，這當中各派紛歧，錯綜複雜，也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大致說起來，最初是甲派和乙派聯合了打倒丙派。丙派失敗，甲乙兩派即自相爭鬥，同時乙派裏邊又

化出一個丁派，現在丁派和甲派聯合了攻打乙派，並有丙派從旁相助，所以這一次大概是丁派獲勝。但不久甲派恐怕又要捐棄前嫌和乙派重新聯合起來，去打倒丙派了。因此安福系也去而復返，基督將軍又到北京。與大帥前有奉軍，後有基督將軍，已經兩面受敵了。自從立夫說了這番情形，不久之後，直派失敗，奉軍重新回進關來。狗肉將軍張宗昌做了山東督軍，手創國民黨的孫中山先生，也於這年的冬天到了北京。人民尤其是學校教員和學生，非常熱烈地歡迎他。可惜他在北京不多時，即患病去世。出殯那天，街旁觀看的人，十有九個流淚歎息。政府中人看見他如此的深得人心，徂爲驚怕。立夫也受到感動，便加入了國民黨。接着便是上海的五卅案件發生。有幾個在馬路上示威的國民黨員被巡捕開槍擊斃，於是各處又被激動，北京的學生更爲激昂，所有學校一齊停課，每天開會討論。並在各處街上喊口號游行。立夫的研究室也幾乎變了宣傳機關，一切試驗器械和書籍都已堆在一旁，桌上已另放着許多寫宣傳文字的紙張。錢山和環兒每天到街上去演講。這次連

莫愁也受了激動，並不阻止他們。木蘭也常來替他們寫宣傳品。這時北京大學校裏邊的人又分爲兩派：一派就是原先主張文化改革的激烈份子，但銳氣已衰，很反對學生的瞻顧而從事於政治活動。另一派就是新興的急進份子。第一派當中以英美留學生居其多數。其中有一個在他們所辦的雜誌裏發表意見說，學生都不過是五分鐘的熱度，貼過幾張傳單，喊過幾聲口號，便已洩盡熱忱，自稱已經盡了天職。又有一個說，向一百個洋車夫宣傳，還不如向一個坐洋車的人宣傳。立夫看見氣極了，立刻寫了一篇反駁的文字，用很激烈的語氣攻擊他們。同時又聽見朋友告訴他那一派當中有一個人特意在天津報紙上登載了一篇攻擊安瀟系的文字，就因此由安瀟系給了他一個很好的位置。立夫愈加看不起他們，於是又做了一篇文章，即以『賣娼式的記者』爲題，將那人罵得體無完膚。莫愁勸他說公開罵人已經不很妥當，何況又是指名辱罵，豈不招人怨恨。立夫說，不罵幾句，心裏的氣那裏平得下去。因爲這事，夫婦倆很爭論了一番。

木蘭的大女兒阿曼生得極伶俐聰明，這時也在學校讀書。學生爲了五卅案游行演講的時候，阿曼和曼娜因孩子阿順都去參加黨所領導的化粧演講。阿曼並且主張哭泣的時節應該真哭。人家問她一時掉不下淚來，如何辦法？她說，你不會拿塊畫擦一下眼睛嗎？說得聽的人都笑起來了。木蘭見她如此靈敏，很爲得意。政府對於學生運動，漸漸覺得討厭，視爲擾亂秩序，因此已有在遊行示威的時節，屢次拘捕參加的學生和工人的事情發生。這年十一月中又有一次範圍極大的遊行示威，參加的人有數千之多，要求安福系立刻送出政府，和依照國民黨的主張，召開國民大會。他們甚至搗毀王克敏和梁鴻志的住宅。他們有基督將軍做後臺，所以敢如此大膽地做去。次年的三月，大沽又發生了一次國際交涉。日本軍艦在那裏和基督將軍的部下互相開砲轟擊。馮氏的部下因防奉天海軍從大沽口來襲，所以在口子外面安了幾個水雷。日本軍艦因此向大沽砲臺開了幾砲，砲臺便也回砲轟擊。於是駐京的外交團就向北京政府提出哀的美頓書，限於四十四小時內取消大沽口的封鎖。日本

並要求道歉，斥革砲兵司令。和賠償損失五萬元。三月十七日段執政的衛隊和民衆請願代表發生衝突，衛隊開鎗，打傷了幾個代表，民衆更加激昂，於次日再舉行一次前所未有的盛大遊行，參加的學生工人和商界，手裏都拿着白布旗子，上面寫着各種口號，要求政府對外交團採取堅決的立場，不可讓步。有幾個國民黨員並且立在高臺上公開演講。阿曼吃了早飯，照常到校裏去讀書。過了一會打電話告訴木蘭說，她校裏邊的學生全體要去參加遊行，吃飯時節也許要遲一些回家。木蘭因為這一陣子學生遊行很是尋常，所以不甚在心，祇叫她千萬自己小心。十二點半的時節，木蘭又接到立夫的電話，來問阿曼是不是也參加遊行？本朝回：是的，並問有沒有什麼事。立夫好似遲疑了一下方回道：『沒有事』，電話便掛上了。立夫因從朋友那裏忽然得到一個重要消息說，段政府這次已決計預備下辣手，將這班示威的人懲治一下子，而且有人看見已經有許多個攜着槍械的衛隊在國務院辦公處等待示威的人，所以特地打電話問木蘭，現在一聽阿曼已經去了，他就拉了錢山趕緊出門，

自己坐了一輛洋車，錢山騎了腳踏車，向天安門飛馳而去。想去設法叫回阿曼。到了那邊一看，纔知道會議已畢，游行隊已循了崇文門大街向國務院進發，那時街上擁擠不堪，車子已不能通行，立夫便步行向前。跑到國務院門首，正想從人叢中擠進去時，已聽見裏邊排槍的聲音，即見請願的人如潮水一般，向後退出來，飛奔逃走，又被預伏在大門兩邊的衛隊將他們槍刺柄擊，霎時節打傷了好幾十個。另有幾個衛隊，拿了鐵鍊，在人叢中亂抽亂趕。立夫的腳踝上也被帶着一下，頓時痛入心肺，幾乎跌倒。不得已祇可癢着一隻腳，勉強往後逃走，看見洋車就坐了一輛，回到家中。錢山比立夫先到國務院門前，但也擠不進去，他聽見人說阿曼校裏的學生最矮小所以在最前列，心裏已很着急，待後聽到槍聲，知道不妙，便跳上腳踏車趕回去報告木蘭。幸而路甚近，片刻即到。木蘭正在喂小女兒阿美吃飯，聽見此信，拉了牛亞往外便跑，坐着洋車趕到國務院門前，祇看見靜悄悄地並無一人，兩旁店鋪多已閉市，門外遠遠地躺着一堆死屍，約有四五十具。木蘭和牛亞專揀穿女孩子衣服

的查看，居然沒有阿曼在內；心裏略略寬了一些。不料再走過去時，又看見赫然兩口棺木，放在牆邊。木蘭走近時，已經看清楚，一口當中正是阿曼。木蘭不顧血污，跑上去抱住了她，大哭起來。生亞過來仔細一看，始知她頸子裏中了一槍，所以立刻斃命。他們搬了阿曼的屍身回家，木蘭已知醉如癡，不言不語，竟似失去了知覺一般。莫愁環兒和珊瑚也趕來唁慰，祇有立夫因腳踝受傷，睡在床上不能來。政府這次的屠殺無辜民衆，引起了全國的痛恨和憤怒，於是在三十三天之後，段政府被迫下臺，安福系人員都逃往天津，避居日本租界，再不料他們在民國二十六年中又由日本人武裝保護齊回到北京了。木蘭自從阿曼慘死，性情驟然更改，變為沉默寡言，絕少笑容。她又病了一次，半個多月方漸漸好起來。立夫在腳上傷愈後，即來探望木蘭，告訴她說，那國立學校的校長當中有幾個如何可惡，不肯替學生出頭，所以他已做了一篇文章痛罵他們。木蘭怪他何必又去招怨，立夫說不罵他們幾句，實在耐不住。木蘭病好之後，常和生亞表示不願再居北京，而要遷到一處比較安

就和平的地方。生亞回她說母親在堂，恐怕一時不能辦到，木園也就無言，暫且忍耐。

這時候北京漸漸趨於混亂，奉直聯軍逐漸逼近。馮軍雖尙駐在京中，而脚地已經動搖，並且安福系也在暗中聯絡奉軍想拿他驅逐出去，不幸被他發覺，就帶兵團因執政府，安福系都避到使館界裏邊。後來奉軍愈逼愈近，他因不願蹂躪地方，所以自動退出，於是安福系又漸漸出頭。可惜他們的得意祇是暫時的，因為直軍領袖吳佩孚忽然來了一個電報，要求將安福系人物一起扣留，段執政須加嚴密的監視。安福系心尙不死，又想去和奉軍勾結，即派了代表到天津去迎接張少帥，但被拒不見。安福系至此方知無望，不得已已在四月二十日辭職下臺。狗肉將軍張宗昌的軍隊在四月十八日已經開進北京，他們帶來許多不值錢的軍用票，在市場上強迫行使。常常拿出一張十元的軍用票去買五分錢一包香烟，而硬叫鋪子裏找他現洋九元九角五分。弄得舉市搖頭，民怨沸騰。但是沒有人敢說話，祇好關了大門，停止營業，狗

肉將軍的外號叫三不知，就是：第一，他自己不知道部下有多少軍隊。第二，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第三，他不知道自己的姨太太究竟有幾個。他生性異常野蠻，而頭腦又異常簡單，罵人是他的口頭談，別人對他講話，稍爲文雅一些，他就罵：「媽的，你講些什麼，咱們不懂」。他極歡喜打麻將，但和他同打的規則是祇許他一個人贏。他如單吊一索麻將，而別人打一張一餅時，他就攤下牌叫和，說這叫做雀吃餅。不過他對於他的母親倒頗爲孝順。他這次到北京，自說是來剿滅共產黨，但他並不知道社會共產黨這個名辭，他祇曉得共產是共妻的人。據他的意見，產不能共，妻則不妨共。我的東西，當然不能算是你的，但如若你力量奪過去時，那末也不妨就算是你的。不過對於女子應當公用，一個男子既可以和許多個妻妾同睡在一起，那末自己的妻妾當然也可以和別人去睡覺。照他的話，他自己倒不免有些共產嫌疑罷。但他是來剿滅共產黨的，他所以恨他們者，因爲他們不服政府的命令和不知孝順母親。他又反對好好人家的女孩子上公園，他說，一進公園，必成「壞

質』，也反對女子剪髮，說剪髮就是共產。他除滅共之外，還要維持道德，和恢復尊孔。他進了北京，就將段政府所任命的警察廳廳長免職，另委他部下一個姓李的去繼任。這人腦筋極頑固，他所用的滅共方法是殺雞給猴子看的手段。其時國民黨員大都已經離京南下，祇有邵飄萍和一個姓林的依舊沒有走，並且仍在報紙上議論政府的不當，因此就被視作共產黨，而被拘去槍斃。謠言並說還有大批的急進派教授和著作家，將要受到同樣的命運。有一天黛雲急匆匆地跑去報告莫愁和立夫說，她的朋友看見政府裏邊所開的一張共產黨名單，上面有五十二名，得信的人大半已經逃走。單上並沒有立夫的名字，但她確知她的哥哥懷玉已跟着奉軍回來，叫立夫要留心一些。莫愁聽了極其擔憂，連忙到書室裏邊細細檢了一番，將涉有嫌疑的書籍和紙張一概取出燒毀。檢視的時節，看見一篇論文，題目是『宗嗣制度應該維持』，想了一想，便依舊放在抽屜裏邊。又將以前堆在一旁的科學器械和考試書理了出來，依舊放回桌上，收拾得一無痕跡，方始放心。這時她已懷孕六個月，收拾了

一黃昏，已經吃力異常。第二天早晨木蘭和生亞也來和莫德立夫討論這件事。將近午時，錢山現着驚惶的神氣，奔進來說：「警察來了」。木蘭姊妹聽了，頓時臉上失色。還想問時，四個警察已走到裏邊說，奉命來拘捕孔立夫。錢山問他們犯的是什麼罪名。回說：除了共產還有什麼。並說是有人告發的。說完，就帶住了立夫，由兩個警察押着先去，其餘的到書室裏邊仔細搜檢一下，將抽屜內有字的紙張一起拿去。這時屋裏很亂，木蘭因刺激過度而暈去，孔太太和環兒正拿了冷手巾替她揩擦額額。阿飛寶芬和馮太太等都在那裏看視。莫德知道事情很為緊急，所以極力地鎮靜着，命錢山趕緊去請傅先生來商量。寶芬說，她的父親和這時的維持會會長王士珍認識，也可以託他想法子。王士珍是前清時代一個武官，年紀已經八十歲，因為這次戰事之際，總統曹錕先已辭職，段執政又被驅逐，政府無人主持，所以大家公推他出來暫時維持的。傅先生到後，問明了情由，便立刻親去探聽。去了一會，回來說，他已見過警察廳長，並已見過立夫。據廳長說，是被人告發，但告發人並

沒有具名。此案將由軍法處審理，一時大概沒有危險。停了一刻，芬寶的父親也來回話說，已經親自去見過王士珍，他已答應立刻寫信並極力想法子使立夫安然釋回。莫愁等聽了這兩方的話，略爲定心。黛雲也在傍晚時到來探問，正要開飯的時節，警察忽然又來，拿出拘票，要拘捕錢山和瓊兒。黛雲不假氣，和他們爭了幾句連黛雲也被帶了去。這樣一來，情形更加不妙，大家自然更爲着急，不過斷定這是私仇，定是有人作弄。商量了半天，決定連夜去具保，以免危險，就請生亞和馮舅老爺前去辦理。同時並去通知牛思道黛雲被擄的事情。牛亞等直到半夜過後纔回了立夫回來。據說交了三千元的保，他們還想保出其餘的三人，但因王士珍去說情的信上祇有孔立夫一個人的名字，而錢山等三人形跡又很像共產黨，所以不准取保。莫愁這天自早至晚，一疊沒有哭過，但這時看見了立夫，反喜極淚下。立夫述他的經過說，三點鐘的時候，由警廳的司法科長預審，先問他是不是拿妹子嫁給一個工人，立夫回說，嫁的是一個警察，警察也和尋常人一般的掙錢養家，難道這也算是共

產主義，旁邊站着的警察聽見這話，都笑起來。約略問過幾句，依舊還押。馮舅老爺問環兒和鏡山怎樣？有沒有危險？立夫說，此刻還不知道，不過他出來的時節，已見過他們，會安慰他們不要着急，家裏邊自必替他們想法子的。莫愁又問此外還有沒有什麼罪案？立夫說，不很清楚，但據說也牽涉到毀謗官長，須開廷審問方知詳細。祇要能公開審判，就不致有意外的危險。大家聽了始稍爲安心。第二天早晨傅先生到警廳去請求釋放環兒和鏡山，看見牛思道也在那裏保黛雲。因爲並沒有人告她，而且已知道是懷玉的妹妹，所以並不費甚手續，就釋放出家。接着傅先生上去問立夫的案子幾時開審，他要出廷替立夫辯護。廳員請傅先生原諒說，審期何日尙沒有定，但定當設法提前，決不延擱。後又請求保釋鏡山夫婦，但警廳沒有准。四天之內居然開廷了，開的是軍事祕密法庭，不許旁聽，不過因傅先生面子，特許他進去觀審。原告就是警察官，他已經過馮舅老爺的接洽，所以報告上已極力的幫忙。審官是一個穿着軍服的短個子，滿臉的烟容，先叫過立夫問了姓名年紀籍貫，

即向他說：『有人告你在文字上反對政府，用荒謬的言論煽惑人民，和同情於勞工，你有共產的嫌疑。現在拿你所著的文字一篇一篇來講罷，第一，你在三月二十八日所著的一篇之中，說政府不應該屠殺民衆』。立夫回說：『我知道學生的舉動是出於愛國熱忱，我自己的甥女也被害死了，我自然要反對，並且我所反對的就是你們所推測的前政府，而不是現在的政府，那也有什麼相干呢』。審官不問這件了，另說：『你的文字中有貪污的官吏，跋扈的軍人等話，這是毀謗官長，你可知道我們軍人是特來維持秩序，保護人民的嗎』？說到這裏時，特地回過頭去喚勤務兵快倒茶給傅先生喝。傅先生因見立夫很長於口才，對付的說話很簡明有理，也就靜聽不言。只聽立夫容說：『官不止一員，軍人也不止一個，就是在政治最清明的時代，也免不了有幾個貪官污吏，和仗勢欺人的軍人。我所說的祇不過是對着這般不好的而發，豈可一概而論』。審官又道：『你的思想很不清楚，我知道你是一個孔教的弟子，你也贊成崇拜祖先，且你爲什麼又發那種樹木也有感覺的謬論。我也讀過』

孟子，知道人獸之間的分別，就在於辨善惡。如若禽獸草木沒有知覺，那豈不是人獸草木都沒有分別了嗎？」夫辨曰：「古聖先賢的說話，有種種解釋的方法，不能斷章取義，如若禽獸等類並沒有知覺，那末豈能百獸舞於庭呢」。這幾句話，審官好似不甚明白，便咳了一聲嗽，又改變問語道：「你得將自己的妹子，在某處山上並不經過結婚禮嫁給一個工人，有這事嗎？這罪名是很重的」。丈夫回說：「有的，但所嫁的是一個當過警察的人，而並不是工人」。審官說：「他那時不是在你家裏當用人嗎？」丈夫說：「不過是名義上的用人」。審官便道：「你不顧主僕名份，上下不分。而且妹子嫁人不用嫁禮，這豈能說不是共產主義嗎？」說完就叫帶過一旁，另提錢山和環兒上來審問。先問環兒，錢山問她的什麼人？回說是丈夫。審官說你們結婚沒有媒証，很不合禮，你也不認他嗎？環兒說承認的。審官又問，他在家裏做的什麼事？回說書記賬房和守衛，是他一個人來做。問，他是一個僕人，你嫁他竟不覺羞恥嗎？環兒回說，並不羞恥，因為他是一個孝子，

即將錢媽這節事說了一遍。審官又向錢山問了一會。傅先生便在這時立起來向審官說，錢山的確是個孝子，他怎樣思念母親等語。並說這樣的孝子，決不會做共產黨。審官聽了，做出很感動的樣子，向錢山道：「今大得遇孝子，很是榮幸，你們夫婦兩人無罪開釋」。又回過來向立夫宣佈判詞說：「你已承認散佈激刺言論迷惑人民，將妹子嫁給僕人而且不用媒妁，有違禮教，雖沒有共產黨員的實據，但是思想行為都是偏於共產主義，理應判你監禁一年，但因你尙得崇拜祖先和敬重孝道，而且具有傅先生的關係，格外從輕，判處監禁三個月」。立夫聽了，頓時失色。傅先生代爲請求減輕刑期，審官立起來很客氣地向傅先生說，立夫所犯太重，實在無法減輕，很爲抱歉。傅先生明知這是懷玉的作祟，一切都是預先說好，務要立夫吃些苦頭，所以也不再說什麼，不過向立夫安慰幾句，叫他放心，不必着急，就帶了錢山和環兒出來回家。莫愁等知道了之後，一時也沒有法子，姑且先去獄中打點安排，使立夫暫時不致受苦，然後再設法營救。這時候另有一個姓高的，是北京大學的

教授，也被掃了去，他的太太年紀尚輕，並且長得極美麗，爲了要救丈夫，特地親自跑去見奉軍司令，想要求他下個命令釋放高氏。不料那司令竟看上了她，提出交換條件，她不肯答應，於是高氏立刻就被槍斃。這是立夫被判監禁以後沒有幾天多的事情。莫愁木蘭等知道了，很是寒心，又聽見說狗肉將軍張宗昌已經被任爲奉直聯軍總司令，一兩天內就要到京，知道他是無惡不作的，更加着急。所以那天木蘭去探望莫愁後，已經回到自己家裏，但依舊坐立不安，剛吃過晚飯便又換了衣服往外就走，竟僱了一輛洋車，先赴監獄去看監門的花了些錢進去看望立夫，說了一會話，回出來，仍坐了洋車，直到直軍的司令部去求見司令。見到司令之後，就將立夫的案情告訴了他說，完全是被人誣陷的。請他平反，下令釋放。並說他的被判監禁，祇是爲了『樹木也有感覺』這篇論文。司令聽了很覺奇怪說，那有這種事。木蘭接下去又說她也知道高太太和奉司令那件事情，所以本也害怕不敢來的，但因知道步軍統領軍的部丁多是正直之士，不像奉軍司令的一團邪氣，所以敢單身來見。

這司令看見木蘭這樣一個漂亮女子深夜來見，起初也未見得完全沒有邪念，自聽了這番說話，倒覺不好意思，便立刻裝起嚴肅的樣子，細問案情。卽由木蘭將怎樣和懷玉結仇，怎樣被誣，怎樣判罪，從頭至尾仔細說了一遍，後來司令立刻下手諭釋放立夫。司令想了一會，竟允從了她的請求，親筆寫了一張條子，交給木蘭，並且還囑衛兵好好送她出門。木蘭拿着這張條子，真是喜出望外。就請司令部門房的電話，先打一個電話告知莫愁，然後又僱了一輛汽車。坐上汽車之後，初意直到莫愁那邊，轉念一想，有些不妥，便先到自己家裏。拉了生亞同去。莫愁問她這條子是什麼樣到手的，她也不肯細說。祇叫生亞陪了莫愁連夜拿了司令的手諭去接立夫。不到一小時，居然已回到家裏。木蘭幹了這樁事，立夫當然感入心肺，莫愁於感激之中略有些醋意，生亞則不很自然。

立夫出獄之後，衆人齊勸他到南邊去避禍。他因見錢山環兒和黛雲已經南下加入國民黨的工作，心裏也很想去，但莫愁這次非常堅決，一定不許他再去參加政治

活動，他也便依了。說定在莫慈芬婚禮月之後，動身到廣州去。這時曼娜很安適，繼子阿順已經在大學畢業，在天津海關上任事，對待祖母很是孝順。錢姨太太的第二个女兒麗蓮，已由姊姊的介紹，嫁了和姊夫同業的一個西醫，所以錢姨太太很快樂。曾太太年者身衰，時常多病，幸有錢姨太太作伴，談談說說，尙不寂寞。經亞和暗香夫妻也和好，毫無思慮。營中只有不可處玩最爲淒涼苦楚，阿曼的橫死，已經是一次極大的打擊。自立夫出獄之後，她又生了一次大病，幾乎喪命，而生亞這一向的待她，也沒有以前那樣溫存殷貼。她也明知所以，祇能心頭暗暗氣悶，無從說起，以致竟變成形容憔悴，很少樂趣了。木蘭病愈之後，阿飛夫婦請孔家曾家馮家諸人和愛蓮麗蓮兩對夫婦到北京飯店的跳舞廳吃飯。外客祇請了傅先生夫婦兩人。這天阿飛請客，一則爲了木蘭新病初愈，看見她終日悶悶不樂，所以請她出來散散心。二則因爲莫慈等一家動身在卽，藉此饒行。這時女子只穿行穿旗袍，並不用奶罩的，所以那天去的女人也全穿着旗袍。曼娜看見外國婦人穿着晚禮服，上身

幾乎完全赤露，羞得差不多不敢抬頭觀看。又看見男女互扭着跳舞，也覺得很刺眼，直球看見愛迪夫婦贊芬夫婦也去跳舞，方自然一些。贊芬先和阿飛跳了一次，接着經亞請她去回跳。跳了還沒有幾步，看見一個矮胖老頭兒穿着長袍，也在那裏和一個女子跳舞，樣子很是滑稽，不免多看他幾眼，並且也向他的舞伴望望，那知舞伴竟是素雲，穿着那漂亮的旗袍，帶着許多金剛鑽首飾，但是容顏已經老了許多，而且一臉硬裝出來的笑容，絕沒有愉快之色。這時素雲也看見了經亞，見他的舞伴是一個年輕絕色女子，臉上便現出詫異的神情。一瞬之間，兩方已跳了開去，在人叢中不再看見。經亞和贊芬回到自己坐處，告訴了衆人，大家也很驚異，連忙轉着眼睛光四面找尋，始見她們坐在遠處一個角落裏，其中還有一個女子，但因人多不很看得清楚。半小時之後，又見她們立起來一齊向外，走到門首時，並向經亞等回頭望望。經亞等這時已看見另一個女子就是寫寫。據侍者告訴他們，胖子就是京三省

的吳將軍，現下就住在這飯店裏。他共開兩個房間，一間他和第三個半姨太太同住

，另一間不曉得是他的第幾個姨太太。問何以謂之第三個半。侍者回說她本是第四個，但因為原是別人的姨太太，至今藕斷絲連，沒有脫離，所以只好算半個。大家聽了都笑起來，並且知道所說的就是鶯鶯和素雲。侍者又說他們在天津日本租界開着一家大土行，和許多旅館，供人抽大烟。所有烟土和海洛英都是由他的姨太太運送，所以從來沒有出過岔子。那一個姨太太就是出名的白麵（即嗎啡的別名）大王。因為侍者的一個親戚恰在他們所開的一家旅館裏邊當茶房，所以知道得很仔細。

不久之後莫恣已生下孩子，滿月之後，卽和立夫等全家遷往蘇州。從此立夫專心著作，不再預聞外事。木蘭自孔家去後，也安靜下來。曾太太本來身體已不甚好，忽然又得了腹痛之症，素通疑是腸疝，勸她進醫院醫治，但也沒有治好；過了幾時，就亡故了。

日本因了華盛頓會議，不能不將山東省交還中國，但心裏很是不願意。這時國民黨北伐軍已掩有長江以南各省，便向北進取，勢如破竹，狗肉將軍敵不住，退到

德州，日本即以保護僑民爲名，派兵佔領膠濟鐵路，轟炸泰安，炸死無辜平民三四千人，拘捕國民黨員九百餘人，監禁起來。甚至戕殺交涉使蔡公時，挖去眼睛，割去耳鼻。又在錦州附近炸毀張作霖所乘坐的火車，將張氏和部下幾個軍官一齊炸死。這種種的野蠻舉動，引動了中國全國人民的憤怒，即發生了抵制日貨的運動。到次年六月，國民黨北伐軍進了北京，張少帥因父親被日本人害死，也憤而歸向國民黨。狗肉將軍逃往大連。於是中國重見統一，遷都南京，將北京改稱北平。木蘭因婆婆已死，重又提起遷居杭州的話。湊巧有人要買會家房屋，於是錢姨太太另去和女兒女婿同住，曼娜和經亞移住姚家花園，將房屋買了，準備動身，姚家自銀屏死後，因姚太太怕她討命，每逢她的忌日必擺供設祭。現在姚太太已死，伯雅也長大了，對於母親的忌日，自格外的鄭重，所以到了那天，特地請了一班和尚來唸經拜懺。正在木魚聲鉦齊響的當兒，寶芬的女兒跑進來說，外面有一個老道士硬要闖進來，問他什麼事，又不肯說，現已走到廳上了。木蘭等連忙出去詢問，等到見面，

方知就是自安。因爲這時的候人都是新僱來的，所以沒有人認識他。大家見了，快活歡樂，自不必說。走了進去，互相告訴別後的情形。自安知道木蘭要赴杭州，自願同去，不過叫木蘭先去佈置，自己隨後再來。又打了一個電報告訴莫怒，並說不久南下，所以不必來京，但莫怒等不及，接到電報之後，就來探望父親。住了幾天，卽和木蘭生亞等同南下。他們先到蘇州莫怒的家中玩了幾天，然後再到杭州，在城隍山下賃了一所房子居住，一切安頓齊齊之後，木蘭竟一洗從前的舊習，換上布衣服，親自做一切家庭的工作。生亞每天到各處舖子裏去一次，頗爲忙碌。阿東入校讀書。阿美則在家裏由木蘭自己教她。過了幾時。她有見生亞漸漸地沒有初來時節那樣快樂，一天到晚總是悶悶不樂的樣子，問問他，總說沒有什麼。莫怒和立夫來杭州看望他們時，木蘭將這情形告訴莫怒。莫怒說男子總歡喜齊整華麗，怪她姊姊不應該忽然變成鄉下的樣子，以致使生亞漸漸看了討厭。木蘭聽了，心裏頗信這話，但一時仍沒有舉動，想看看生亞究竟怎樣。這次莫怒夫婦回蘇的時節，

生亞送她們到上海，就擱了將近一個月，方回杭州。以後也常常到上海去，一去總是五六天。木蘭忍不住問他，爲甚麼走得這樣勤？他直說因爲在杭氣悶，所以去消遣消遣。並說到了上海，也不過常在跳舞廳裏邊擺擺拆字攤，看看別人跳舞，自己因爲不會跳舞，從來沒有下池跳過。此外並沒有什麼絲毫不規則的事情。木蘭說，並不是要干涉你的行動，不過恐怕你做出失算的事情，所以問問你。生亞便說，從此不去就是。此後他竟實踐所言，不到上海，依舊每天到各處鋪子裏邊走走，查看查看賬目。但不久之後，他的態度忽又變更，終日坐立不安的好像另有心事。他以前每逢禮拜日必帶着阿東到西湖裏邊游玩，此刻也不去了。下午也常不在鋪子裏。木蘭看見這情形確定他的變態必和一個女子有關。湊巧她的丫頭又來告訴她說，有一天上街買東西，看見生亞和一個很漂亮的女子走進一家茶館去。這時自安已到杭州和她們住在一起，木蘭便將心事告訴了父親。自安想了一想，即叫木蘭到蘇州去和妹妹住幾時，由他在杭州察看和探訪實情。木蘭依着往蘇州去了。自安從此很

留心生亞的行跡。又到了頭所說的米館去訪問了一回。據跑堂的說，鄰近就是美術學校，那裏邊的男女學生去吃飯吃點心的很多，但是每天進去的人你來我去人數太多，所以他也記不清所說這個女子是否是美術學校的學生。有一天自安在茶葉鋪子裏看見賬檯上丟着一個空信壳，收信人是曾生亞，下面祇寫着「曹絨」二字，字跡非常娟秀，顯是女子的手筆，自安細看了一會，依舊放回桌上。在後自安便換穿了道裝常到美術學校左邊去察訪。一天的早晨，他看見三個女子在校門外樹蔭下游玩。在她們談笑的當中，聽見「曹女士」三個字，他便走上去向她們打個稽首，拿出黃山修廟的緣簿，請她們結個緣。當中有一個穿綠色旗袍，高跟皮鞋，燙着頭髮的，即告訴他說，她們都是學生並沒有錢，叫他到別處去捐。另有一個跑過來說：「麗華姊，這道士樣子非常奇怪，倒不如請他坐一會，讓我們寫一幅真，給他幾個茶錢便了」。自安允了，便坐在一方大石上，讓她們畫。一會已經將圖樣打好，穿綠色旗袍的即拿出二個角子給自安，自安收了，一定要她在緣簿簽名，她就用自來水筆

在簿上寫了「曹麗華指洋二角」幾個字。自安又說會看相，另外那兩個女子便笑着說，麗華將有喜事，快替她看看成不成。麗華聽了，羞得滿面通紅，叫她們不要胡說。那二人說，這是外方來的道士，又有什麼相干，麗華點點頭，不再說什麼。自安就拿起她的右手，仔細看過，說道：「你的意中人是一個有錢的小胖子，但年紀應該比你大許多，對嗎？」聽得三人都大呼奇怪，便要再說下去。自安便道：「可是這樁事決不能成，因為這人是已有妻室」。麗華不信，說，他講的不對。自安說，「我不過憑相而言，對不對自然無從證明，不過她將未一定能嫁一位更滿意的丈夫，而且爲期不遠」。說完，就告辭而去。木蘭回到杭州時，從上海帶來許多化粧品。許多件新式衣服，和高跟皮鞋，另外還有幾罐咖啡茶。生亞問她爲什麼又去買這些東西？木蘭回說：「這不是你所歡喜看的嗎？」生亞當時不甚明白這句話的意思。生亞在自安遇見麗華之後的第四天，又和她在先前去的那家菜館裏相會。麗華沒有以前那樣愉快。談了一會，麗華便問他究竟有無妻室。生亞承認已娶。麗華問他

爲什麼早不說明？他說，恐怕她知道此事要和他決裂，所以沒有敢說破。並說他的妻子是一個鄉下婦人，他雖不中意，因此想另娶一個摩登的女子。麗華又問他，那末是否預備和前妻離婚。他說事實上不能，但和麗華依舊有同過快樂日子的可能。這話使麗華很不滿意，但心裏又捨不得他。那天分別的時候，兩人心裏都很忐忑。

• 兩天之後，麗華忽然接到一封信，約她到了祠去談話，下面具名是「曾氏」，字跡雄勁，竟不像女子所書。麗華原想一見她的愛人的鄉下太太，所以到了那天便依時前去。到裏邊四面一看，並沒有女子在內，想是還沒有來，就坐下來泡了一碗茶等候。等了約十餘分鐘，即見一個穿着極時式的衣服的青年女子走進來。她心裏尙以爲生亞的太太是一個鄉下婦人，當然不是這時髦女子。不意這女子竟向自己走來，一問她是不是曹女士？麗華至此心知決不會錯，便立起來讓坐，以夫人相稱。她趁此仔細打量這位曾夫人，祇見她漆黑的頭髮，燙着最新的式子。長眉秀目，杏眼桃腮。穿着藍色韋陀錦滾邊的旗袍，胸前用着奶罩，腳上穿着高跟皮鞋。態度從容，

舉止嫺雅，竟是一個極摩登的少婦，自己還不如她，而年紀看過去不過二十多歲的樣子，真使她非常奇怪，不禁說道：「夫人原來是這樣的年輕呵！」木蘭道：「我聽說我的丈夫近來常和女士會面，所以急要和女士談談」。麗華說：「你真是會夫人嗎？何以曾先生說……」木蘭笑問：他「說的什麼」？麗華說：「我真不知道從何說起，我起初沒有知道曾先生是有太太的，所以敢和他接近。前次我問了他，方纔知道。但夫人是如此的年輕，實非我意料所及。」木蘭說：「大概他告訴妳他的妻子是一個很蠢蠢的鄉下考婿罷」。麗華回說：「他並沒有說得這樣過份，但我真不憤何以他有了這樣漂亮的太太，還要……」木蘭說：「我比你大幾歲，知道得多一些，你沒有聽見過北京的俗語『文章還是自己的好，太太總是別人的好』那句話嗎？」麗華就問她是不具從北京來，原住何處，並說她也曾在北京讀過書。木蘭回說，一向住在姚家花園，她就是姚自安的女兒姚木蘭。這話使麗華更加詫異，不禁脫口叫道：「你原來就是姚木蘭啊！我始終以爲他的太太是一個鄉下婦人，夫人不

是有一個女兒在示威那一天殺害的嗎？」木蘭回說，「是的」。兩人又談了半天，木蘭並沒有逼她和生亞斷絕往來，而麗華也心中紊亂，無從提起分別的時候她又向木蘭說了一句：「如夫人諒原的話，能和夫人會面認識，實是我的榮幸」。木蘭自從見過麗華，曉得了她的爲人之後，心中便安定了許多。麗華回到校裏心裏很難受，現在既已曉得會生亞的夫人就是北京著名的美人姚木蘭，自己自然不便再和生亞親近，所以不免要恨生亞的欺騙她，和自己的太過於魯莽。正在悔恨交加的當兒，又接到生亞一封信，約她在星期日會面。她接了信，正不知如何答復的時候，木蘭也來了一封信，上邊大略說。上次會晤，雙方能開誠佈公的談話，非常欣慰。自己本是富家出身，祇因受的刺激太多，所以情願隱居鄉間，椎髻布服，做一個鄉間婦人。初不料竟因此引起了丈夫的憎恨，而到外邊去和別的女子發生戀愛的事情。如果麗華還沒有陷入深情，那末還是立刻斬斷情絲爲妙。如若不能，則也應緩緩的進行，不可魯莽，並可來和自己商量解決的方法。並約她星期一在同時同地相會。

麗華見這信寫得很懇切，頗爲感動，但一時不懂所謂解決方法，指的是什麼。於是
一面寫信回縉生亞說，星期日功課忙沒閒，一面答復木蘭，屆時一定到所約的地方
晤談。兩人第二次見面時，已親熱了不少。略略談了一番之後，木蘭很坦直的向麗
華說，如果她實在捨不下生亞，儘可嫁給他做姨太太，並說自己原曾答應生亞娶妾
，而且過來之後，一定好好的看待。麗華回說，不願意做妾。木蘭問她那末怎樣去
回報生亞。她說，自然直說叫他以後不必再和她往來。木蘭勸她不必如此決絕說，
雖然事情中變，大家仍可以做個朋友。木蘭並且想定了一個和生亞說破這件事的法
子，約麗華禮拜六的晚上到木蘭家裏去吃飯。麗華自解決了這番交涉，心裏方始安
定，對於木蘭不但不懷恨，反而很爲佩服。生亞因麗華態度忽變，拒絕和他同遊，
很耽心此事，而木蘭這幾天則故意換穿新式衣服，並在星期五的晚上，極力打扮好
了和生亞一同去看戲。生亞祇以爲她意在挽回丈夫的愛念，並沒有疑心到別的上頭
。當晚木蘭向生亞說，明天她請一個蘇州來的女朋友吃晚飯，叫他屆時不要出外，

以便會會這個女客，因為他也認識的。生亞問是那一個？回說，見面便知，不要多問。第二天傍晚，木蘭先請父親將家中小孩子一齊領了出去游玩。麗華於七點鐘的時節到來，木蘭請她進去，將她藏在臥室後面一間套房裏，然後在外房擺好桌子，預備吃飯。生亞等得不耐煩，跑進來問，客怎麼還沒有來？木蘭叫他不要忙，說客人在裏邊洗手。說時將洋燈旋亮一些，一面就高聲問：「預備好嗎？」說畢，走進裏房，和麗華攬着手一同出來。生亞見了，吃了一驚，他本有些口吃，這時更說不出話來。經她兩人細說一切經過，他方恍然知道了她們的當，臉上很有羞憤之色。但木蘭和麗華反安慰他一番，他也覺悟了自己的錯誤，自認不是。飯後，自安領了幾個小孩回家，木蘭給麗華介紹，並且告訴她那天的老道就是父親所扮。麗華想着也好笑起來。從此生亞和木蘭重歸愛好，不再出去拈花惹草。

錢山夫婦到杭州去探望木蘭，正值莫愁夫婦阿飛夫婦也在那裏，大家歡聚了幾天。錢山聽見他們說起阿順現在天津海關任事，而這時日本人的走私很為利害，他

便也想去加入那邊的工作，替國家出一些力。自安也要去看看珊瑚曼娜等人，於是自安和錢山夫婦就陪了阿飛夫婦回到北平。立夫有一次到南京，遇見一位姓魏的，就是當年參奏牛思道的那位魏御史，現在南京當着監察院的察監，說起正缺少一個幫手，要立夫幫忙，於是立夫就任了祕書，幫他辦事。這時中國內部已經充滿着新氣象，一切都有顯著的進步，但是北平的情形，則一天壞一天。冀東偽組織已經由日本人協助而成立，加上不駐兵區域，勢力直達通州。日本的私貨因此源源而來，先運到天津日本租界，然後分運各處，使中國海關的收入受到極大的打擊。他們運輸私貨的時候，都有武裝的浪人保護着，而海關人員反不許攜帶鎗械，以致常常被他們掙傷，只好眼看他們運來運去，一毫不能阻止。政府向日本提出交涉，日本回說，照日本的法律，日本人在外國走私，不算犯法。反說檢查私貨祇可在邊界舉行，既到內地，就不應視為私貨，要中國停止天津的檢查。其實這種私貨都是由日本軍隊保護了運入中國邊界，叫中國有什麼方法阻止，這豈不是滑天下之稽嗎？自安

到了北平，不願回南，所以就住下了。過了幾年，在民國二十五年的六月裏，木蘭和莫愁都接到阿飛的電報說，父親病重。她們連忙趕到北平去看視；生亞是同去的，立夫則因職務的關係，隨後再去。到了北平，看見自安已睡在床上不能起身，但神志極清。過了幾天，立夫也告假到來，說魏監察還託他順便調查平津走私的情形。這時阿飛已在北平禁烟局任事，錢山當着他的助手。有一天他們得到一個報告說，某處街上有一個極大的海洛英製造機關。阿飛即帶了錢山和手下的人去搜查。立夫因要徵集報告材料，也跟着同去，竟抄出許多機器，大批製成的海洛英，拿住幾十個工人，和這機關的一個女主人。這女子是在將跳上汽車逃走的時節被錢山拿住的。立夫一看，竟是素雲。阿飛還是小時見過，隔了多年，已經不識，由立夫道破，再仔細一看，始知果然是她。就將她和工人一起押到局裏，監禁起來。阿飛等回到家裏，將這事告訴了衆人，自安也知道了，便說，她雖然已和曾家脫離，但從前總是親戚，而且冤仇宜解不宜結，勸阿飛設法釋放她，並且叫阿飛將她私下接來，

蘇力的勸說一番。素雲看見他們大家快快活活的，本已異常感觸，經自安力勸，也知悔悟，答應以後決不再做日本人的傀儡。阿飛因父命難違，只得在報告上替他開脫，因之地也就回復自由，依舊回到天津。自安在這樁事之後，不久即去世。木蘭莫愁兩對夫婦在辦過自安喪事之後，依舊回南，直到戰事發生，始終一居蘇州一居杭州。天津的走私，一天利害一天，海關的人員差不多每天有幾個被浪人所打傷。有一天阿順也在檢查的時候被毆受傷，就告假回到北京。曼娜怕極，不許他再去。

第二年的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發生，中日間的戰爭就從那一天開始。日本先用走私的方法劫奪中國海關的收入，這時便更進一步，劫奪中國的土地。正應了莊子竊鈎者銖，竊國者侯那句話。日本處心積慮地算計中國已非一日，他們先在未得許可的地帶擅作軍事演習，又藉口於一名日本兵的失蹤，強要軍隊開進宛平城去搜查，反誣陷中國軍隊開鎗攻擊他們。後來日本人對於兵士失蹤這件事，始終沒有提起，可見完全是一件莫須有的事。

事實上中日兩國之間的神經戰爭，開始已有許久。中國人民已覺得忍無可忍，認爲其勢非和日本打仗不可。起初中國政府尙努力於鎮壓這種人民的狂熱，用了種種方法去抑制人民的反日表示。但壓力越重，反動力也越大，以致到了後來，一發而不可抑制地爆裂起來。日本人說中國人民反日，話很不錯；若說蔣委員長鼓勵人民反日，實是冤枉。他對於安平彈劾這衝突很爲努力，因此在西安遭到一次難。日本人以爲非用武力不能消滅中國人民的仇視心理，而變態度爲親善。事實上是否是如此，那是另一問題，須看日本人有怎麼的智慧和程度去解決牠。

用客觀的眼光看起來，推動這次戰爭的經過事實，大概如下：最早的一件，就是日本人的奪取東三省。第二是熱河失陷以後的塘沽協定，在長城之南劃出不駐兵地帶。第三是正當中國軍隊向西追擊共產軍的時候，日本壓迫某一部份的中國軍隊退出河北省，並想煽惑此五省的省政當局向南京宣告獨立，而成就一個和滿洲國一般的傀儡組織。但因各當局深明大義，不爲所動，於是日本人卽退而專致力於鞏固

在河北和察哈爾的地位。中國政府非但不退讓，反而調集重兵進駐隴海鐵路沿線一帶。日本感到危險，就一手造成所謂冀東反共偽組織，並調集軍隊開進華北。再次是日本兵進佔豐台，和唆使蒙古人進攻綏遠，但竟被中國軍隊所擊退。最後就是盧溝橋事件。

莊老的學說和現代的科學都證明了動力必也有反動力。中國的抵抗精神就是反動力，而原動力就是日本的一向毫無理由地壓迫一個友邦。從這一些就能明瞭爲什麼這次中國人民都主張抵抗。須知動力和反動力這個自然律，是無論怎麼利害的武器所不能毀滅的啊。

戰爭到了這時已不能避免，雙方在華北已達到劍拔弩張的地位。蔣委員長在牯嶺召集全國軍事領袖會商和戰大計。日本人不斷地運輸軍隊，增厚平津鐵路沿線各地的兵力。盧溝橋事件發生九天之後，據說已有五個師團共計十萬人開進華北和內蒙古，佔領各重要地點。七月二十六日宋哲元將軍拒絕了日本人要求第三十七師退

出保定的哀的美頓書；於是戰事實際爆發。二十八日華軍進攻日軍；不料那一天的晚上，宋將軍竟退出了北平。二十九軍也於二十九日的夜半停止抵抗，於是北平即淪陷於日軍之手。

木蘭和莫愁兩家在戰事爆發的時節，依然各居杭蘇。立夫仍在南京監察院供職。阿飛和其餘的人，則仍在北平。這時北平人民的情緒十分高漲，每天希望得到中國飛機來轟炸日本軍隊的消息，但始終沒有來，使人民感到非常失望。看見日本飛機耀武揚威地在頭頂上盤旋飛行，個個人都懷着憤恨的意念，暗地詛咒。

北平的人民向來以和平禮讓態度閒雅著名，他們最講究禮貌，最喜愛口彩。見了認識的人，必問好請安，遇着正是吃飯的時候，即使自己家裏窮得連米都沒有米粒，也必虛邀客人同去吃飯。出外買東西，必說是上街閒遊。在月亮下散步，必說是賞月。飛機上擲下炸彈，名叫鐵鳥下蛋。被炸彈所中，名爲得中航空獎券頭獎。就是受傷流血，也要討些口彩，說是掛彩。他們對於戰爭，向來很是畏懼，但這次

對於政府的抵抗主義，恰一致贊同，以爲非打不可，也可見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人是怎樣的懷恨了。

黛雲原是一個反動派，她看見中國政府果然開始抵抗，心裏很爲興奮。她的姪子，卽懷玉的兒子，更爲高興，天天祝福中國人的勝利。這時懷玉和鶯鶯已回到北平，住在一家德國飯店裏面。牛思道已經故世，懷玉的太太已帶了幾個孩子和黛雲母女住在一起。有一天懷玉忽然到了黛雲的家裏。這時他已有五十多歲，兩撇仁丹式鬚子已有些花白，帶了一副金邊眼鏡，一切舉動都有日本化。他的大兒子國璋這時已將三十歲，向來看不起他的父親，見他進來，也不和他請安問好，卽問他說：「你回來做什麼？是不是想靠着日本人的勢力來活動？」懷玉很慈愛地向他說：「你年紀尚輕，懂些什麼。中國那裏夠得到和日本打仗。」說着便叫他同到另一間房裏去講話，不到三四句話的時間，祇聽得國璋在裏邊怒罵的聲音，同時卽見他漲紅了臉跑出來告訴黛雲說，他的父親是一個漢奸，現在想叫他也去做間諜。懷玉也跟着

走出來，態度很是從容。黛雲便罵他亡國奴，賣國賊。懷玉向國璋說：『你何必如此胡說，你竟敢不聽父親的說話，我不知你竟是這樣一個不孝的兒子。』國璋冷笑道：『父親嗎？我的父親早已死了！我幾時認識你這種賣國賊。』懷玉夫人也發了怒，叫他滾出去。懷玉氣得直喊反了！反了！一面拿起手要去打他的夫人，被國璋一把揪住衣領，拿他推了出去。

素雲依舊住在天津。這時天津已完全在軍事狀態之下，平津鐵路已差不多完全改爲軍用，只看見日本軍隊和軍火來來往往的運個不停。華北的人民起了恐慌，紛紛逃避到租界和上海去。再加這時又發生了一個間諜恐怖，中日兩方的間諜互相殘殺。暗殺和被綁的案子，日有數起。海河水面上氾着的死屍，每天總有幾十個。據知道內幕的人說，這種死屍中有雙方被暗殺的間諜，癱發而死的毒品癮君子，和被日本人所殘殺滅口的海光寺防禦工事建築工人。日本人知道戰爭已在目前，所以對間諜工作更加緊的進行，總機關設在天津，所以在間諜當中有中國人，高麗人，台

灣人，和白俄，由他們深入內地去刺探消息。日本在中國的間諜工作向來很是積極，凡是販賣日本貨的商人，和名爲游歷的旅行家，差不多都帶些間諜色彩。他們無處不到，乘機拍攝些要塞地方的照片，和偷繪重要去處的地形圖，目前都是在採取軍事秘密。還有些較爲高級的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女子，則專和中國的上級軍官往來交際，以便於中取事，有一天，素雲被日本人的特務機關喚去。她未去之前已很了然日本人爲什麼叫她去。她的財產依舊存在日本銀行裏邊，無法提出來。她依舊在日本租界開設着許多家旅館和烟室，依舊做着毒品的買賣，上一次在北平被禁烟處所捕的事件，日本人尙以爲她花了賄賂所以能釋放出來而並不知道實是阿飛暗地幫忙和她已經受了姚自安的感化，因此仍以爲可以利用她去做種種的工作。她到了特務部後，由一個年約四十餘歲的長官去見她，對她很是客氣，和她說，因爲知道她認識不少的年輕女子，要她去徵集十數名來應用。中國人，高麗人，和白俄都不拘。素雲明知如若拒絕，她的財產必被沒收，甚至還有性命之憂，所以祇得勉強應

危下來。她回到家裏，左思右想了好半天，很是委決不下。後來忽然記起姚自安勸她的那句最後的話：『如果戰事發生，你應當記住你是一個中國人。』心裏便清明起來，立刻定了主意，決計在表面上替日本人工作，而暗地裏拿重要的消息乘機去遞給中國當局。一面並設法將存在日本銀行裏的款子逐漸借故提出來。她決定主意之後，便去進行接洽所需的女子。那知跑了許多處，竟是拒絕的居其多數，結果祇有三個人肯來。她不得已祇好拿幾個高麗人和白俄湊數。第二天由她帶領了去見特務部的長官，那長官還很獎勵她辦事敏捷。並向她說，日本此次擬用和平的方法，不用流血，進佔北平，和北平當局已有默契，現在要她另外去選買兩個美貌女子，由她出面去獻給北平市長做內應。這天所帶來的十幾個女子，則派在天津各處做間諜工作。素雲出來之後，即向銀行裏邊提取了三萬塊錢，不敢再多取，以免引起日本人的疑心。另選了兩個高麗女子，動身到北平，住在使館界內一家外國旅館裏邊。完成了使命之後，即去找到了黛雲，和黛雲說，懷玉因了權利上的衝突已經和她反

目。現在爲了很重要的事情，不能不和她商量，並承認自己是一個漢奸。黛雲聽了起初很是氣憤，罵她不要臉，沒有心肝。素雲叫她不必如此，就拿自己的心事通盤說給黛雲聽，要黛雲指示她以後怎樣辦法。黛雲起初尚不很相信，後來見她的態度甚是誠懇，方知她是真心悔過。卽向她說，如若她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就應當犧牲了一切，替中國盡力。並勸她卽刻加入剷除漢奸團，和她同到天津去工作。素雲還有些懼怕，但經了黛雲的開導，也就膽壯起來，答應同去，國璋和錢山知道了，也要去，於是四個人結伴同行。到天津之後，黛雲也由素雲的介紹在表面上做了漢奸，常和特務部接觸，得到消息便暗地通知中國當局。素雲又乘此機會推說因工作上的需要，向日本銀行二千一次三千一次的提出了許多款項。同時並在女間諜當中結識了一個同志，名叫麗玲，是特務部所極信任的一個人員。

素雲上次所介紹去的十數個當間諜的女子，這時已經有一大半被人暗殺。某一次素雲到特務部去的時候，那長官卽詢問她，是否知道中國方面現已有一個剷除漢

奸團？本部的人員何以會被他們所殺害？顯見當中另有透露消息的人，叫她以後必須當心。又問她這幾時支取那許多錢去作何用處？素雲回說，在這種時勢那個不要備些現錢在手頭以備緊急之需，上次的三萬元則是買嗎啡去的。長官便說，不過問問罷了，叫她不必多心。素雲乘機向那長官說，工作煩重，費用不夠，要他增加。長官竟一口答允給她一千塊錢一月，如有特別的工作，還可以再加。素雲這番話總算解除了那長官的疑心，但從此不敢再向銀行提款，並叫黛雲暫時不要到日本租界去。

這時平津間的形勢已日漸緊張。二十八日的晚間發生範圍很大的戰事，日本飛機開始轟炸各處中國軍隊的防線，並調集援軍開赴北平。素雲從麗玲處得知天津的日兵力因此很為薄弱，留下防守的不過二千人左右，即叫麗玲到華界去一次，拿這個消息送給錢山。錢山便和保安隊密議出其不意的動手進攻日本兵。他們並得着另一個消息說，冀東偽組織部下的軍隊有一部份已經反正，又確說豐台及廊坊都已克

復，使他們格外興奮，決計試一下子，希望一舉把日本人逐出天津。他們即於二十九日的夜半後猝然進攻日本租界，於是天津也發生了戰事。

素雲在次日的上午，忽然得到一個信息說，麗玲第三次送消息到華界去回來的時節，即被一個日本哨兵所拘捕，解到日本司令部裏去了。素雲明知事發，自己也很危險，趕緊改裝，做一個僕婦模樣，想逃到法租界去躲避。那知剛跨出後門，即有一個警察走來問她到那裏去？她立刻說出祕密口號，表示她是一個日本方面的人員。那警察說：「原來你就是牛小姐，我正要找你。」說着就將她上了手拷，拉着便走。她趕緊從皮包裏邊取出一捲鈔票塞給警察手裏說，同是中國人，求他幫幫忙。那警察看見鈔票，那有不動心之理，正在遲疑不決之際，不巧又被一個走過的日本哨兵所見，立刻跑過來，打了素雲兩記耳光，從警察手中奪過鈔票，拉了素雲向司令部而去。到了那裏，日本長官祇向她冷笑了幾聲，即命牽出去在天井裏邊槍斃。

錢山等因為麗玲和素雲那裏的消息忽然中斷，很是詫異。次日看見一張日本派的報紙，上面載着一段白麵女王爲了當反間諜已被槍決的新聞，方知她已爲國喪生，大家倒很敬重她，十分傷心。並因失了內應，很覺可惜。那時保安隊得了二十九軍的協助，已攻入日本租界，奪回了東車站和總車站，進攻海光寺的日本兵營和飛機塲，有一部份的日本兵竟已被迫退向塘沽。錢山等因辦事得手，極爲得意。不料到了夜間，即由鐵路上的人員傳來消息說，二十九軍已退出北平，日本援軍已飛速向天津開來，勸他們趕快退下去，以免犧牲。保安隊聽到這消息，正如青天一個霹靂，心知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就有許多人歎了一口氣退出戰線，各自逃命。但也有奮不顧身的，依舊作戰下去，爲國而盡忠。日本兵到了天津，立刻施行報復手段，用大砲飛機狂轟華界，炸死了成千累萬的無辜人民。紊亂的當中，國璋被流彈所中，倒地而死。臨死之前，祇託黨雲安慰他的母親，不要過於悲痛，並囑她務必殺死他的父親，爲國除害。錢山和黨雲也來不及掩埋他，只顯得相偕逃命。並因火車

已斷，祇得步行回北平。沿路向鄉下人買些食物充饑，直走了三四天，方到北平郊外。那天已將黑，就向一處村中的人家求宿。人家看見他們文不像文，武不像武的樣子，很是疑心，都不肯收留。直到最後的一家，有一個年老的婦人，看見他們樣子十分可憐，又聽說是逃難的夫婦，因為他們恐人起疑，所以一路上只說是夫婦，方答應他們寄宿。不過還問過他們是不是當兵的，兩人回說不是，始覺放心。他們兩人自知照當時的服裝，男的是中山裝，女的是旗袍皮鞋，在進城的時節難免要出岔子。商量了一會，即決定向老婦人買一些舊的衣服，兩人都裝了鄉民，錢山並挑了一擔菜，黛雲手裏提着兩着鷄，作爲小販的樣子，方於一宿之後向城裏行去。錢山逃的時候，一枝手槍捨不得棄去，一直帶在身邊，這時便拿來放在菜籃子的底下。黛雲覺得過於危險，叫他丟了。但他不肯，黛雲祇好由他。兩人走到西直門時，城門還未開啓，外邊已有許多挑着擔子的鄉下人等在那裏，他們也加入了這一羣的當中，以後並有陸續來的。城門不久開放，有幾個警察，已是新任的親日派警察

廳部下的警察，走出來叫鄉下人將菜籃子依次排列，以便一一檢查。將查到錢山的籃子時，錢山心想這可完了，但要逃也來不及；祇好聽天由命，姑待下文。黛雲也感到十分危險，心裏很替錢山着急，人極智生，倒被她想出了一個方法。牠祇將兩手一鬆，兩隻鷄便如飛逃生。黛雲故意阿呀阿呀叫着亂追亂跑，樣子非常之滑稽，引得警察們都哈哈大笑，反而丟了正事，幫着她捉鷄。鬧了半天，方將兩隻鷄完全捉了回來，而檢查手續也算告一個段落，所有的鄉下人多馬馬虎虎的放進城去。環兒在北平早已聽得天津死了不少人民的消息，心裏很爲着急，現在看見錢山安然回來，自然十分欣慰。這時北平祇有親日派的報紙，前兩天阿飛等看見素雲爲了一個中國間諜而被日本人槍斃的新聞，很不解其中的緣故。直待錢山等將一切經過從頭告訴他們，方始了然。

錢山伴了黛雲回家去說知國璋被流彈擊死的信息。懷玉夫人雖然很傷心，但因所幹的原是危險的事情，喪失生命本在意中，所以也還想得開。黛雲不便拿要暗殺

懷玉這樁事告訴她。祇在暗地和錢山計劃。他們已決定在完成此事之後，即離開北平。懷玉所住的德國飯店在東城，距離使館界不很遙遠。錢山知道他每天晚上必到安福系的機關部裏去開會，所以在傍晚的時節，帶了兩個人去行事。他走到那裏，看見懷玉的汽車尙停在門前，便退在旁邊的小胡同裏邊去等待。過不多時，已聽得汽車開動的聲音，又看見車頭的燈光向胡同上移動過來，三個人便突然躍出，同時用手槍向車廂裏亂打。開了幾槍，祇聽得幾聲慘呼，那汽車夫和坐在車廂裏的人都已歪倒在車中。錢山就着路燈的微光向車子裏一望，始辨出坐在車中的乃是一個女子，大概是鶯鶯。原來這天懷玉因另有事情沒有出門，所以鶯鶯替了他的死。環兒在黨雲的家中等候消息，見錢山等安然回來，甚是歡喜。黨雲聞知祇打死了黨雲，以為總算不虛此行，也可以使懷玉膽氣壯。錢山自從幹了此事，知道不能再留在北平，就回了環兒和黨雲在第二天的清晨即逃出北平城，投入軍隊中，後來聽說在山西軍隊裏邊服務。

贈殺案發生的時節，警察當時曾在左近搜查凶手，但並沒有查出什麼。懷玉很疑心這是姚家花園裏邊的人所幹的事，即授意警察前去檢查。好在這時園裏邊祇有阿飛經亞兩對夫婦，伯雅，馮氏老夫婦，和寶芬的父親住着。他們都是向來不預聞外事的，此外別無形跡可疑的人，所以警察查了一會也並沒有什麼發現，祇得道了一聲謝，退了回去。阿飛已經聽到這件暗殺案，早已疑心是錢山所幹的事，現在看見警察來搜查，愈覺了然，以爲眼前雖幸免被累，但住下去終恐怕危險，不甚妥當，便和衆人計議行止。後來決定經亞夫婦和阿飛夫婦帶了伯雅避到上海去，幾個年老的人則留在北平看家。

警察來搜檢的時節，居住園裏的人當中已經沒有曼娜和阿順夫婦的名字。她們到那裏去了呢，原來曼娜索性搬住，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深恐日軍或要來騷擾北平，即帶了阿順夫婦和他的孩子，避居在北平郊外朱家村親戚的家中。這家親戚就是阿順的岳父的姊姊，家裏邊房屋尚爲寬大，曼娜一家住在那裏，頗爲舒服安適。

但過不了四五天，即看見扶老攜幼的逃難人民絡繹經過，聽他們傳述沿路各村鎮都已遭劫，日本兵如何的好淫虜掠。並說這朱家村恐怕也遲早不能避免。又過了幾天，經過的難民愈多，消息也一天壞一天。阿順覺得不妥，即想再往前移遷。他曾聽見一個村人說過，十餘里路之外某山脚旁邊，有一個村子，地方甚是孤僻，向來無人踏到，所以他決計到那邊去另找一所佳的地方，以安置他的一家。他去了二天，直到旁晚時方始回來。還沒有到朱家村，已看着許多村人向他這條路上逃來，聽他們說日本兵已經到過村子裏邊。阿順吃了一驚，拉住了一個村人問他自己的家怎樣？那人回說：逃命尚且來不及，那裏還有空閒去問別人的事，阿順聽了不飛奔的跑回村裏。這時街上靜悄悄地連人影子都沒有。跑到自己的家中，只見大門敞開着，客廳裏的一張桌子翻倒在地板上。再跑進自己的臥室，祇看見自己的太太赤身死在炕上，是腹部被刺了一刀而死的。孩子也橫睡在地板上，過去撫摸時，始知頸子已被割斷，早已沒有氣息了。他一時悲憤交加，反而一些沒有眼淚。又轉身

雖他的母親原裏去探視，只見母親的身子高懸在窗格上，身上的衣服已纏斷破。阿
臚這天下午直將母本人懷抱切骨，不得不回自己鎮定一下子，就在屋子裏遊掘了一個
洞，將母親和妻子孩兒的屍身草草掩埋，拜了發拜，立誓要親手去殺死幾個日本
虎的親屬妻兒，並將旌旗種親鞋陰申保佑他。他離了這村子後，即投入游擊隊，跟
着衆人到處襲擊日本兵。每次出去，他總是奮勇當先，被他所殺死的日本人很不在
少數，但他從來沒有受過傷。同伴中人都讚他的英雄，但那個知道他心中有一重不
共戴天之仇啊。

這時北平已經淪陷，情形非常之混亂。耳聞目擊的無非是強搶硬奪，殺人流血。
日本人並不公然接收市政，而扶植了一個維持會出來做傀儡。又設了一個亞洲文
化聯盟，勸人讀日本文，拿學校裏邊所用的書籍一起換過。以前已經漸漸消滅的大
烟館，這時又紛紛開設。日本婦人大都改穿西服或袍服，這旗袍原是滿洲的式子，
所以日本人特地穿着，以表示和滿洲國的親善。以西原借款爲人所痛罵的安福要人

王德敏：「日寇那裏進行組織一個傀儡政府。」

書：阿飛等說已決定到上海去避難。這時見形勢愈非，更趕緊動身。上海的戰事雖也已爆發，所幸輪船尚通。他們特地請了一位美國女士伴送他們乘火車到天津。一路上有無事故。但在天津的車站上，受到日本檢查員極嚴厲的盤詰。所問的話如下

你也反日嗎？

你是不是「個國民黨員？」

你是不是「個藍衣黨？」

你是不是「個共產黨？」

你是不是傾向英美派？

你曾讀過「三民主義」嗎？

你對於孫逸仙是否懷有信念嗎？

你相信蔣介石嗎？

你對於滿洲國意見如何？

你認日中滿的合作是對的嗎？

中國的用夷制夷的政策是對的嗎？

你生長在何處？有幾個姊妹？你的名字叫什麼？今年幾歲？在那幾個學校裏唸過書？

檢查員將這幾個問題向每個人問一遍，將每人的答語鄭重地記下來。回答得不對，或不甚暢快，或回答時略現遲疑神氣的，就扣留起來。阿飛等一羣人總算很倖倖地安然通過，沒有出甚岔子，即到英租界一家旅館中住下，候着一隻英國輪船，便乘了到上海去了。

華北戰事爆發的時節，木蘭一家正在牯嶺避暑。阿美已十七歲，在金陵大學讀書。阿東已經畢業，在真茹的國際電臺上服務。這時告了假，也在牯嶺。他們所住的房子和蔣委員長的邸第相近，看見那邊進出的人很多，每天在那裏開會商量和職

的大計。這會議於七月十七日作了那最後的重要決定，決計以全國的力量，抗戰到底，以維護中國的獨立和自由。生亞常說蔣委員長真是一個頭腦冷靜意志極堅定的人，他的工作比了三國時代諸葛亮所擔任的還要煩難。他剛剛費盡了心力造成了中國的統一，現在又發生了中日的大問題。但大家知道他必能貫徹主張，堅持到底。從他十年以來的所爲，即可知道他是決不肯讓中國淪爲日本的保護國的。阿東聽見這話，即乘機向他的父母要求答應他去從軍。生亞勸阻他說。「待政府要你去的時候，你再去不遲。青年人爲國捐軀，馬革裹屍，固然是一種榮耀，但你也應知道你的父母將因此而受到痛苦，所以只要不礙於政令，如若能夠免避，暫時終以不去爲上。」阿東起初尙堅持着定要去，後來由木蘭向他解釋說，傳遞消息也是戰事中最最重要的工作，有時候比較上戰線更有用處。他既已在無線電臺服務，只要忠於職責，豈不和上戰場一般，同是爲國家出力。阿東聽了，方取消了他的要求。

阿美不及她已死的姊姊那麼活潑，但態度極文雅嫻靜，顯出她的大家風度。所

以她雖爲學校裏邊的教師所看重，當中有一位克寧漢女士更爲喜愛她，克女士也在結識她，因爲開學在即，即向木爾說，阿美可以和她同回學校，以便路上同伴，木爾也因阿東假期將滿，即決定同時離開特爾。動身的前一天，她向阿東兄妹說，這次的戰事恐怕一時難了，而且以後的情形怎樣，一時也難以預料，所以大家都須格外小心。南京如若不穩，阿美應當即刻回杭州。阿東也應見機行事，如有機會也應當趁早回家，並說，倘若戰事能夠速了的話，她要替阿東娶一頭親，大家同居杭州，聚在一起，快快樂樂地過日子。第二天阿美和克女士同往南京。木爾夫婦和阿東則僱了一隻船，取道徽州回杭州。阿東在家裏邊只住了兩天，即回到上海的覽臺去照常服務。不幸這番套不久便被日本飛機所炸燬，覽臺上的人員不得已，祇搬走一些煉餾的機器，到泰共租界裏邊去草草設立起來，繼續散發彙報。這時上海的戰事已一天到晚，泰日島附近發生大規模的陣地戰。京滬滬杭兩路沿線各重要城市都被其飛機所轟炸。杭州也已被炸數次。杭州的居民都向上海逃難，而

上海居民則又向內地逃避。矛盾的心理，令人看了又好笑又可憐。木蘭接到阿飛一個電報，說他夫婦備帶了伯雅已和羅亞夫婦同到上海等語；但並沒有提起曼娜和阿麗的行蹤，使木蘭非常之掛念，很想到上海去和他們會面，詢問細情。湊巧又接到阿飛一封信，報告他因愛國心切已投入軍隊。這信息使木蘭愈加着急就心，即同生亞趕到上海，先到旅館裏去會着了阿飛等。木蘭走進去後並不看見曼娜，心裏非常失望，詢問阿飛，又回說並不知道。生亞於第二天即動身到南京去領阿美回來。木蘭叫他回上海路過蘇州時節，邀克夫莫愁也到上海來。上海的戰事非常之劇烈，鎗炮炸彈的聲音，日夜不停，震得地皮都幾乎翻了身。難民如潮水一般從華界逃入租界，沒有住處的都露宿街頭。但是有錢的人依舊花天酒地，紙醉金迷，找尋他們的快樂。使從北京而來的阿飛等人看了覺得極爲詫異，不懂他們何以毫無心肝到這個地步。不過其中有熱心的人士，終日奔走不停的安置難民，和替中國軍隊募集食糧之品。這當中又以小市民更爲起勁，祇要聽說軍隊有所需要，沒有一個不勇

躍捐助，以此更襯出那班心肝麻木的人的缺乏愛國和同情心，木爾雖然極記掛阿東，但因不曉得他投在那一處的軍隊裏邊，無從通達信息，所以祇好靜待生亞回來，再行設法打聽。生亞於第三天即和阿美及立夫夫婦和肖夫回到上海。肖夫本已要求他的父母允許他去加入軍隊，經生亞去了而告訴他們阿東已經投軍的事實後，使肖夫的心思更爲堅決，也使立夫夫婦難於拒絕。所以這次立夫和莫愁到上海，一則來索望木爾阿飛等；二則是乘便送肖夫去投軍。立夫出去探問了一會，居然被他探到從前北平一個姓劉的學生，現在上海作戰的軍隊裏邊當團長，家眷住在法租界。後來即經由這位劉團長的介紹，肖夫進了軍隊。又由劉團長替他們查明阿東在楊行的電信隊裏邊充當電報生。劉團長並應允了立夫的要求，將肖夫也派在楊行電信隊裏邊，和阿東做同事。就任之後，生亞和立夫親自去探望了一次，並帶了些勞軍的食用品送給他們和他們的伙伴。莫愁因立夫在這緊急的當兒不便久離職守；二則婆媳同居家裏，甚不放心；又恐上海的華軍將要後退，那時交通必要斷絕，不能行走

，所以和克夫先去回。木蘭自從得到阿東的實在消息，心裏一塊石頭暫時落地，但用不得離開上海，不遠知道久住下去也不是辦法。所以祇好硬着心腸和生亞帶了極美乘火車回杭州。他們竟不料從此一別，直要到數年之後大家方能再度會面。他們上了火車，開行之後，起初平安無事。到了嘉興站正在停車之際，忽然得到了空襲警報，車中旅客頓時恐慌不堪，爭先恐後地跳下車子去逃命。幾分鐘後，果然聽得飛機洪洪的聲音自遠而近。木蘭處事向來敏捷，這時一看情形不對，即叫生亞阿美不要亂跑，並叫他們幫着拿自己的和別人所棄下的箱子包裹搬在一起，堆積在坐位上面，他們三人則爬伏在坐位的底下。因為木蘭以為除非是炸彈直接擲中他們所坐這節車子，那末當然必死無疑；若這節車子幸而得免，則這種佈置至少可以使他們不至於被彈片所中，而且即使是死，大家也要死在一處。此時日本飛機已到，祇聽得砰_利之聲四面不絕，夾着車輛被擊中倒地，和被炸彈所中的人民慘叫的聲音，令人聽了毛髮皆豎，心裏跳個不停。這種聲息直待半小時後方漸漸平靜下來。木蘭

等所坐的那節車，竟沒有損傷。他們從座位底下爬了出來，立起身向窗外一望，只見遍地是死傷的人，身軀分裂，斷手缺足，令人慘不忍觀。又見前面幾節火車都已炸壞，倒在地上，生亞說他們真是逆天之幸，沒有遭難，並且也幸虧聽了木蘭的辦法，三個人得完全無恙。火車自經此一炸，不能再開，所以他們就另僱了一輛汽車，從公路上回杭州，平安到家。木蘭自從此次路上遭到危險之後，心知一時不能再到上海去看望阿東，心裏甚是放不下，幸而阿東常有信來，方使她略爲安慰。十月間阿飛從上海轉寄一封阿順的長函給她，其中細述曼娜等殉難的經過。木蘭看了，非常之傷心。

十月二十七日上海的華軍不得已後退。他們以血肉之軀，憑着一腔愛國的熱心奮勇抵抗日軍的飛機大炮，已經七十六天，已使全世界爲之讚美，但終因犧牲太大，不能不移轉陣地，所以卽於這一天退出上海。這時莫愁因蘇州常被日本飛機轟炸，甚爲危險，又因亂離時世，不願和立夫相離太遠，早已搬到南京。後來又隨着政

府遷往重慶，走的時候曾寫了一封信告知木蘭。阿東在前線依舊時常有信給家裏，所有的信都是託教會中轉遞，因此木蘭和阿美認識了杭州美國教會女學校裏邊的一位斯格蘭頓女士。此時杭州的形勢也不甚穩，謠言甚多。木蘭因接收阿東來信的關係，用不得離開杭州搬往內地。並因教會中人都說，日本軍隊的紀律向來很好，所傳在華北和各地的暴行不必盡信，所以暫時不動，靜待事態的發展。日本人於十二月十三日佔領南京，做下了一次使舉世震動的駭異暴行。同時即分兵進佔了杭州。這裏因沒有十分抵抗，所以地方沒有糜爛，居民起初也還靜定。但是自從日本兵進城之後。令人恐怖的事件不斷地發生，於是婦女們都紛紛逃到教堂裏邊去躲避。木蘭和阿美也避在附近的天主教女修道院裏邊。有一天，阿美正在院門前草場上散步，恰被一個日本兵從牆外望見，即從牆上跳了進來，追着阿美，一把拉住了要行強暴。阿美駭得哭叫，一面用手腳亂跌亂打。木蘭聽見了，趕過來想救她，被那日本兵當頭一拳，打倒在地。阿美因掙不脫，將那日本兵的手臂用力咬了一口，但日

本兵終不釋手，直待外國女教士都聞聲出來看視，方放手而去。木蘭已從地上立起來，抱住了阿美，母女兩人痛哭不止。後由教士等攙扶她們進裏邊去休息。不料十餘分鐘之後，那日本兵又帶了三四個同伴來到修道院，向教士說，院裏邊有共產黨和反日的婦人，膽敢咬傷日本皇軍兵士的手臂，這是侮辱天皇，堅要進去搜查。院裏的院長拒住了門，不讓他們進去。旁的女教士看見這事不得開交，即打了一個電話，託一位美國醫生邀了一個日本軍官走來，由院長將這件事告訴了那軍官。那軍官見事情很是顯明，當着許多外國人不能徧袒，方將那幾個兵士訓斥了幾句，揮了出云。並和院長說，日本軍隊的紀律是很好的，但不免有照顧不周的地方。她們這修道院地太荒僻，勸她們趕緊遷到安全的地方去。木蘭同了阿美回到自己家中，告知了生亞，知道決不能在杭州再住下去，至此木蘭方決定主見，向內地移遷。事先和斯克爾頓女士商量了一個轉遞信件的地方，又寫信通知了阿東，即於十二月二十九，收拾了一些值錢的財物，打成輕便的包裹，步行離開杭州，向天臺山方面而去。

。直待渡過了江，又走了不少的路，方僱到一輛小車，大家乘坐而行，循着公路前去。路上所看見的無非是向西避難的人民，和向東開拔的軍隊。那些軍隊都是精神飽滿，態度愉快，口裏唱着『還我河山』的軍歌，向前大踏步進行。木蘭指點着和生亞說，我們中國有這些的忠勇的戰士，這樣的精神，日本人家要想吞滅中國，直是在那裏做夢。雖說眼前的軍事上，他們略略獲了一些上風，但是最後的勝利終屬於我國無疑。生亞也認為不錯。他們在路上又看見許多逃難人民爲所遺棄下的嬰兒，木蘭心裏不忍，竟一連拾了四個，一起安置在自己的小車上。推車人說，照這樣拾下去，恐怕將小車一起讓給他們坐還嫌不夠，甚至再加裝轎也裝不了這許多，木蘭笑着說，祇以這四個爲限，以後不再拾取了。元旦的那天，他們在天臺山的一個道院裏邊打尖休息。木蘭坐定了，懷想一切過去的事情，以爲世事的變遷何以這樣得快，個人的生命中何以這樣的多事。想到國難家仇，不禁滿眶眼淚，祇聽得那『還我河山』的歌聲又在遠地裏悠揚激昂地唱着。

節述後言

無疑的，林語堂先生所著的『瞬息京華』，是近時英文著作當中的一部佳構。書中的描寫極爲細膩，而且範圍極爲寬泛；上自經文子語，名言史實，中涉醫卜星相，詩詞歌賦，名士畸人，下及娼婦姣女，市語村言，包羅萬象，五光十色，無所不有，令人驚佩。所述的歷次政治變遷，也大概羅列無遺，使人讀了，即能約略明瞭中國怎樣的從專制制度蟬蛻爲民主國家。在這一點上，『瞬息京華』竟可視爲一部從清末到現在的政治小史。

這書在材料的取捨和安置上，也很巧妙。他能將許多俗諺故事，一一的插入書中，而並不十分露出堆砌的痕跡。材料之中，有一部份雖然略嫌過於通俗，缺乏意義，但須知這本書原是做給外國人看的，在我們所視爲爛熟乏味的，在外國人的眼

光中未必不是新穎有趣。這層是讀這書的人所不應忘記的。

林先生對於此次中日戰事上替中國的宣傳也很努力。他祇將三四年來散見各報的事實，很忠實地穿插於故事的中間，並不加以渲染或故意地言過其實，但已歷歷能夠使人一讀而了然中國的苦衷，和不能再不抵抗的理由。

書中於清末到現在的時期中的有名人物，差不多已盡數提到；並且屢次談及變遷當中的重要人物如：西后，奕劻，李鴻章，袁世凱，黎元洪，孫中山，馮國璋，段祺瑞，吳佩孚等；有關這系中日事件者如：蔣委員長，宋哲元等；漢奸如王克敏，腰汝耕等；以賣國著名的如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名士如林琴南，辜鴻銘，嚴又陵，齊白石，傅沅叔等；爲事業而犧牲性命的新聞家如邵飄萍，林長民；名妓如賽金花；都已穿插進去，一無遺漏。所略爲遺憾的就是林先生忘了拿湘綺老人王壬秋的名字安進去。湘綺是民國初年北京極有名的一個怪人物，袁世凱很怕他，也不敢得罪他。述者並記得好像對於發揮小腳的美點的一番妙論，實是這位老人的談

，而並不是零鴻銘。這是述者認爲是一個小小的缺點，但於大禮上也沒有什麼關係。

述者很知道這部書是不能節譯的，也並沒有作節譯的嘗試。現在不過是將全書看了一遍之後，將牠重新述說出來。所述的不過是書中的故事，但求貫串，不計工拙和章法。因了篇幅的關係，書中的議論大部份也祇能割愛遺棄，所以並不能將原書的精神充份的表顯。述者的意思，不過是藉此使沒有功夫或沒有機會讀原書的人，略爲知道這本書的輪廓，和書中的大概罷了。

曉息京華

每冊實價
外埠加郵費

原
著
者
林
語
堂

譯
述
者
沈
沉

發
行
所
歐
風
社

經
售
處
五洲書報社
全國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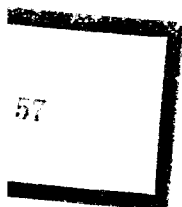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三版

廣東省圖書館藏書

4. 1. 1. 1. 1.

100



57